



偵探世家

## 告 通

敬啓者本雜誌內容豐美全是海內名流所撰偵探武俠冒險各種小說趣味濃郁允稱獨步倘蒙 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敝局當即按期寄奉決不擱誤此佈告願頌  
台綏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雜誌批發部謹啓

目 價		零售	每 期	實售大洋三角	寄 費	本國	每 期	一 分	用中國八分以內之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示優待
		半年	十二期	實售三元二角		日本	每 期	三 分	
全年	廿四期	實售大洋六元			外國	每 期	四 分		

## 單 書 定

逕覆者頃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偵探世界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特預定 期(自第 期起)計書款寄費共大洋 元 角 分悉數寄奉至祈 察收並給收據以後務請按期照寄遞交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上海世界書局  
雜誌批發部 台照

啓 月 日

**色特書本**

- ① 搜羅宏富 萬言新奇 巧本搜集趣味遊戲約千餘種共數十
- ② 插圖美觀 一編包教 視聽皆娛 本書對於各種遊戲之外復請精美大
- ③ 家精繪插 麗圖百餘 幅左右字與趣倍濃精美雅
- ④ 裝訂至雅 麗至雅悅 目本書精裝一巨冊極便攜帶及時行樂
- ⑤ 風雅異常 定價低廉 本局抱與人同樂之旨趣對於本書力
- ⑥ 圖普及定價低廉僅收成本



**全一巨冊 價洋八角**

**全書編目**

- ▲ 曲調遊戲
- ▲ 戲劇遊戲
- ▲ 音樂遊戲
- ▲ 魔術遊戲
- ▲ 文字遊戲
- ▲ 笑話遊戲
- ▲ 酒令遊戲
- ▲ 手談遊戲
- ▲ 栽花遊戲
- ▲ 養物遊戲
- ▲ 益智遊戲
- ▲ 兒童遊戲
- ▲ 運動遊戲
- ▲ 體操遊戲
- ▲ 賽球遊戲
- ▲ 技擊遊戲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男女娛樂第一奇書**  
**各界消閒無上妙品**  
**「恨只恨消閒無法」**  
**「苦只苦娛樂難得」**  
 真正快活：真正開心：乃人生無上幸福  
**諸君——欲享無上幸福**  
**不可不備——「遊戲全書」**  
 本書係採集古今中外許多著名戲劇家、音樂家、魔術家、滑稽家、體育家、技師、音種、分門別類、彙編而成。花樣新奇、趣味濃郁。分門別類、彙編而成。花樣新奇、趣味濃郁。目：消人提愉快之精神。無窮之興趣。誠可謂盡速購閱之能事。窮樂之大觀。各界男女。

偵探世界第四期目錄

柳五娘

皮膚印

怪室

指紋略說

好奇歟好色歟(下)

也是一件冤獄

誰是霍桑

不翼而飛

最好沒有題目

誘惑

偵探小說瑣話

海上漱石生

蕭翁

程小青

曾經滄海室主

向凱然

蕭翁

趙茗狂

張碧梧

芝

徐卓呆

范煙橋

偵探世界第四期目錄

狗兒.....	張慶霖
連環黨(下).....	徐恥痕
雪裏紅.....	何樸齋
白巾黑字.....	王天悞
指紋略說.....	曾經滄海室主
怨海波.....(兩章)	程小青
兩個小小竊.....	香
巾幗福爾摩斯.....	鄭逸梅
偵探小說瑣話.....	范煙橋
近代俠義英雄傳.....(兩回)	不肖生
輯餘贅墨.....	陸澹齋

# 社會小說

全書八冊 每集四冊 每集七角 實售七折

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本係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形係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筆越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官場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不歡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比前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餘之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更當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固當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二書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合購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公餘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展覽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以消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未閱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閱歌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歌浦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潮者最近上海社會之形形色色的大寫真鏡

## 繪圖 新 歌 浦 潮

繪圖

### 上海說夢人著 歇浦潮

看了這部書非僅僅開心爽意  
 還能夠得許多世的知識  
 本係上海說夢人廢載之陰耗多之腦力將上海最近  
 十數年談異奇譎之事實奸邪淫穢之行與夫社會之人物正  
 幕前後參串撰著而成運筆靈活懸罪狀現涉世之南針想  
 全喜怒哀樂之情並發餘之消遣又可以爲少年涉世之南針想  
 宗也既可以供酒後茶餘之消遣又可以爲少年涉世之南針想  
 各界諸君俱當以先觀爲快也

上海之奇聞和盤托出  
 淫娃之罪狀完全披露

●第一集 價洋九角  
 ●第二集 價洋九角  
 ●第三集 價洋一元  
 ●第四集 價洋一元  
 ●第五集 價洋一元  
 實售七折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書局發行

# 柳五娘

漱石生

河間綠楊村茅屋中有柳五娘者。本山左賣解人燕飛飛之女。飛飛工技擊。擅柔術。婦雲氏能吞刀吐火。佐夫售技。江湖中年無子。悉以其藝傳之。女年十三。即能升高竿。作蜻蜓舞。身輕如葉。軟若無骨。逮長舞。雙刀如雪片。且能繫長繩於河濱兩岸之樹上。飛身往來其間。若燕子之掠波而過。以是人以穿林燕呼之。女貌亦楚楚。惟稜眉若劍。殺氣滋甚。此爲其不足處。十六歲。悲失怙。隨母飄蕩天涯。十七至河間。遂家焉。次年母又逝。斃。一身無所依倚。乃適綠楊村柳五兒。初不知五兒之爲劇賊也。入門後。見其蹤跡詭祕。始察悉之。嘗屢勸五兒棄業。五兒不聽。女涕泣相規。反觸五兒怒。一去不返。女恐其或蹈不測。憂鬱殊甚。後五兒於川中寄來一函。媵以珠飾數事。又五千金匯票一紙。函中言。方今世事。倏擾。權臣當國。在上者。尙日以窺竊神器爲事。何況吾儕。以是棄業之說。非所樂聞。今寄來銀飾各物。皆連夕業。此所獲祈善儲之。余在三峨。尙須小作勾留。大約當於暮春時節。方返故鄉。云云。五娘雖識字。

不多。閱之。尙能了了。以夫無心。反正。悲不自勝。金飾等。皆不義物。不願據爲己有。姑皮置箱篋。問以俟。夫歸不意。轉瞬數旬。杳無消息。直至殘春。已盡。依然人未歸來。此時五娘秋水望穿。愁腸欲斷。心傷暗裏。夫亦大可憐矣。

一日五娘晨起。聞款關聲。啓扉納之。則寄書人也。五娘視函面。所書地址。仍爲四川峨眉。開緘細閱。始知此函。乃柳五寄自獄中。內言不幸。案發被獲。刻已身禁囹圄。縣宰派捕弔賊。不日將至河間。願卿善自爲計。火速遠行。勿令原賊入彼之手。此函乃重賂獄卒。始獲傳出。逆料函到之日。弔賊者。猶未及來。鄉惟是危機甚迫。萬勿稍事游移。致遭搜捕等語。五娘閱竟。既駭且痛。念中國近日。政以賄成。獄卒旣可以重賂通。函長官。當亦決難清白。曷不以所得贓。悉獻諸宰。以冀出夫。狴犴。嗣念人地遙隔。苞苴之進。不得其門。乃思挾贓親赴峨眉。夜入官署。作插刀留柬之舉。默計移時。厥謀斯定。以匯票至峨眉。眉不能行。用急自篋中。取出入城。購兌金葉。與珠飾等。密藏諸身。卽於是夕。向鄰右揚言。赴川地尋夫。登程而去。

燕子南飛。雁兒北嚮。人生行蹤相背。每有適逢其會。若參商之此出彼沒者。當五娘首途之夜。正峨眉縣幹捕。蒯升顏。明至河間弔贓之候。二人本可早日蒞此。以蒯升拘捕柳五。時臂受巨



創一時不克成行。故延至是日。甫經抵境。官場定例。凡遇越境弔贓。須先向本境投文。然後由官派捕協保會同前往。當日乃不及下鄉。越宿始與本境汛捕李昌地保田慶等破曉偕往。比至則見竹扉虛掩。入其室。闔無一人。當向村鄰詢問。僉言五娘於昨夜赴川瀕行時。天色已晡。孑然一身。別無同伴。蒯升問五娘家中平時除其夫外。有無他人往來。則言夫婦二人外。鮮見旁人入室。五娘此行。因夫久客不歸。特往尋覓。餘則不悉其詳。顏明問五娘昨日出行作何裝束。僉言因已日晡。故未細覩。惟其人平日粗服布裙。素無華飾。蒯升又問近數月來曾見其日用起居。改常度否。則俱云未見。蒯升等躊躇有頃。徧搜屋中所遺箱篋及雜物。內贓物一無所得。乃令地保看守空屋。以便稟官發封。並取回文返川。銷差深恨長途跋涉。虛此一行。且失贓不齊。案難遽結。殊爲懊喪。不置。

蒯升顏明悵悵言旋於川邊道上。遇一寬袍大袖之美男子。不先不後。適與同行。蒯升頗疑之。故意向之詰問。邦族且詢何往。其人口操極純粹之南音。答言楊姓。別字藝珊。欲赴川中投親謀事。蒯以其既爲男子。又係吳人。始不措意。不知此人卽五娘所化裝。五娘自幼奔走江湖。各處方言皆所諳習。離河間後。以僕僕長途。女妝不便。因購置衣履。改易男裝。又以川省非熟遊。

之地沿途問訊行程不無遲滯故上道在蒯升顏明之先而是日適與二人遇無意中聞二人談論得悉其夫不致遽遭大辟私心爲之竊喜嗣恐行藏偶露不敢再與二人同途越數日已抵峨眉投宿城外之財神廟中廟祝叩問里居姓氏仍以江南楊藝珊對並言至此投親其家住縣前大街乞廟祝指示途徑廟祝細告之五娘默識於心如言而往進城時暗察城堞之高低至縣署時更細審道路之出入旋往茗肆滄茗藉訪柳五兒一案有無動靜直至薄暮始歸偵悉五兒則竊案山積三峨之人啣之刺骨深冀其早日就戮以靖地方并盛稱梅家隴男女羣英襄助捕役獲賊有功得以爲民除害五娘知其夫咎由自取悲悒不勝已而念彼梅家隴羣英吹縷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乃爲此拔刀相助之舉五兒如不釋放誓必至梅家隴一雪此讎世人深於私怨者必昧於公理此亦人情之常况五娘忽促之間諮詢未詳初不知五兒之亦曾至梅氏肆竊且幾有玷及閨幃之事也

六街已靜村厖不吠五娘救夫念切二鼓後在廟中改裝衣窄袖之衣小統之袴頭蒙短帕足履軟鞋手握雪刃腰儲金葉珠飾及字柬一封三鼓後啓殿後長牕飛身而出取道往城闈擇高樹之與城垣逼近者緣之而上直造其巔握一粗於兒臂之枝作風擺荷花勢者三嬌軀宕

出丈許一脫手間卽已穩立城上下城時則覓房屋之高峻者以寒鴉撲水勢撲登屋面雖不能絕無聲息幸居人好夢方酣得未驚覺下屋時逕趨縣署一路行人絕跡萬籟無聲既抵署後則直趨內衙衙內屋共五楹不知縣令止宿何所正思尋覓燈光忽聞西偏一屋內有人方詈貓謂白天飽食安眠夜晚不在衙中捕鼠乃向屋間奔吠一人忽止之曰汝嗔貓之奔而吠乎我察吠者爲貓而奔者殊非貓恐有他變曷共偵之於是燈球驟舉火炬齊明有四五人自室中出蓋蒯升顏明已先期返署稟白縣令深慮五娘或來峨眉故於監獄及內署二處旰夕嚴加防衛不圖五娘是夕之果至也

五娘知署中有備大驚急伏身臥屋脊下冀若輩或熟視無覩乃衆人出室後咸呼速取梯子來五娘度萬不能匿爰卽起立飛步由屋脊向東而馳見東偏有披屋二椽其下燈光如豆似係僕婢所居輕身一躍而下蟄伏於屋角間遙見上房之屋頂上火把通明衆人已緣梯升屋舉火四矚嗣以一無所覩紛擾移時始相率下竟未搜及披屋五娘見此間旣若是嚴防料難下手不得已覓取出路由屋畔之矮牆向外登高以達二堂此時默恨不知監獄所在否則插刀留柬不成何妨一探獄中門徑倘得與夫一面亦可密商辦法較勝於留柬實多忽聞有擊

柝聲自東南來旋見二更夫持燈鳴柝繞道而行轉赴西北始知此更役必爲巡監而設監房必在是間爰循柝聲跡之果見有高牆壁立方廣數尋牆中度爲監屋無疑第此牆高約四丈有奇四圍皆係曠地一無着足之處不若城垣之猶可借徑正在躊躇牆下更夫偶昂頭而矚星光下瞥見五娘大呼有賊拽弓發彈猛擊五娘大駭伏身屋脊下避之彈丸墮瓦上錚然有聲餘人亦狂呼有賊有賊曠成一片

監房非但有禁捕邏守且有兵士一棚駐紮由一什長督率止宿於獄神堂外之隙地今聞禁捕呼警什長急率各兵持械而前爭問賊蹤安在發彈者以弓指示曰在二堂屋上言次開弓又發一彈五娘見大勢急迫飛身由屋脊往東至屋盡處亦有高牆惟不若監旁之峻且牆外卽爲民房不難一越而下遂卽輕躍過牆伏瓦楞間諦聽隔房人聲鼎沸禁捕紛紛緣梯登屋上房已寂之譁噪聲亦復大作警鑼亂鳴內外衙聲相應燈光亦燭天而起五娘蛻伏有頃始飛風由東遁去縣街本係南北今五娘步步趨東漸奔鄉僻幸兵捕等不獲躡蹤而至耳畔已鴉鵲無聲默審出城途徑則已與來時大異且瓦屋少而半爲草房幾致無從着足不禁訝詫欲絕凝神向街上注視不敢再進

雄鷄一聲東欲方曙僻巷之人每多早起道上將有行人矣五娘所暫躡之屋其屋主人操來其業夫婦俱已從事磨腐擔水運豆粟碌有聲五娘益覺驚心駭魄不敢行動繼思屋端非久駐之所倘欲躍下則手中之刃身上之衣必至動人驚疑一再沈吟姑取頭上所蒙之帕將所攜白刃包裹納入袴統之中褪其窄袖之衣隨手棄於屋後身上祇穿粗服跣其雙足將軟鞋輕擲道旁以津唾膠黏瓦上塵污滿塗頭面及衣袴間復將頭髮散亂披於兩肩僞爲瘋漢也者徐自屋簷下躍至此腐店雙扉已啓故意向之乞漿店中夫婦果驚爲何來瘋漢大聲叱之鄰右聞聲皆起俱指爲瘋驅令速去五娘乘機言城內本無修直之人固欲取道出城安得善男子善女人指我城闔徑路以便度化有緣當有好事者竟爲導引並詢其姓氏鄉貫五娘口操浙音謂自天台山雲遊而來道號靈和乃龍池真人弟子特至峨眉度化有緣同成大道抵城時天已大明城弁正接奉縣諭有人夜入縣署滋事未經捕獲故令稽察出城之人勿使漏網惟入署者不詳年貌服飾今觀此人披髮跣足面目骯髒語言誕妄步履蹣跚顯爲瘋子不類飛行絕跡之人以是絕不加疑縱令揚長而去

五娘旣裝瘋出城時已日高丈許財神廟之廟祝度已起身似此怪誕離奇何敢貿然而返然

不返則行囊俱在廟中衣服若何更易差喜此廟地甚幽僻屋共三楹兩進祇廟祝與香工二人起身後必在前進後進料必無人不妨放胆自後垣而進爰繞道至廟後牆外遙觀數十步外有一竹林濃翠欲滴急於袴統中取利刃出斫得一竿去其枝葉植立牆邊緣之而上倒抽此竹離地遙擲林中以泯其跡然後款步登屋由簷際翻身而下時廟祝香工果在前進遂先易去衣袴並解裹刃之帕抹面使淨略將亂髮整理從容穿襪納履啓扉而出呼香工取水洗臉香工訝其起早謂此刻尙未及六時五娘盥面既畢乃仍閉門高臥也

晝將過半日之方中香工叩關呼客時城守營鄢貴帶兵四名捕廳施偉督同捕役蒯升顏明至廟稽查旅客蓋以隔昨騷擾縣署之人至今未獲庵觀寺院等處最易藏奸納污故特察緝至此廟祝見官長降臨何敢隱諱答言有江南旅客楊藝珊於昨日至廟僦居今猶酣臥後殿未起蒯升疑之詢以夜來此人曾否外出廟祝力言其一早即睡有香工可證且晨間曾索臉水盥洗旋復閉門安臥諒因途中風霜勞頓之故蒯升必欲一觀其人令廟祝引導隨城守捕廳一同入內則見所謂楊藝珊者已由榻間欠伸而起身上祇穿短襖見衆人入於衣包中出長衣衣之其包即散置榻間不復收拾以蒯升顏明日前曾於途中覲面彼此通詞問答狀甚

聞。適。城。守。及。捕。廳。見。此。人。與。蒯。等。相。識。不。復。致。詰。蒯。升。始。憶。楊。藝。珊。卽。爲。由。河。間。返。川。時。曾。與。同。途。作。伴。之。人。且。知。其。行。囊。甚。簡。所。攜。者。祇。衣。服。一。包。今。此。衣。包。散。置。榻。間。殊。可。無。庸。檢。查。乃。祇。答。言。奉。官。諭。稽。查。寺。院。因。與。城。守。等。相。將。出。外。

五。娘。於。城。守。等。去。後。徐。徐。整。理。其。榻。上。衣。包。已。而。往。前。殿。散。步。佯。詢。廟。祝。彼。城。守。帶。兵。來。此。何。故。廟。祝。謂。傳。聞。隔。昨。有。人。夜。入。縣。署。圖。劫。監。獄。五。娘。又。詢。欲。劫。監。中。何。犯。香。工。謂。人。言。係。劇。賊。柳。五。兒。其。妻。五。娘。至。峨。欲。圖。劫。獄。以。是。昨。夜。入。署。之。人。當。爲。女。子。無。疑。五。娘。笑。謂。婦。女。安。得。有。此。本。領。恐。屬。傳。聞。之。誤。香。工。復。引。捕。役。之。言。以。實。之。五。娘。始。不。復。語。第。詢。由。此。至。梅。家。隴。之。程。途。香。工。言。梅。家。隴。在。大。峨。山。斷。猿。嶺。之。南。可。由。桃。花。坪。捷。徑。而。往。計。程。有。十。餘。里。村。人。皆。係。梅。氏。並。無。別。姓。五。娘。漫。應。之。默。念。梅。氏。旣。聚。族。而。居。如。欲。一。一。詳。詢。住。址。非。白。晝。親。往。不。可。然。貿。然。向。村。中。問。訊。不。免。動。人。之。疑。因。回。至。後。進。室。中。密。籌。偵。訪。之。策。至。縣。中。則。防。衛。必。嚴。祇。可。置。諸。緩。圖。不。必。空。冒。艱。險。也。

天。下。凡。善。於。用。心。之。人。雖。遇。無。可。設。想。之。事。一。經。苦。思。力。索。必。有。出。人。意。外。之。一。着。五。娘。以。梅。氏。當。日。旣。合。力。同。助。蒯。升。必。與。蒯。升。有。交。今。蒯。歸。自。河。間。縣。中。如。是。戒。嚴。度。其。無。暇。與。梅。氏。敘。

晤曷不爲。爲。劓。升。所。使。之。人。略。備。土。儀。至。梅。家。隴。饋。問。則。梅。氏。必。不。見。疑。而。我。得。一。一。詳。詢。住。址。親。入。其。家。察。知。來。往。程。途。并。探。明。出。入。門。戶。晚。間。庶。可。行。事。籌。思。既。決。午。膳。後。卽。入。城。購。得。布。疋。食。物。數。種。取。道。桃。花。坪。小。徑。一。路。問。訊。至。梅。家。隴。既。抵。其。地。先。詢。至。梅。鶴。年。家。鶴。年。適。未。外。出。接。見。之。下。以。劓。升。特。地。遣。人。饋。物。雖。云。報。謝。協。捕。柳。五。之。情。亦。因。五。娘。已。到。峨眉。眉。有。意。求。援。而。至。以。是。受。之。不。疑。并。言。五。娘。若。來。自。當。協。力。捕。拿。送。官。究。治。五。娘。卽。詢。萼。春。住。處。鶴。年。詳。細。告。知。五。娘。依。言。往。尋。萼。春。出。獵。未。返。祇。晤。雪。香。母。女。因。係。女。流。不。與。多。言。祇。將。所。饋。各。物。留。下。五。娘。觀。壁。間。懸。有。彈。弓。一。張。獵。鎗。二。桿。默。思。下。手。將。須。先。盜。此。兩。物。否。則。彈。丸。鎗。火。一。律。無。情。必。受。其。害。因。詳。視。屋。中。徑。路。而。出。時。已。暮。色。蒼。茫。四。山。欲。暝。急。覓。原。道。返。廟。疏。星。數。點。忽。滅。忽。明。新。月。一。彎。若。隱。若。現。蓋。是。夕。氣。候。鬱。熱。釀。成。陰。霾。之。象。天。將。有。雨。意。也。五。娘。於。定。更。後。改。裝。祇。衣。窄。袖。青。布。小。衫。皂。布。紮。脚。小。袴。足。登。薄。布。底。軟。鞋。頭。上。大。辮。挽。成。椎。髻。腰。懸。青。布。小。囊。內。藏。要。件。手。握。短。刀。仍。開。殿。上。長。窗。上。屋。覓。道。登。山。俯。察。所。過。街。市。是。晚。更。夫。邏。卒。盤。詰。途。人。與。昨。夜。之。漫。無。防。範。不。啻。霄。壤。所。幸。注。意。者。祇。在。街。頭。不。及。屋。頂。且。登。山。後。經。行。之。處。僻。巷。爲。多。是。來。往。人。少。尤。無。阻。礙。未。幾。至。桃。花。坪。忽。見。黑。雲。翻。墨。低。壓。山。頭。雲。中。閃。電。



發光有如萬道金蛇不能逼視耳。雷聲隱隱起自東南。顯見驟雨將至。是處至梅家隴。至速。尙需半小時。欲折回則歸路遠於去路。萬難回至廟中。不得已祇能作有進無退之想在屋巔。奮步前行。旋喜桃花坪已至。盡頭祇須繞道過鯽魚坡。卽係梅家隴。此坡俗呼爲鯽魚背。中高左右下坦。行人不易着足。五娘下屋之後。飛步上坡。甫數十武。陡起大風。作虎吼聲。石走砂飛。山鳴谷應。身爲風力所阻。舉步爲難。且雙目不能啓視。因伏地作蛇行。而過電光閃爍之中。遙望村中房屋如在目前。而雨點已如飛蝗。驟集并有迅雷起自天半。驀靚雷火一團自空中疾捲而至。五娘驚惶失措。以致失足隕於坡下。

梅家隴之東村將盡處。有大逾數抱之銀杏樹一株。數百年物也。銀杏最易觸電。是夕竟遭雷擊。且爲雷火灼及樹身之半。焦黑如炭。五娘自坡間下隕時。幸墜於相離丈許之棗樹林中。故得攀住樹枝。未爲流電所傷。惟琉璃氣撲鼻。不可嚮邇。驚定後。注目凝視。見此棗樹並不甚高。且枝葉甚爲茂盛。因用寒鵲踏枝之法。覓枝層遞而下。着地後。瞥視樹外屋瓦參差。竹籬掩映。已抵梅家隴之巷梢。雖風雨並未稍止。渾身衣服透溼。此際何能顧及。卽取道村中而進。默察離梅家春家已近。春祇夫婦二人及其女雪貞較易下手。不若鶴年家三代人多。孤掌或非。

所敵。決計先刺。萼春。父女。俟得手後。再刺。鶴年。遂凝神。辨認門戶。是處爲平屋。三間。後披一架。門口有曲澗。半泓。彎彎作抱月形。後戶則有古榆兩株。若由樹上登屋。與屋面距離較遠。祇宜砍伐樹枝。倚於屋角。間斜攀而上。乃於雨中伐倒一枝。橫駕屋隅。如法上升。屋高僅及丈許。殊不費力。第登屋後。大雨滂沱。瓦上滑不留足。且一經踐履。質鬆易碎。窸窣作聲。所幸風雨正狂。雷聲亦未斂。止逆料無人能辨。晰碎瓦之聲。乃放胆疾行至正中之屋頂上。揭去瓦片。以利刃斷一屋椽。飛身而下。

五娘之由正中下地者。因憶日間見有獵鎗。彈弓俱懸室內壁上。先須盜取二物。故也。以是入室之後。於壁間捫得彈弓。以刀立斷其弦。獵鎗則多出一枝。知必萼春出獵歸後所懸。急爲輕啓雙扉。一一取而投之。溪中重複反身入室。覓得右室之門。右室爲雪貞所居。當風雨交作之時。早已驚回好夢。五娘斷椽下屋。未嘗不耳有所聞。祇以雷聲隆隆。疑爲誤聽。逮夫呀然啓門。始詫臨睡時曾親手扃鍵。縱使風力甚猛。烏能吹之。使開。因攜防身短刀。自房內拔關而出。適與五娘劈面相遇。黑暗中雖不辨面目。惟察其必爲匪人。無疑。放聲大呼。疾卽揮刀。猛刺五娘。急掣刀禦之。二人短兵相接。錚錚有聲。萼春夫婦聞警。急燃火把出房。並各執獵獸之鐵叉。一

柄。共。來。助。鬥。五。娘。不。能。抵。敵。奪。門。欲。逃。爲。萼。春。夫。婦。當。門。截。住。雪。貞。則。自。斜。刺。逼。之。五。娘。無。路。可。奔。火。光。中。見。雪。貞。房。內。有。窗。因。卽。攔。開。兵。刃。搶。步。入。房。不。圖。嗒。然。一。聲。恍。如。石。破。天。驚。五。娘。身。墮。地。窖。之。內。眼。前。一。陣。烏。黑。昏。暈。不。省。人。事。

雪。貞。見。匪。墜。入。地。窖。出。自。意。外。不。禁。狂。喜。蓋。梅。氏。乃。係。獵。戶。此。地。窖。因。夏。秋。時。獵。得。禽。獸。當。日。出。售。不。及。可。以。皮。藏。於。內。窖。面。僅。一。活。絡。石。板。並。無。機。括。不。期。五。娘。適。踐。此。板。以。致。立。時。下。墮。然。方。廣。不。及。尋。丈。深。僅。四。尺。有。奇。地。心。甚。爲。平。坦。且。時。值。夏。初。藏。有。獸。肉。五。娘。墮。於。其。上。肢。體。故。未。受。傷。其。時。萼。春。夫。婦。奔。至。舉。火。下。燭。見。匪。渾。身。水。溼。僵。臥。不。動。一。線。僅。屬。雪。貞。亦。來。察。視。忽。言。此。匪。似。曾。相。識。今。日。崩。升。着。人。餽。物。殆。卽。此。人。萼。春。夫。婦。端。視。良。久。則。言。貌。固。相。類。然。日。間。至。此。者。爲。男。子。今。觀。窖。內。之。匪。其。裝。束。不。女。不。男。而。衣。爲。水。溼。徧。體。緊。貼。胸。前。雙。乳。高。聳。謂。非。女。子。而。何。則。又。未。必。日。間。所。見。之。人。萼。春。聞。言。搖。首。歎。曰。黠。哉。匪。婦。我。料。此。女。卽。柳。五。娘。日。間。喬。裝。餽。物。探。視。地。理。晚。間。乃。來。爲。夫。復。仇。然。其。人。胆。殊。不。弱。志。亦。可。嘉。曷。救。之。使。甦。詳。加。窮。詰。而。善。遣。之。勿。傷。彼。命。俾。知。柳。五。之。定。罪。由。官。抑。且。孽。由。自。作。我。等。爲。地。方。除。害。應。無。報。復。可。言。雪。貞。頻。頻。點。首。乃。與。其。母。同。下。地。窖。扶。五。娘。起。萼。春。以。山。柴。煮。沸。水。至。令。雪。貞。徐。徐。灌。之。有。

頃五娘始蘇。

東方漸明風雨亦止。萼春乃令雪貞向五娘盤詰。雪貞先慰五娘。勿驚。堅言決無加害之意。然後詢其是否。五兒之妻白日先曾喬裝至此。五娘初惟啜泣不答。雪貞逼令更衣。瞥見其貼胸懸布囊。欲視囊中何物。五娘始以實告。并解囊以予之。曰：我既不能爲夫復仇。又不獲爲夫脫罪。不如與夫同死。一處囊中物。乞姑娘轉致堂上。他日請爲我夫婦市薄棺二具。瘞田一邱。以資殮葬。不使朽骨有暴露之悲。其餘悉以奉畀。稍酬今夕不殺之恩。語畢掩面痛哭。不能成聲。雪貞乃知其果爲五娘。深佩老父料事如見。第不悉囊中究有何物。急持囊出。以白諸父。并詳述五娘之言。萼春傾囊視之。見有油紙密裹似書非書之物。一封入手。甚爲沉重。徐徐盡揭其裏。則纍纍皆金葉也。此外有本洋二枚。皆有喜字硬印。另行作一小包。又一並不封口之函。展閱其詞。則爲專呈峨眉眉令者。語甚率直。字跡亦殊潦草。不類善於作書之人。萼春讀其句云。

青天大老爺開恩。我夫柳五兒犯賊罪。因失贓不齊。要殺。現在我把失贓一齊兌金葉子送來了。只有兩塊本洋是原贓。作爲信物。請大老爺收了。把柳五兒放他出來罷。以後決不敢再做賊。求大老爺開恩。

柳五娘插刀留柬。

萼春閱畢。嘆曰。五娘乃一賊婦。不圖深明大義。竟欲爲夫贖罪。不遠千里來此。繳贓其人。有此肝膽。有此志節。不可以賊婦目之。此囊須爲籌一善法。呈之於官。並求將五兒減刑。以全彼志。惟此事非我能力所及。爲之奈何。言次。將原函及金葉本洋。依然包裹完好。盛入囊中。携之入室。暫置桌上。雪貞已與其母。端晨餐至。萼春令雪貞勸五娘進餐。五娘祇涕泣致謝。水米不願沾口。

人語喧闐。款關客至。鶴年與其長子少鶴。幼孫嶺馨來矣。每人各手獵槍一枝。詢萼春何以遺棄溪中。萼春見壁上所懸之槍。俱已不脛而走。始悉必五娘所爲。並見庭心尙毀彈弓一張。益嘆五娘之爲人精細。鶴年謂隔昨聞鯽魚坡有雷擊大樹事。特來觀看。歸途偶經是處。瞥見此槍。故卽撈取送來也。萼春縷述夜來五娘之事。鶴年大爲感嘆。急欲一見其人。萼春令雪貞導五娘出見。五娘俯首及臆。含淚不作一語。鶴年沈吟良久。始慨然曰。五娘汝胆誠壯。汝志亦誠可嘉。其如汝之見理不明。何汝夫犯罪。纍纍我等欲爲地方除害。故助官捕協緝。何有於仇官懲汝夫以罪。汝夫罪有應得。非繳贓所能未減。何苦插刀留柬。此緣汝本女流。但知有夫。不知有法所致。然汝因篤於夫婦之故。具此熱忱毅力。殊爲晚近不可多得之人。老朽當爲汝召劑。

升來共商辦法。或可乞縣令開一綫之恩。爲汝夫稍輕厥罪也。五娘聞之。泣跪於地。曰。得翁如是。援救不啻生死人而肉白骨。柳五兒夫婦沒齒不忘大德。言時。叩頭如搗蒜。鶴年急呼雪貞。挽之。使起。令少鶴入城。速招蒯升。至勿言五娘在村。祇云。余有要事在萼春家。急候晤敘。蒯升自鶴年等協助。擒獲柳五兒。後感梅氏衆人入骨。故聞鶴年有事。相招。卽偕少鶴出城。與鶴年等觀面之下。略敘寒暄。鶴年令雪貞導五娘出房。詢蒯升識此人乎。蒯升熟視。有頃。以不識對。五娘曰。君猶憶河間歸途中。與城外財神廟之楊藝珊乎。今實告君。楊卽爲柳藝珊二字。南音與二三同。二三爲五。我卽河間柳五娘也。蒯升聞之大驚。鶴年曰。今日招君至此。欲以斯事奉商。非特五娘可恕。且五兒有此賢婦。亦當設法使之得有生機。君在公門。正宜修德也。語畢。令萼春以布囊授蒯升。并詳告以五娘欲脫夫於罪之意。今擬使五娘投案。自首求官。法外施仁。并由余等環保五兒。自後痛改前行。勉爲良民。差幸五兒所犯皆爲竊案。無殺人罪。圖奸亦起意。未成。所謂法無可恕。情有可原者也。蒯升初謂此案早經本官出詳。恐難改判。繼由鶴年等一再婉懇。始允姑與五娘投案。繳贓以視官意。若何。五娘急伏地致謝。言到案後。官如不能爲夫減罪。願請與夫一同收禁。日後行刑時。誓以身殉待夫。九泉蒯升亦爲五娘義烈所感。

慨允幫同向官婉求惟請鶴年等與之同行俾便當堂具保鶴年乃約梅家隴全族每家各出一人偕蒯升與五娘前往

魚柳三擊雲板三搥峨眉宰升座矣蒯升先以囊中之金葉及本洋呈案稟稱犯婦柳五娘自知罪不容道今日投案自首官因五娘先時不應匿贓聞署欲懲以欺官藐法之罪蒯升徐呈五娘手書之函並代白其爲夫營救意官疑蒯升受五娘賂欲加嚴詰梅家隴居民梅鶴年等一百二十四人環跪案前由鶴年萼春爲首稟陳隔夕拘獲五娘細情求官憫其婦女無知所有鬧署復仇等非法之舉出自救夫血忱免予加罪並減柳五兒斬監候原斷以曲全五娘之志爲篤於夫婦倫理者勸民等願環保五兒自後與五娘同回河間原籍改惡從善永爲良民若再爲非一百二十四家梅氏保人願甘環坐官始願爲之霽命提五娘至案前略詰判令收禁女監俟申詳後核奪梅鶴年等連環保結附卷候詳贓物除本洋二元外旣俱易爲金葉候傳各失主開具失贓物價將金葉變資給還五娘尙欲稟陳夫如不能減罪願甘同死之言官已傳諭退庭鶴年等遂紛紛出署越一月後此案竊犯柳五兒果獲改判爲監禁三年免除死刑柳五娘姑念無知恩予開釋五娘自出獄後不願先回河間卽在梅家隴寄居拜鶴年爲義

父。孝。事。甚。勤。并。與。萼。春。蒯。升。結。爲。兄。妹。友。愛。備。至。暇。則。每。至。監。中。探。望。五。兒。泣。陳。出。死。入。生。之。難。堅。戒。其。罪。滿。後。勿。再。爲。非。致。負。梅。氏。全。村。互。保。之。德。五。兒。漸。受。感。化。逮。至。三。年。期。滿。得。釋。叩。別。鶴。年。等。與。五。娘。還。鄉。夫。婦。以。授。徒。拳。棒。度。日。終。身。爲。安。分。良。民。並。時。與。梅。氏。及。蒯。升。等。通。慰。問。焉。

## 皮

自從指印術發明以來。在偵探罪犯上。總算開了一個新紀元。現在却更進一步。又有人在那裏研究皮膚印了。據法國培勒斯博士 D. BASTIN 研究的成績。人們的皮膚上。汗毛孔有多少的不同。並且毛孔的位置。也有彼此差異的地方。因此可以證明人們的真相。

## 膚

博士曾經實地試驗過幾次。成效很著。所以這方法已經被法國警務局所採用。因曾有一次。有一家人家被盜。那遺留的珠寶箱上。印著一個左臂的印子。那時雖然捉到了一個嫌疑的人。却矢口不肯承認。後來經人將臂印送交專家察驗。又把那嫌疑人的手臂兩兩對照。覺得那毛孔的組織位置。竟完全相同。於是那人就不敢抵賴。祇得直供不諱了。

## 印





## 怪 室

英 國 柯 南 道 爾 著

程 小 青 譯

美 孫家裏的憩坐室。乃是  
非常別緻的室的一端。  
佈置得十二分奢華。有幾隻  
圈手椅子和一隻低矮的沙  
發。都鋪著錦繡和熊皮的坐

茵。架子上。還供著幾個雕刻  
的石像。也是很名貴的。此外  
還有那絲織的幕帷。從鐵架  
子上。挂垂下來。更足以助觀  
那女主人的嬌貴。美孫是一

個美國少年。很有幾個錢。所  
以他對於他妻子的需求。什  
麼都可以應承。絲毫不曾爲  
難過。因爲他的妻子也曾爲  
著他犧牲過。他這樣盡力  
供給原是應盡的本分。伊本  
是一個法國著名的舞女。後  
來竟願意拋棄了伊繁華和  
愉快的生活。嫁給美孫。美孫  
感激伊的盛意。所以就盡他  
金錢的能力。供張他的妻子。  
作爲伊犧牲的報酬。不但如  
此。他對於他妻子的愛情也

可以說是非常真摯的。但那一間憩坐室實在是十分特別的。粗看時似乎不覺得有什麼可異。若使仔細瞧瞧那些奇怪的特點。就可以瞧出來了。室中非常沉靜。在那厚軟的氈毯上面。足聲是聽不見的。其實即使有什麼人爭鬥傾跌。地板上決不有聲音出來。室中的光綫也是很幽淡。而且各種器具參差不一。有些固然名貴。有些却又尋常的賤貨。似乎那揮霍的美。蕪起初時雖然窮奢極靡。替他妻子女。張這一間小室。後來忽覺得他的經濟力量發生了不繼的危險。所以便因陋就簡。草草添補了幾種室的他端。却又完全不。同簡單。寥落好像一個隱逸的。人的居處。絕對不像一個喜歡虛榮婦女的憩坐室了。這憩坐室的兩端的情形。竟這樣詭異不同。也許就爲著這個緣故。美蕪夫人每天只進來一兩個鐘頭。至多也不過勾留四個小時。就要匆匆出去。當伊一進了這間怪室。伊的態度便也立時改變。竟成了一個很可怕的婦人。伊果真可怕麼。只消一見伊坐在那熊皮的沙發上的態度。一定就承認這一句話。伊的右手靠在沙發邊上。伊的白嫩的面頰。就支在那隻手上。伊的眼睛很大。瞧時目光凝注在一處。柔媚二字的形容。實在加不上。只是覺得可怕。伊的面龐。果然是很可愛。

的。但造物給伊生了那一副眼睛。就好像表示伊心底裏藏著什麼惡魔。有時假使有狗接觸了伊的目光。那狗便立刻逃去。或是教孩子見了。更不消說要哭喊起來。在那一天午後。伊的心中分明含蓄著什麼重大的事故。伊手中執著一封信已經讀過幾遍。那時伊的嘴唇緊閉。目光也停注不動。忽而跳了一跳。臉上顯出一種驚怖的狀態。伊仰起身子。眼光瞧著

室門。斂神傾聽。似乎有什麼東西使伊恐怖。接著微微一笑。又似覺得自己聽錯了。又一回。伊第二次驚駭起來。急急把手中的信藏在胸口。伊還沒有藏好。室門開處有一個少年男子直闖進來。那就是伊的丈夫美蓀。伊起先固曾爲著他犧牲了全歐羅巴的榮譽。並且十二分愛他。可是在伊的新發生的一件事上。他却已變成了伊的一個障礙。

這少年美國男子。約摸三十左右。臉上修薙得很整齊。身體魁梧而矯健。衣服也很入時。他站在門口。交摺著兩臂。靜悄悄瞧他的妻子。伊這時還斜躺在沙發上。眼光却也和伊的丈夫接著這一種無言的相見。真是很可怕。他們倆好似各有各的問句。並且預料對方的答語很關緊要的。他彷彿問道：「你幹些什麼事？」伊的腦中也有同等的問句：「你知道什麼？」

一。回。兒。他。走。向。前。去。坐。在。伊。旁。邊。的。熊。皮。茵。上。又。執。著。伊。的。纖。白。的。手。指。問。道。「羅。茜。你。可。是。要。毒。死。我。麼？」伊。突。的。將。手。縮。回。臉。上。滿。現。出。恐。怖。嘴。唇。微。微。顫。動。好。像。要。想。否。認。可。是。因。為。驚。駭。過。度。的。緣。故。竟。說。不。出。話。來。伊。要。從。沙。發。上。立。起。來。可。是。又。被。他。一。手。在。伊。手。臂。上。捉。住。第。二。次。又。發。更。嚴。重。的。問。句。道。「

瘋。了。麼。你。真。瘋。了。」他的。答。語。竟。使。伊。的。血。液。停。滯。不。流。他。忽。從。衣。袋。中。取。出。一。個。小。瓶。給。伊。瞧。伊。的。面。頰。頓。時。變。成。死。灰。一。般。嘴。唇。也。開。張。著。合。不。攏。來。他。說。道。「這。個。小。瓶。我。在。你。的。珍。寶。箱。中。得。到。的。」伊。試。了。兩。次。要。想。答。話。却。都。沒。有。成。功。末。後。伊。強。制。著。說。道。「至。少。我。沒。有。用。過。」他。又。從。衣。袋。中。摸。出。一。張。紙。來。展。開。來。給。伊。瞧。道。「這。是。恩。格。斯。醫。生。的。證。據。他。開。

四  
過。一。張。十。二。厘。的。安。的。摩。尼。方。子。並。且。那。賣。藥。的。藥。劑。師。杜。佛。爾。的。證。據。我。也。已。得。到。了。」這。時。伊。的。臉。色。真。可。怕。極。了。伊。再。沒。有。說。話。的。機。會。即。使。要。想。撒。謊。實。際。上。也。斷。不。會。發。生。效。力。他。問。道。「你。想。我。沒。有。冤。枉。你。麼？」伊。仍。舊。不。答。他。又。道。「但。為。什。麼。呢。我。只。要。知。道。你。為。什。麼。這。樣。」說。著。他。的。眼。睛。忽。瞧。見。伊。剛。才。藏。在。胸。口。的。那。封。信。的。紙。角。當。他。伸。手。過。去。取。信。

伊驚喊了一聲。要想奪回來。時那信却早已到了他的手。中他疾忙展開來。一瞧喘息。念道：「康泊爾。唉。這是康泊爾的信。」伊的勇氣彷彿回復轉來了。伊明知這時候再用不到掩飾和祕密。伊的臉上登時顯出很堅定的神色。目光怒射。正像利劍一般。伊答道：「是的。這是康泊爾寫的。」美蓀嘆息道：「唉。我的上帝。」他從沙發上立起來。不住的在室中踱著。暗想康

泊爾雖然很窮。却是一個勇敢和有令名的少年。並且他們倆本是朋友。怎麼竟也會受了他妻子的吸引。幹出這種事來。這件事本來覺得出人意外。不容輕信的。但那封康泊爾的信上。明明寫著許多懇切的說話。教伊同他一塊兒逃走。但信中却没有說起謀死美蓀的說話。於是美蓀又低垂著頭。尋思一個解決方法。

是一個有思想的哲學家。懷著很豐富的同情性。他起初想到這事。滿腹怒氣。很願意立刻把那康泊爾和他的妻子一起殺死。然後再自己結果自己的性命了。結這一重公案。可是他踱了幾步。較和緩的思想。便也侵入了他的腦海。這事怎麼可以責怨康泊爾呢。他早知道他妻子的吸引力。力量實在是不容易抵抗的。伊不但體質上的美觀。並且還有一種無形的魔力。

一經接觸便自然而然的不能自持他記得從前他自己的經歷那時伊固然是沒有拘束的可以自由嫁他但假使伊那時也已嫁了別人不能自由可是當時他的精神既已被伊絲絲扣縛他還能夠因著顧忌的緣故自己振拔不受伊的牢籠麼他明白承認他當時一定沒有這種能力因此可以想見康泊爾這時正處於同樣的地位非但不能怪他本著同情的觀

念只是覺得可憐罷了。他的妻子又怎麼呢伊仍舊躺在那沙發上伊的好夢已被人驚破計謀也已發覺伊的前程也是黑魃魃的伊雖然是一個蓄意毒死他的人此刻却還是可憐伊他知道伊的既往的歷史伊從小失了教養長大時又很嬌縱靠著伊的智慧和美貌生活上一切都是很如意的伊從來不曾遇到過什麼阻難這一次却覺得伊面前發生了一

六  
個障礙所以就發狂似的定了一種毒計準備把這障礙除去現在他打算怎樣對付伊呢他自問略有些智識若對於這一個無知的女子下什麼摧殘的手段實在有些不忍況且他們當時的結合原出於互相的愛悅現在既然發生了變端誰也沒有能力再使他們勉強維持攏來他橫眼瞧瞧伊的狀態心裏一軟只是覺得伊的可憐他的靜悄悄踱來踱去但瞧他

緊握的雙拳便知道他心中。交戰的情況非常難過一會兒他的意念似乎已決定了勝負重新坐在伊旁邊執著伊的手說道「我愛現在我不妨聽你選擇假使你果真確信康泊爾做了你的丈夫能夠使你快樂那我就決不做你們的障礙」伊喘息道「那麼你給我一個離婚證罷」他把那毒藥瓶握在手

的。回。頭。瞧。他。現。著。詫。異。的。神。色。私。忖。他。竟。允。許。了。麼。他。本。是。一。個。硬。性。和。講。求。實。際。的。美。國。人。這。時。竟。完。全。改。變。成。了。一。個。高。尚。而。有。犧。牲。精。神。的。英。雄。伊。不。知。不。覺。把。手。握。在。他。那。執。藥。瓶。的。手。上。顫。聲。道。「亞。杞。你。竟。能。完。全。寬。恕。我。麼。」他。向。伊。微。微。笑。著。道。「你。只。是。一。個。迷。途。的。女。子。罷。了。」伊。正。要。伸。出。兩。臂。抱。他。的。時。候。室。門。上。忽。然。剝。啄。有。聲。就。有。一。個。女。子。很。詭。祕。

似。的。走。進。這。怪。室。中。來。伊。手。中。托。著。名。刺。盤。美。蓀。夫。人。一。眼。瞧。見。便。失。聲。道。「這。是。康。泊。爾。大。佐。我。不。要。見。他。」美。蓀。直。跳。起。來。說。道。「我。却。很。歡。迎。他。快。請。他。進。來。」幾。分。鐘。以。後。一。個。長。身。而。面。受。日。炙。的。少。年。軍。士。已。跟。着。女。僕。走。進。室。來。他。進。來。時。面。上。露。著。笑。容。可。是。反。身。把。室。門。關。上。一。見。美。蓀。夫。婦。的。狀。態。他。的。神。色。便。不。自。在。了。他。將。眼。睛。在。那。二。人。身。上。轉。了。

一。回。便。問。道。『。怎。麼。樣。啊。』  
美。蓀。踏。前。一。步。一。手。按。在。康。泊。爾。的。肩。上。婉。聲。道。『。我。並。沒。有。惡。意。』。康。泊。爾。疑。惑。道。『。惡。意。麼。』。美。蓀。道。『。正。是。我。一。切。都。明。白。了。但。我。假。使。和。你。易。地。而。處。也。禁。不。住。要。做。出。同。樣。的。勾。當。來。的。』。康。泊。爾。倒。退。一。步。眼。光。瞧。著。美。蓀。的。妻。子。似。乎。一。時。不。明。白。緣。由。伊。只。點。點。頭。又。聳。聳。伊。的。肩。美。蓀。又。微。笑。道。『。你。不。必。怕。我。設。計。要。你。吐。實。我。們。』

已。把。這。一。事。剖。誠。相。見。了。傑。克。你。向。來。是。一。個。有。膽。力。的。男。子。現。在。這。裏。有。一。個。藥。瓶。你。不。要。問。他。從。那。裏。來。的。如。果。我。們。二。人。中。不。論。那。一。個。飲。了。這。瓶。中。的。東。西。這。一。重。公。案。便。可。以。解。決。了。』。又。回。頭。向。他。妻。子。道。『。羅。茜。你。想。誰。應。當。飲。這。瓶。中。的。東。西。』。這。時。他。們。的。情。勢。很。緊。張。了。照。情。勢。推。測。這。怪。室。中。今。天。一。定。要。發。生。一。種。駭。人。的。事。實。可。是。在。那。時。候。除。了。這。兩。

八  
個。男。子。以。外。另。外。還。有。第。三。個。男。子。伏。在。室。的。那。端。這。人。在。那。裏。伏。了。多。少。時。候。和。對。於。他。們。的。談。話。聽。得。了。多。少。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身。體。僵。僵。著。靜。悄。悄。的。一。聲。都。不。會。響。過。并。且。除。了。他。的。顫。動。的。右。手。緩。緩。牽。動。以。外。也。不。會。輕。意。走。動。他。面。前。有。一。個。方。形。的。東。西。上。面。還。蓋。了。一。塊。黑。布。竟。把。他。的。軀。幹。藏。過。了。一。大。半。當。美。蓀。的。說。話。說。到。了。吃。緊。的。關。頭。那。人。越。



發。注。意。全。神。都。貫。注。在。他。們。  
三。個。人。身。上。可。是。這。三。個。人。  
都。受。著。感。情。的。壓。迫。竟。沒。有。  
一。個。人。覺。得。室。中。另。有。第。四。  
個。人。注。意。他。們。的。舉。動。美。蓀。  
又。問。道。『傑克你贊成我的  
計。劃。麼。』康。泊。爾。點。了。點。頭。  
羅。茜。美。蓀。忽。失。聲。呼。道。『不  
要。為。上。帝。的。緣。故。不。要。』美  
蓀。將。瓶。塞。拔。去。又。到。桌。子。上。

取。了。一。副。紙。牌。放。在。一。起。說。  
道。『傑克我們不能把這個  
決。擇。的。難。題。叫。伊。做。還。是。借。  
這。牌。來。決。一。決。罷。』康。泊。爾。  
果。然。走。到。桌。子。面。前。伸。手。去。  
揭。那。紙。牌。這。時。那。婦。人。仰。直。  
身。子。向。二。人。瞧。著。伊。那。兩。粒。  
驚。怖。的。眼。珠。也。差。不。多。要。突。  
出。眶。外。來。了。  
在。這。生。死。呼。吸。的。關。頭。那。室。

隅。伏。著。的。男。子。突。的。立。起。身。  
子。從。那。方。形。東。西。的。後。面。出。  
來。面。色。莊。肅。而。灰。白。他。們。三。  
個。人。也。似。忽。然。發。見。了。他。都。  
向。他。現。著。疑。問。的。狀。態。他。只。  
冷。冷。的。瞧。著。他。們。似。乎。有。什。  
麼。事。很。不。稱。懷。他。們。同。聲。問。  
道。『你。收。攝。得。怎。麼。樣。』他。  
答。道。『壞。了。壞。了。明。天。我。們。  
須。得。將。全。片。重。演。一。次。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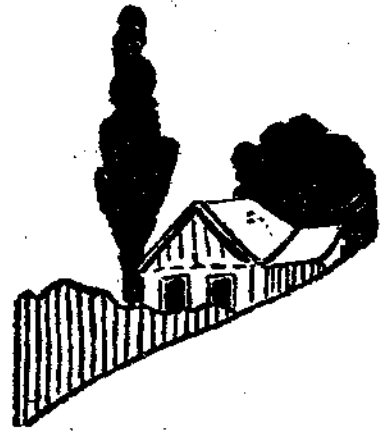


## 指紋略說 (續)

曾·經·滄·海·室·主

上述的四種。只是最概括的分類。若使條分縷析起來。那就可以分成無數小類。因爲人們的指紋。粗看好像雷同的很多。但一經顯微鏡的照察。就能夠發見他們的根本。却各各不同。原來自從指紋術發明以來。還沒有發見過兩個同樣的指印哩。

在英國新蘇格蘭場警察總署裏面。有指紋的分類標本。竟有一千零二十四種根本的指印。若從這些印上。再加更精密的分析。當然可以分許多較小的門類。這標本留在署中。每逢在發案人家搜得了什麼指印。就送到標本上去對照。有沒有同樣的指印。以便證明那犯案的人是不是熟手。



## 好奇歟好色歟下

向愷然



次日便是小年夜。我原約了他二人來我家吃年飯的。平常二人每次來得很早。總在上午八九點鐘的時候。這日直到下午一點多鐘才來。我問他們遲來的緣故。二人就把昨夜因這事就攔了睡眠的話說了。我當時很吃了一驚。說道：季夢。你的膽子也就太大了些。上海的流氓。豈是你們兩個外省不熟悉上海情形的人所

能惹得起的。鄒季夢笑道：有甚麼惹不起。我宣統二年在上海還單獨打過一次流氓呢。也是因為好奇心所驅使。想偵探兩個女子的身分。幾乎弄出大亂子來。我那年正月到上海。原是第二次去日本留學。因在上海等那奧連多勞的船。須等一個禮拜。就有幾個老住上海的朋友。夜間帶着我。揀大馬路四

馬路一帶熱鬧的地方遊逛。遊逛了幾天。祇遊得我意。馬心猿收煞不住。身邊帶了預備在日。本留學兩個年頭的學膳費。共一千二百塊洋錢。當時既遊花了心。又有愛嫖的朋友拉扯。遂實行嫖起堂子來。做上了住在清和坊的一個。蹩脚長三對我的恩情似海。我容易易的着了迷。便捨不得離開他。獨往日本去了。與連多勞號的船橫濱上海往來了兩三次。我總不肯上船。起初嫖的時候。身上還是穿着原來的洋服。後來知道堂子裏人的眼光對於穿洋服的客人不甚重視。即改了極時式的華服。堂子裏其所以不重視洋服。據說有兩種理由。第一種是穿洋服的客人。漂了帳跑的不少。因此見了穿洋服的就害怕。第二種是洋服的材料。眼裏見識得少的姑娘們。分不出貴賤。又彷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差不多。花不了多少錢。就可以一年四季混稱。老所以堂子裏說西裝是大少蹩脚的表示。我那時手中有錢。既知道洋服在堂子裏不討好。自然不肯再穿了。當時好像被糊塗油蒙住了心肝似的。無晝無夜在堂子裏鬼混。看看混到了三月。這日有個在東京同學的有事回國。走上海經過。和我住在一個旅館裏。我邀他吃花酒。他不肯去。就請他看戲。他想看髦兒班。晚飯後。陪他到丹桂茶園。看恩曉峯的空城計。這夜。我還有兩樽酒。要做花頭去丹桂的時候。

我便向同學的告罪道：對不起，我祇能陪你看到九點鐘。九點鐘以後，有兩處應酬，萬不能不去。同學的自然沒得話說。登場的戲都是些不中看的。我又素來不會看戲，懶得拿眼睛瞧台上。不住的向兩邊背後巡視，看有生得漂亮些的女子來看戲。沒有巡了幾次，忽然發見了一個，使我眼花撩亂，神魂不定的。尤物那尤物的芳齡至多不過十七八歲，真是生得眉畫遠山之黛，眼縈秋水之波。若不是明明在戲園子裏遇見，簡直要疑他是天上神仙，決不相信。世間有這般尤物，姓蕭的和我聽鄒季夢，這們說不約而同的笑起來。姓蕭的道：你看這色鬼，於今說起來，還是垂涎欲滴的樣子，可見得當時

發起色情狂來，必是醜態百出。鄒季夢也笑道：你又來打岔了。聽我說罷。有趣的在後頭呢。且說那尤物，我怎生發見的。我那時耳裏聽得有個案目，在我背後說：這裏有坐位。我回過頭來，祇見一個三十六七歲的婦人，遍身綾錦，滿頭珠翠，妝飾既甚華麗，容貌也甚整齊，望去儼然是個富貴人家的太太。尤物就緊跟在婦人背後，有些像是母女，又有些像是一妻一妾。跟在尤物背後的，是一個江北老婆子，右手提着一把光明耀眼的銀茶壺，左手提着一根一般耀眼的銀水烟袋。江北老婆子背後，還跟着一個四十多歲的，跟班脇下夾着一個大衣包，照這情形看

起來誰也要說是富貴人家的太太和小姐或姨太太案目引他們在我背後的一排椅子坐下那時丹桂茶園的正廳是每一張小方桌三方設四把靠椅婦人坐正面尤物坐右手的側面江北老婆子斜簽着坐在左邊椅上跟班將衣包放在婦人旁邊一把空椅上自到包廂底下坐去了江北老婆子見茶房送了茶杯來即起身用泡來的茶洗了又洗擦了又擦洗擦四五遍後從衣包角裏取出一條雪白的手巾來將兩個茶杯揩抹乾淨才斟了兩杯銀壺裏面的茶送到婦人和尤物面前然後擦上火柴點燃了紙捻裝上了烟湊近身喂給婦人吸婦人且不張嘴指點着台上和尤物含笑說話好像

不會看見老婆子誠惶誠恐的立在旁邊裝烟似的紙捻燃了半截才慢條斯理的於有意無意之間吸了一口老婆子吹去了殘灰不敢用口就啣嘴的所在吹回烟遠遠的離着煙斗作幾次把回烟吹盡又裝第二口婦人坐着那種怡然自得的样子在座看戲的女子們見了大約沒有一個不羨慕他好福氣的我當時雖不羨慕那婦人的福氣却一百二十分的羨慕享受這尤物的人的福氣我那裏肯拿眼光向台上望一望呢總是側起身子坐着兩眼雲都不捨得多雲的下死勁釘住在尤物身上不過我雖是這們釘住他却仍不敢有非分之想以為他是天仙化

人目無下士。怎得有正眼來光顧我。這種惡俗。男子一下。祇求許我偷偷的飽看一會。不加斥責。就於願已足了。但是事真出人意外。我兩眼下死勁釘住他。不到五分鐘。光景他竟肯用那不尋常的鸚伶。老賞光回顧了我一下。我起初還疑是我自己的眼睛不濟。釘久了。發花。後來居然接連光顧了我幾眼。我這時心裏的狂喜。真恨不得周身十萬八千個毛孔。孔孔露出笑容。以表示我受寵若驚。感恩沒齒的誠意來。祇是周身毛孔那裏會有表示。就有表示。被衣服遮掩了。尤物又怎能瞧見。沒奈何。祇得把十萬八千毛孔所應表示的集中於我自己的兩只眼睛上。等他來光顧的時候。盡我所能表示。

的極力表示出來。這一表示。就更得着好處了。他已現出嫣然欲笑的樣子。却又似有些羞怯。連忙掉轉粉頸。望着別處。我又恨不得立時化身爲微塵。跟着他的眼波。周轉在這個當兒。已有一件極掃興的事。就是那位同學的。因看戲不明白。戲中情節。拍着我的肩頭。問我這夜。既是我請他看戲。不能不敷衍着他。但我的眼睛。天錯。都不會望到台上去。教我怎知道台上演的是甚麼戲呢。祇得勉強按納住性子。查一查戲目。擇戲情簡單的。胡亂向他說明幾句。他卻認爲不滿意。等我掉轉身。軀正待繼續拍發無線電報的時候。他又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說滿園的人都望。

着。你。笑。你。也。不。難。爲。情。嗎。我。聽。了。這。話。隨。望。了。  
望。我。左。右。和。前。面。的。人。果。有。好。幾。個。似。乎。很。注  
意。在。我。身。上。不。由。得。也。有。些。難。爲。情。起。來。鄒。季  
夢。說。到。這。裏。姓。蕭。的。和。我。又。都。大。笑。起。來。說。道。  
連。你。都。覺。得。有。些。難。爲。情。可。見。當。時。在。園。裏。的  
看。客。對。於。你。的。情。景。了。更。可。見。你。吊。膀。子。的。醜  
態。了。鄒。季。夢。笑。道。閒。言。少。說。我。面。子。上。既。有。些  
難。爲。情。祇。好。裝。作。沒。事。的。把。眼。光。移。到。戲。台。上  
你。們。憑。良。心。說。在。那。時。候。有。甚。麼。戲。能。看。得。上  
眼。當。然。是。看。不。到。幾。分。鐘。兩。只。眼。睛。就。不。由。我  
作。主。又。望。到。尤。物。身。上。去。了。最。奇。的。是。尤。物。在  
這。時。分。低。垂。粉。頸。伏。在。桌。緣。打。盹。我。見。他。既。是  
睡。着。我。拍。發。的。無。線。電。報。也。接。不。着。祇。管。向。他。

望。着。有。甚。麼。用。處。沒。得。又。要。受。我。那。同。學。的  
干。涉。剛。待。仍。回。頭。看。戲。却。也。作。怪。那。尤。物。好  
像。頭。頂。上。也。長。着。眼。睛。竟。會。知。道。我。在。這。兒  
望。他。慢。慢。的。抬。起。頭。來。也。斜。着。一。雙。俊。眼。向  
我。一。瞟。那。種。睡。態。惺。忪。又。嬌。又。怯。的。模。樣。直  
是。下。毒。手。將。我。的。魂。靈。兒。一。把。抓。了。去。立。時  
使。我。如。醉。如。痴。的。不。知。怎。生。是。好。但。是。我。這  
時。心。裏。雖。然。糊。塗。却。是。疑。惑。他。怎。會。知。道。我  
在。這。兒。望。他。呢。若。說。他。是。偶。然。抬。頭。就。不。應  
也。斜。着。一。雙。俊。眼。絕。不。旁。視。的。直。接。射。到。我  
眼。上。照。他。那。瞟。我。的。情。形。明。明。是。知。道。我。在  
這。兒。望。他。他。在。不。會。抬。頭。以。前。就。準。備。了。那  
種。惺。忪。意。態。使。我。一。見。消。魂。的。是。這。們。糊。裏



糊塗的思量了一會。倒被我思量出一個道理來了。原來我望他的時候，那婦人望了我一眼。面上微露不安的樣子。尤物隨即抬起頭來了。尤物原靠近婦人坐着桌底下的脚，是相連接的。一定是婦人在桌底下通了消息這一層。我當時已斷定是這們的了。然而又想不透，何以婦人會幫着他，和人吊膀子。我一時就有三種推測：一種是婦人和尤物是闊人家的一大小富貴人家的太太，常有夥通姨太太行淫的一種，是用美人計引人上當，謀人錢財的。我曾聽說上海這類的事很多，上海人稱之爲仙人跳。何以叫這們一個古怪名字，却沒人解說給我聽。一種是住家野雞，在我們湖南叫做私門。

子。我心想看他們的排場，多半像是第一種。總之，我不管他是那一種，既觸動了我好奇與好色兩念，我總得跟蹤出一個究竟來。如果是住家野雞，有這們闊的排場，也就必有些來歷。若竟是甚麼仙人跳，那就是一個陷人坑。我單憑着我這一點點武藝，也說不定不能懲處他們一番。或者能順便替社會上除去一害。我心裏如此思量，兩眼仍繼續着向他表示愛慕。他自伏案抬頭以後，眼波眉意大不似起初時表示於有意無意之間了。幾次三番向我露出盈盈欲語的樣子來。若不是隔離了座位，我決不至屢次失了這交談的機會。不過，雖不會交談，然照他那眼波。

眉意的情形看來若我祇是想和他吊膀子就祇要沒有以外的障礙很相信要和他生關係是不成問題的事了。不過我當時的心理覺得他那們闊的排場必是個有身分的人。我的相貌不在美少年之列。我自己知道他不應該有這們容易就範。不由我不發生疑慮。就因這一點疑慮生出要偵探他究竟是何等身分。來於是我就裝做要小解起身的時候故意望了望那個江北老婆子。又咳了一聲。嗽可惡。那同學的真是一個笨蛋。見我起身提腳以爲我就這們走了。來不及的站起來拉住我。問道你就這麼。我不提防他有這一拉。倒教我吃了一驚。祇得搖頭答道。不是走去小解呢。誰知他聽說小

解便說好極了。我多久就要小解。祇因不知道在甚麼地方。一同去你們說這東西有多少討厭。姓蕭的。笑道他不是有意開你的玩笑麼。季夢道。那倒不是。他本是一個書獃子。若是有意和我開玩笑。倒沒甚要緊了。就爲的他是一個規行矩步的人。我不能不迴避他。但他要同去小解。我不能教他同去。祇得將他引到小解的所在。等他小解過了。指點他復進了正廳。我一看那江北老婆子已立在戲園門口。我大着膽走過去。問道你們家住在那裏。我好同去玩玩。麼老婆子點點頭道。少爺就去嗎。還是看完了戲才去呢。我本來不大歡喜看戲。這時又想做一次情場

中的偵探那裏能忍耐着將戲看完呢。隨口應道：「就去就去，戲不用看了。」老婆子好像思索甚麼似的遲疑了一下，問道：「少爺還有一個朋友同去麼？」我連忙答應，沒有祇我一個人去。老婆子才喜孜孜的說道：「那麼少爺就在這裏等着我去請太太出來說着待轉身往裏走，我止住他道：『且慢，我還得進裏面向我那朋友打聲招呼。』一會兒便出來，你們若是先出來就等我一等。」老婆子答應曉得同走進正廳，我向那同學拱手道：「我已告罪在先了，此刻將近九點鐘，我不能不去同學的見我，早經說過了。九點鐘有應酬，因此毫不疑心我進來和同學說話的時候，順便看那老婆子並沒向那婦人和尤物談話。」

彷彿早已約了甚麼暗號的一般，婦人先立起身來，朝兩邊包廂底下望了幾眼，似乎是尋覓那個夾衣包的跟班。老婆子將水煙袋、茶壺做一只手提了，右手夾了那衣包，尤物臨起身還瞟了我一眼，好像示意教我快去。我那肯怠慢，忽忽追到門口，老婆子已叫好了黃包車，祇教我坐上去，他們也紛紛上車。車行的次序，婦人在前，尤物第二，我在第三，老婆子殿後。跟班的不知到那裏去了，四把車子跑的如風馳電掣。上海的道路我原不熟悉，但覺得經過了黃浦灘，過了一座極高大的鐵橋，轉彎抹角，越走街道越冷靜，不一會到了一處漆黑的地方，若不是各人的

車上都點着油燈。簡直伸手不見五指。前面的車停了。我的車也停住。我即跳下車來。拿出零錢。打算開發車。夫老婆子已在後面高聲說。車錢都在這裏了。你們自己去分罷。我就車上的燈光見停車的所在。便是一座黑色的大門。婦人和尤物都立在門口。也沒見他敲門。我湊近身去問道。到了麼。婦人答道。到了這裏。連電燈都沒一盞。黑洞洞的。少爺仔細躡了脚。我聽了。正要用客氣的話回答。兩句裏面。門響了。呀的一聲。開了。有人在我背後挨了一下。我知道是老婆子要推我進門。而兩手都拿了東西。不得閑。所以挨我這一下。婦人也帶着笑聲說道。少爺請進去坐呢。我到了這時候。就覺得把他。

門看做有身分人的眼光。錯了他三個人的行爲舉動。都顯而易見。的是個高等的住家。野雞那裏用得着偵探。然既已跟蹤來了。也祇好把好奇的念頭收起。實行起好色的舉動來。就順手撈住那尤物的手。握着跨進大門。屋裏有點兒燈光露出來。看見大門以內。便是磚石鋪成的天井。走過天井。有三級的階石。階石安着格門。格門的上半截是用紙糊的。格門關得很緊。尤物牽了我手。從階簷左邊轉進了客堂。客堂中間懸着一盞舊式的白蓋玻璃燈。點着極不明亮。僅能照着人走路。不至碰翻桌椅。撞傷頭額。客堂裏所陳設的是些甚麼東西。一則沒有閑眼光閒心。

思。去。看。二。則。燈。光。既。不。明。亮。惟。恐。脚。底。下。躑。着。甚。麼。祇。願。低。頭。仔。細。跟。着。尤。物。走。到。客。堂。後。面。他。用。很。嬌。小。的。聲。音。說。道。當。心。些。上。扶。梯。我。說。你。自。己。當。心。罷。我。男。子。漢。是。不。怕。的。二。人。仍。拉。着。手。上。了。扶。梯。他。捧。開。我。的。手。先。進。房。把。燈。光。捏。大。了。照。得。那。間。房。如。雪。洞。一。般。在。黑。暗。地。方。混。了。好。一。會。這。時。重。睹。光。明。精。神。都。覺。得。陡。然。煥。發。起。來。房。中。的。陳。設。半。中。半。西。無。一。件。物。事。不。精。潔。四。壁。裏。糊。得。雪。白。房。中。安。放。一。張。西。餐。長。方。桌。雪。白。的。桌。布。上。擺。着。兩。個。西。洋。花。瓶。都。插。滿。了。鮮。花。餐。桌。四。圍。安。放。六。把。靠。椅。前。面。臨。窗。安。着。兩。張。躺。椅。一。張。大。方。茶。几。左。邊。一。張。紅。木。玻。璃。衣。廚。玻。璃。擦。得。透。亮。上。首。的。鐵。床。被。褥。

帳。幃。都。像。很。有。考。究。的。我。思。量。這。樣。天。仙。般。的。美。人。無。論。陳。設。如。何。精。美。的。房。屋。他。都。居。之。無。愧。於。今。他。住。的。這。房。間。祇。精。潔。而。不。富。麗。他。若。遇。着。一。個。真。能。憐。香。惜。玉。的。人。必。然。要。替。他。抱。屈。我。進。房。就。脫。去。了。馬。褂。跟。上。來。的。老。婆。子。接。着。往。衣。架。上。一。搭。我。坐。在。右。邊。一。張。籐。榻。上。尤。物。送。紙。煙。洋。火。過。來。我。便。拉。他。同。坐。我。這。時。心。裏。既。已。決。定。他。是。個。住。家。野。雞。遂。問。他。姓。甚。麼。叫。甚。麼。名。字。他。低。頭。祇。是。笑。我。連。問。了。幾。句。老。婆。子。端。了。一。杯。茶。來。咬。着。他。的。耳。根。唧。噥。了。幾。句。他。不。答。我。的。問。反。問。我。道。要。用。甚。點。心。麼。請。趁。早。說。出。來。這。地。方。一。過。了。十。點。鐘。便。甚。麼。也。買。不。着。了。我。

初到上海的時候曾和人同打過野雞野雞接着了客照例是要敲客人的東西吃我想他這問我要用甚點心就是教我買東西給他吃的意思我一高興自然不計較用錢多少隨問老婆子道這時候叫菜來得及麼老婆子連聲應道來得及來得及少爺要叫甚麼菜請寫出來好去叫我打算教婦人在一塊兒吃也懶得寫菜對老婆子說請你去叫一席四塊頭的和菜來老婆子歡天喜地的去了婦人接着進房來尤物卽起身靠床緣坐了婦人坐在餐桌旁邊的靠椅上笑容滿面的問我的姓名年齡籍貫以及何事來上海幹甚麼事住在甚麼地方東扯西拉的說個不了真是口若懸河並說得一

口很流熟的普通官話不像平常的堂子裏人祇聽得滿口的甚麼呀呀乎拆瀾污使我們外省人聽了納悶那婦人一口氣和我談了約莫一小時祇有他問我絲毫沒有給問他的餘暇忽下面門響說是送菜的來了不一會老婆子領着一個酒菜館裏堂官模樣的人提了兩大籃菜進來大家七手八腳的搬開花瓶撤去桌布大盤小碗擺滿了一桌婦人問我用甚麼酒我說聽便婦人打開紅木廚取了一瓶玫瑰酒拿玻璃杯斟了送給我面前笑道這塊兒的菜館很是見笑可說是沒一樣吃得上口的少爺媽媽糊糊用點兒罷我看桌上的菜是不甚好用不着吃

祇看了那不清爽的樣子就知道不是出自上等廚司的手不過我的目的既不在貪吃不問是些甚麼也胡亂點綴一番酒倒不錯很喝了幾杯幸虧這夜的酒喝得不多不然也就免不了膽怯誤事了我們剛吃喝完了即聽得下面鈴鐺響接連有人敲大門敲的聲音却不甚急下面老婆子的口音問了一句甚麼人門外答應的是男子婦人一聽臉上登時露出驚慌的神色尤物的臉色也變了婦人手足無措的樣子顫聲望着尤物說道怎麼今夜就回來了呢你快把少爺藏起來我下去支吾他教他慢些上來旋說旋急忽忽的走下樓去了尤物急得走投無路似的苦臉皺眉向我說道快些躲

起來罷我老爺回來了我老爺回來了說時用眼四處尋覓藏躲的地方我初見他們驚慌的情景心裏也不免有些怦怦的跳問他躲在甚麼地方好他指着床底下道暫且躲到這裏面去好慢慢的設法放你走這時大門被敲得一片如雷的響我猛然覺悟原來是遇着仙人跳了若真個往床底下躲藏起來就鑽進他們的圈套了我於今既不成奸又不是盜怕他甚麼老爺我且把馬褂穿上大大方方的坐在這裏等他看他們怎生擺佈我我當初打算跟蹤他的時候原已打定了主意若是仙人跳就得懲治他們一番這時既經明白是仙人跳了便不由得氣往上

衝一伸手從衣架上取馬褂穿好外面打門的聲更急尤物也催躲得更急我鼻孔裏哼了一聲更不說甚麼尤物在旁邊急得跺脚哭起來我從容從馬褂口袋裏摸出一枝雪茄烟來自擦洋火吸着像是沒有這回事尤物竟用手來拖我我把他向籐榻上一推冷笑道你坐着罷不要白勞神了我正要會會你的老爺你瞎怕些甚麼呢他順着我推的勢力往樓板上跪哭道少爺怎忍心害我呢我實在是因愛少爺的人物以爲老爺昨日才到蘇州去了今夜不會轉來沒想到回得這們急等歎他上來少爺見了他不要緊我和太太的性命就都送在少爺手裏了我和太太愛少爺少爺忍心害我們

的性命嗎少爺若嫌床底下不好躲就請躲到隔壁太太房裏去也使得他邊哭邊哀求這些話的時候那種可憐的樣子不問甚麼鐵石心腸的人聽了見了也不能不動心不能不相信我一時竟把他當實在話了問到太太房間走那裏去他才爬起身指着紅木廚當頭道門在那裏我已要向那門跟前走了忽然扶梯上有幾個人一陣跑上樓的腳聲來勢凶猛得很我陡然轉念藏躲已來不及了沒得被他們搜尋出來反餒了我自己的氣急轉身拖出靠椅面朝房門坐下翹起腿揚起頭吸雪茄煙尤物見哀求無效下面的人已上來了突然改變了態度湊攆來要



坐在我腿上。我已明白。這又是一種栽誣的辦法。一手推去。早推開了。幾尺遠。在這個當兒。房門口跑進三個男人。已都一片聲問。怎麼我看。走前面的年紀四十多歲。長條身材。衣服甚是齊整。神情氣派。倒像一個候補小老爺。後面跟着兩個。都是跟班模樣。一個就是在丹桂茶園看見夾衣包的那裝老爺的。跑進房望了我一眼。厲聲向尤物問道。這是甚麼人。尤物掩面哭起來。那老爺對準尤物的臉上舉手。就是一個耳巴口裏罵道。混帳忘八蛋。好大的狗膽。隨指揮兩個跟班對我喝道。快給我。把這雜種細起。送到行裏去。哼。哼。這還了得。兩個跟班一聽。命令如狼似虎的要動手。來拿我。我見三人的舉

動。都不是有武功的人。便不把他們放在心上。拔地立起來。大吼一聲道。敢動。就要你們的狗命。你們瞎了眼。這回吃錯人了。兩個跟班不知進退。仍一擁上前。伸手來抓我。我巴不得他來得凶猛。祇踏進半步。一個猛虎擒羊的手法。搶住一個往樓板上。一攢。正待再打。這個倒是那個裝老爺的好像。略會幾手工夫。更有些機智。見二人不是我的對手。便一下把燈滅熄了。房中登時漆黑。幸喜我眼快。不等到他們混亂。已躡到那假老爺面前。用鐵籠關象的蠻手法。攔腰將他抱住。他還抵抗了。幾下。那東西多半是酒色過度的人。幾下抵抗不了。就有些氣喘。我把他按在地。

下。說。道。你。不。快。叫。人。將。燈。點。燃。我。且。打。死。了。你。這。忘。八。蛋。再。說。隨。用。拳。頭。在。他。胸。脯。上。播。了。兩。下。那。跟。班。聽。得。我。說。話。知。道。我。站。立。的。地。位。了。提。起。一。把。靠。椅。向。我。打。下。我。不。能。閃。躲。正。着。在。我的。背。上。但。是。沒。有。工。夫。的。人。那。裏。打。得。入。木。我就。對。假。老。爺。說。打。得。好。祇。要。你。不。怕。死。儘。管。不。止。住。你的。跟。班。打。我。接。着。又。播。了。他。幾。拳。大。約。播。得。他。實。在。受。不。住。了。才。一。疊。連。聲。的。叫。道。打。不。得。打。不。得。不。要。動。手。了。快。把。燈。點。燃。罷。那。跟。班。還。不。肯。聽。想。把。我。按。住。將。身。體。往。我。背。上。一。撲。盡。力。的。往。下。壓。我。這。時。騰。不。出。手。來。祇。得。由。他。壓。我。我。壓。假。老。爺。祇。壓。得。假。老。爺。哀。聲。求。饒。我。說。你。存。心。討。死。我。也。沒。有。法。子。你。既。求。饒。為。甚。麼。還。要。你的。跟。班。壓。在。我的。背。上。呢。假。老。爺。已。提。氣。不。上。了。斷。斷。續。續。的。喊。道。你。們。……不。聽。……我的。話。嗎。壓。在。我。背。上。的。跟。班。這。才。跳。起。去。有。人。點。燃。了。燈。我。一。個。人。怎。敢。戀。戰。祇。等。燈。光。一。亮。就。把。那。假。老。爺。提。了。起。來。拖。着。往。房。外。便。走。我。不。把。他。拖。在。手。裏。黑。暗。地。方。我。恐。怕。地。們。向。我。拚。命。一。路。拖。了。下。樓。好。笑。老。婆。子。和。那。婦。人。都。不。知。躲。到。那。裏。去。了。我。直。到。出。了。大。門。才。鬆。手。對。那。假。老。爺。說。道。你。平。日。用。這。方。法。害。人。大。概。也。害。得。不。少。了。今。日。遇。着。我。總。算。是。你的。報。應。我。本。待。立。時。取。了。你的。狗。命。祇。是。教。你。死。的。太。痛。快。仍。是。好。了。你。不。如。送。你。一。個。藥。罐。等。你。慢。

受些磨難再死。今夜真是打擾了。你少陪了。我聽那鄒季夢說到這裏，便問他道：「你點打了那假老爺甚麼地方呢？」鄒季夢道：「他仰面倒在我板上，左邊的乳窩穴正當着我的右手，順便點了他一下，怕他不受幾年磨難麼？」我聽了，笑道：「你兩次都爲着好奇心，幾乎遭險，若爲這兩回的事，吃了眼前虧，才不值得呢。」鄒季夢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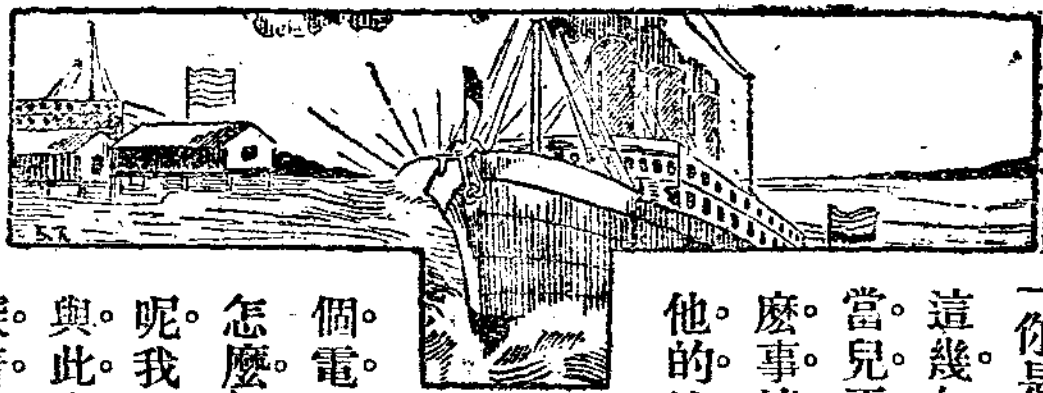
會回答。姓蕭的朋友已哈哈大笑道：「甚麼好？好奇心分明是好色罷了。如果昨夜所遇的是一個老婆子，或是一個奇醜不堪的女子，那怕背後有百十個流氓跟着，看他會觸動好奇心麼？肯勞神費力的去偵查究竟麼？」這句話說得我和鄒季夢都笑了。

## 也是一件冤獄

繭翁

瑞士國幾呢伐城的獄中，有一個少年罪犯，名字叫做黑起勃納。他被判了殺人罪，已經在獄中拘禁了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他曾再三辯訴，聲明他

沒有殺人。實在是冤枉的。却總歸無效。直到一九二一那年。他的冤押。方始得到昭雪。才知他果真是沒罪的人。原來當一九零六年的五月中。幾呢伐城中開過一個公共的跳舞會。合城男女赴會跳舞的很多。黑起勃納就是會中的一個。內中另有一個女子。在第二天清早。忽在火車站的待車室中。發見已被人勒死。據跳舞會中執事們說。當上晚這女子從跳舞會出去的時候。有一個穿棕色衣服的婦人。陪著一同出去的。棕色衣服原是鄉下人穿的。城中人却絕少經見。但那晚的跳舞。乃是一種喬裝跳舞。黑起勃納所喬裝的。恰巧是穿棕色衣服的鄉下婦人。因著這偶然的證據。兩兩相合。就硬把黑起勃納定了終身監禁的罪。黑起勃納雖竭力呼冤。但無論如何。再也聲辯不清。直到了一九二一年的秋天。那個殺人的真兇。在臨死時候吐露真情。方始證實了黑起勃納的冤枉。然而十五年的韶光。已白白的斷送在鐵窗裏面。這可見斷獄者的責任重大。實在不可不謹慎從事啊。



「你是大偵探胡閑先生麼我們這裏出了一件疑難事情了請你快些來罷」這幾句話說得又快又急我在電話中聽得了知道這位打電話的先生在這當兒正是焦燥不寧大概那面真的出了什麼疑難案子了便問他到底是什麼事情他說電話中不便說你來了自會知道我也不便再問下去單問明了他的地址便把電話筒掛上整整衣裝走了出門逕向那面行去

## 誰是霍桑

趙茗狂

到了那面見著一位二十多歲的少年姓秦名堪新一見我面就匆匆的說道方纔那

個電話是我打的我們這裏正出了一件雙包案呢我聽了不覺一詫便問道怎麼說雙包案啊秦堪新打了一個哈哈說道匪但是雙包案還是雙雙包案呢我來對你說罷我們這裏近來出了一件案子至於這件案子的內容因爲與此事無關所以也不和先生多說我自從出了這件案子就想請個著名偵探着手查探一下便想起大偵探霍桑來了但是霍桑并不在下海又不知道

他究竟在那裏。我便在報上登了一條請霍桑見報。就到這裏來。一趨有事和他相商。我攬言道。這條廣告。我倒沒有瞧見。你登在什麼地方啊。秦堪新道。我登在現世報正封面的地位。因為廣告費太貴。只登了一天。大概你剛剛沒有留心罷。我道。這條廣告登出也有效力麼。秦堪新笑道。怎麼沒有效力。不過效力太大了。不到三天。竟來了四個人。都說自己是霍桑。教我倒有些弄不下去了。我驚訝道。奇呀。怎麼來了四個霍桑。到底那個是真的呢。秦堪新道。這個我怎能知道。所以要請先生來了。如今請先生替我偵探一下子。到底那個是真的。等你決定後。我好把那案子交給他辦呢。我聽了。不覺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想這個要偵探什麼。索性把那件案子。老老實實交給我辦。就是了。何必再去請教什麼霍桑呢。難道以為我的本領不及霍桑麼。想到這裏。就想向他攬起鈔帽來。不和他擔任這件事情。忽又轉念。一想。我何必和他爭這口閒氣。橫豎我正閒著。無事就替他偵探一遭罷。如果真的偵探出來了。霍桑定大大的感激我。一定要替我四處揄揚我的名譽。不是就可增高起來麼。也就點頭答應道。好的。不過我要問你。這裏下海地方。也有人認得霍桑麼。如果有人認得。只要教他來一指認。就是了。不是可以省許多事麼。秦堪新把頭搖搖道。霍桑的名氣雖大。但是我們下海沒有人認得他。也

沒有見過他。一張照片指認一層。恐怕難辦到罷。我道：「那麼他們四個人如今都在那裏也好。請出來讓我見見麼？」秦堪新道：「他們都已走了。聽說都住在親友家中呢。我想了一想，說道：『也罷。想來他們總把寄寓的地點留下的。你就對我說了罷。』」秦堪新便從懷中取出一本日記簿，看了一看，抄了四個地名給我。我說：「這就是他們寄寓的地點。」我忙接來放在懷中，起身與辭道：「讓我。去實地偵探一下。包你明日就有好消息呢。」

到了晚上，我又從寓所中走了出門，順便把秦堪新開給我的那張單子取出一瞧，只見上面端端正正的開著四個地名：一個是雪列索落路十三號，一個是無人里二十九號，一個是哈華街九號，一個是畢笛生路六百〇六號。我順著路先到了畢笛生路六百〇六號，見是一所洋房，乘著無人瞧見，便偷偷掩了進去。到了一個窗下，聽見有人在裏面說道：「這案子困難極了。死者乃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富商，為人謙和，一生並無仇敵。誰知一天下午，忽被人殺死在室中。了兇器乃是一柄東洋刺刀，就掉落在屍旁。又在牆上發見了一個血指印。後來細細一查，知道這把刺刀乃是阿姪的東西，是從東洋帶來的那個血指印也經專家查過，也是他阿姪的指印呢。我聽了這一番話，心中暗暗歡喜，想我運氣真好，一碰就碰着了。這個說話。」

的。定。是。霍。桑。無。疑。正。在。講。他。承。辦。的。一。件。案。子。呢。忽。又。聽。見。一。個。人。說。道。這。個。有。何。困。難。兇。手。定。是。那。阿。姪。了。先。前。那。一。個。人。笑。道。但。是。我。恰。適。得。其。反。你。要。知。道。我。是。被。告。律。師。須。要。替。那。阿。姪。辯。護。的。如。今。案。中。有。了。這。種。強。有。力。的。證。據。欲。辯。明。他。是。無。罪。很。爲。困。難。呢。我。這。纔。知。自。己。弄。錯。了。他。原。來。是。一。位。律。師。並。不。是。霍。桑。暗。地。連。呼。幾。聲。晦。氣。忙。退。了。出。來。

不。上。一。會。我。又。在。無。人。里。二。十。九。號。屋。中。的。窗。下。竊。聽。了。只。聽。見。屋。中。人。正。在。奏。弄。著。一。種。外。國。樂。器。究。竟。奏。的。是。什。麼。樂。器。我。並。不。是。知。音。可。不。得。而。知。了。心。中。却。又。暗。暗。歡。喜。起。來。想。霍。桑。是。喜。歡。奏。弄。外。國。樂。器。的。大。概。有。點。近。情。了。那。人。奏。弄。一。回。也。就。停。了。笑。著。說。道。音。樂。最。是。能。陶。養。人。的。性。情。疎。散。人。的。腦。筋。我。把。這。梵。啞。鈴。剛。剛。弄。了。一。陣。精。神。就。活。潑。多。了。真。是。獲。益。不。淺。啊。我。聽。了。想。這。些。話。倒。與。霍。桑。所。說。的。話。不。謀。而。合。大。概。定。是。他。無。疑。了。又。聽。他。說。道。如。今。且。講。正。事。罷。那。件。案。子。真。是。奇。怪。極。了。一。個。富。家。的。公。子。看。中。了。一。個。富。家。的。女。郎。那。個。女。郎。的。芳。心。倒。也。傾。向。於。他。不。甚。拒。却。可。是。兩。家。父。母。爲。了。種。種。原。因。竟。不。同。意。竟。把。他。們。的。良。緣。耽。擱。下。來。了。後。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把。他。們。父。母。的。意。見。溝。通。居。然。成。婚。了。誰。知。成。婚。不。到。三。天。那。新。郎。忽。厭。棄。那。新。娘。起。來。想。要。和。伊。離。婚。此。事。還。未。實。行。新。娘。忽。然。失。蹤。原。來。伊。



也。厭。棄。那。新。郎。了。你。道。奇。怪。不。奇。怪。啊。我。暗。想。這。真。是。件。奇。怪。的。事。情。不。知。這。位。大。偵。探。怎。樣。着。手。呢。此。時。便。聽。得。一。個。人。沙。著。喉。嚨。問。道。那。麼。你。如。何。着。手。呢。那。人。笑。道。我。又。不。是。偵。探。只。要。把。他。們。兩。方。的。心。理。推。闡。出。來。就。可。交。卷。了。本。來。這。位。心。理。學。教。習。也。太。希。奇。竟。出。這。種。題。目。其。實。嚴。格。講。起。來。這。也。算。不。得。是。什。麼。心。理。學。中。的。題。目。呢。我。這。纔。知。道。又。上。了。一。次。當。竟。把。一。個。學。生。當。作。霍。桑。了。也。就。匆。匆。走。了。出。來。

第。三。次。我。到。了。雪。列。索。落。路。十。三。號。又。幹。那。竊。聽。的。頑。意。兒。了。只。聽。見。一。人。正。在。說。道。霍。桑。照。這。樣。說。難。道。那。女。子。的。說。話。不。盡。實。在。其。中。還。有。別。的。蹊。蹺。麼。另。一。人。道。是。啊。包。朗。老。實。告。訴。你。罷。那。女。子。的。說。話。完。全。假。造。其。中。的。真。相。恰。正。相。反。呢。先。一。人。道。當。真。麼。我。不。信。竟。遇。見。了。一。個。女。騙。子。麼。後。一。人。道。那。纔。差。不。多。了。但。事。實。上。却。不。由。你。不。信。先。一。人。道。到。底。怎。麼。一。回。事。你。且。說。說。看。後。一。人。道。很。好。包。朗。你。聽。我。說。一。個。故。事。有。一。個。男。子。愛。上。了。一。個。女。子。要。和。他。訂。婚。但。據。那。男。子。的。父。親。觀。察。他。兒。子。所。愛。的。女。子。有。種。種。情。由。不。合。所。以。不。加。贊。成。並。且。勸。他。和。那。女。子。斷。絕。他。兒。子。不。但。不。依。反。而。竊。取。了。他。母。親。的。飾。物。備。了。一。只。戒。指。私。下。和。那。女。子。訂。婚。這。一。件。事。發。作。之。後。男。子。的。父。母。認。爲。這。種。不。名。譽。事。有。玷。家。聲。便。把。那。兒。子。登。報。

驅逐這樣的結果。如果那女子能始終如一。男子也有堅持的毅力。也算不得什麼。誰知女子得了那隻價值五千元的定婚戒指。又知道他的情人已被家庭驅逐。沒有承產的希望。竟就吞沒了。約指賴了婚約。和他冷淡起來。那男子受這打擊。正自走頭無路。不多幾個星期。又得到了。一個消息。就是那女子另外和一個男子訂婚約了。先一人道。這倒是一個新聞。難道這新聞的影子。就是今天的婚事麼。後一人道。這不消說了。你自己去猜罷。先一人道。那麼那女子。不就是朱珮聲男子。不就是行兇的裘劍英麼。後一人道。你只猜中了一個。那男子。却還有些曲折。先一人道。怎麼。可是還有第三個人麼。後一人道。那男子叫做裘志英。是一個文弱的人。受不住挫折。竟發了瘋。如今還在瘋人院中。剛纔行兇的人。乃是志英的弟弟劍英。他這幾天。時常往醫院裏去。慰問他的哥哥。並且竭力安慰聲言。要替他復仇。今天想必是劍英實踐他的復仇主義了。（以上一段數百字。是我從一個地方抄得來的。但是諸君決不能說我是抄襲家。哈哈。茗戲註。）我聽了這一段。心想。這前一人定是包朗。後一人定是霍桑。這一次無論如何。不會弄錯的了。誰知正在得意的當兒。忽又聽得先一人說道。桂芬這齣新排的偵探戲。別都容易做。只有這一段對白太長了。很不容易記熟。我們須得好好兒讀幾遍。免得上

台出醜呢。這幾句話一入我的耳中，頓時好似冷水澆背，垂頭喪氣的走了出來了。

如今三處都已探過，只賸了哈華街九號這一處了。真的霍桑定在那裏無疑了。但是我這個人是最細心的，不肯大意一點，仍舊去走一遭。到了那裏，只聽見有二人在那裏談天談的，果是一件偵探案子，十分曲折，十分有味。臨了，坐在主位上一個身材胖胖的人，笑著說道：這要算得是你生平最得意的一案。從此霍桑二字更要大響起來了。對面那個瘦長身材的人，聽了此話，滿面露着得意之色，只是微笑。我此時也微微笑著，想這一次是不會弄錯的了。這兩個人就是霍桑和包朗。還有什麼疑義呢？正在這個當兒，忽又有一件東西赫然射入我的眼簾。原來室中壁上掛着一個大信夾，插着不少疊的信，每疊上面那信封上正中都有包朗二字露出在外。其餘却掩蔽着，瞧不見了。我此時心中一喜，真要喜得喊了出來，暗想：如今萬萬不會錯了。這裏定是包朗的寓所呢，也就欣然歸去。

第二天一個清早，我便跑到秦堪新那裏，把這些事告訴了他。面上滿露着得意之色，暗想：秦堪新如今定把我佩服不置，着實要稱讚我幾句了。誰知隔了半晌，秦堪新一句也不說，只是望着我笑。我倒弄得莫名其妙，不禁氣憤憤的說道：難道我是弄錯的麼？他哈哈大笑道：豈敢。

豈敢不但是弄錯實在是根本失敗了我對你說罷我的教你偵探誰是霍桑原要試試你的本領故意尋你一下子開心的誰知你連偵探的常識都沒有竟巴巴的當件事幹你要知道霍桑不過是程小青腕底造成的人物并不真有這個人你又何從偵探起呢如今你竟對我說已偵探著了豈不是大大一個笑話麼我聽了滿臉漲得通紅囁嚅著說道那麼你所開給我的幾個地名又是怎樣一回事秦堪新道這是我從日記簿中隨意抄了四個地名給你沒有什麼道理的我又道但是那裏確有一個包朗又確有一個霍桑正在那裏講他自己偵探的案子這又怎樣講呢秦堪新不覺也呆了一呆半晌纔笑道對了對了你末次去的那一處不是哈華街九號麼這是大小說家包天笑的住宅他的號喚做朗孫你只在信封上見了上面包朗兩個字下面遮著的那個孫字你却沒有知道呢至於那個瘦長身材的人定就是程小青大概他昨晚剛到天笑那裏偶然談起他所做一篇小說的情節不料一入你的耳中竟纏夾到了這個地步了我至此纔默然無言但心中仍還疑惑著想錯固錯了爲何錯到這麼湊巧包朗和包朗孫不是僅相差一字麼



# 不翼而飛

張·碧·梧

這天上午十點鐘的光景。宋  
 悟奇和他的助手周德之正  
 坐在書房裏閒談。忽聽得門  
 鈴叮叮的響起來。僕人高聲  
 答應。鈴聲仍儘響着不停。悟  
 奇繃了繃眉頭道。來人這樣  
 性急。莫非有急事不成。一會  
 小廝遞進一張名片。果道他  
 說有緊急事。須立刻和主人  
 商量。悟奇接過名片。望了一  
 望。向德之道。紀芝洲在本地  
 稍有富名。我和他向無來往。  
 不知他要和我商量甚事。說  
 着。並將名片遞給他瞧。又向  
 小廝道。你去請他進來罷。小  
 廝應聲退出。接着走進一位  
 老年人。悟奇見他約有六十  
 多歲。精神却還飽滿。臉色很  
 是紅潤。但眉宇之間。隱隱含  
 着深重的悲愁。頷下一部白  
 鬚。鬚幾乎齊到胸前。覺得很  
 好看。衣服寬大。整潔。明明是  
 位養尊處優的老封翁。當下  
 悟奇起身招呼。他將悟奇打  
 量一下。放出蒼老沈着的聲  
 音道。閣下就是私家大偵探

不翼而飛



宋悟奇先生麼。悟奇微笑答道。在下便是。不知紀老先生到此。有何見教。請坐下細談罷。芝洲當卽就坐。眼光忽射到德之身上。臉上便露出狐疑不安的樣子。悟奇見了。心中明白。便帶笑道。怪我忘却介紹一聲。就指着德之。向芝洲道。這位是周德之先生。他是我的左右手。我每次探案。都得他的臂助。芝洲就向德之道。久仰大名。失敬得很。德之謙虛了幾句。悟奇又問芝洲道。不知老先生有何要事。值得親自到此。芝洲見問。眉頭緊緊纏着。聲音很急促的說道。悟奇先生。你有所不知。這一年以來。我金錢上。迭受重大的損失。弄得我莫明其妙。老實說。這辛苦掙來的金錢。屢次被人偷去。心裏實在疼惜。而

且怕再鬧出更大的禍事來。十分害怕。因此精神上。大受痛苦。我的初意。本想隱忍不響。無如近來。這黑幕背後的竊賊。越鬧越厲害。實在使我忍耐不下。這纔決計根究一番。或能鑿除後患。祇是偷去報告官廳。他們必須依法。律的手續。一步步的進行。一來耽擱時日。二來不免多所囉唆。我既不想追回那失去的金錢。也不要賊人身受刑罰。祇想警戒他一番。使他不致再對我有這種行爲罷了。因此我便想到你先生。特來當面奉請。請你費一些工夫。偵查這竊賊是誰。以你的大才。自必毫不費力。等查明之後。我定當重酬。悟奇道。既承委託。敢不效勞。請你先將屢次失

竊的情形詳細說一回罷。芝洲點頭道：「當我敘述這情形之前，應該將我的經濟狀況和藏錢的所在略說一番。我有好幾處市房都在本地。因住客賃屋時有先後，我收租的日期自然不能統一。大概每月的初八十六和二十五三天。我收進的租金最多。逢到這天，我吃過中飯，帶一個用人——每次都是他跟我出去。他名叫阿興——往各家去收取。收完之後，直到天晚纔能回家。這錢來不及存入銀行，只得放在家中過夜。這是向來如此。至今未嘗有變動的。至於藏錢的所在，在一年前，我是藏在一隻中國式帳箱裏，加上一把廣東銅鎖，鑰匙放在我襯衣的袋中。從來沒有意外。自去年五月裏起，接連

失竊二次，共約損失八百多元。因此我向來信任的帳箱，便不敢再託他負這重任。正躊躇間，阿興獻計於我，叫我去買一隻保險箱。我覺得這話不錯，便吩咐他去買。費了一百五十元，隔了一個月纔買來。一隻。他說到這裏，悟奇接着道：「這就奇了。你收租金都是親自出馬，爲何保險箱倒教阿興去買呢？」芝洲道：「剛巧那時我有病，不能出去。悟奇道：「拿現錢去買保險箱，立刻可以買回來，何以要費去一個月的工夫呢？」芝洲道：「是呀。當時我也曾問阿興，他說市上賣的現成的保險箱都是外國貨，價錢太貴。我買的這一隻，是向本地舖子裏定造的。悟奇先生，不怕你笑，我是

古舊的人對於這些時髦貨是毫無經驗的。聽了他的話，很贊他精明能幹，奇悟笑道：「一百五十元也不能算賤了。這個無關緊要，丟開不說。你接着往下說罷。」芝洲又道：「我將這保險箱安放在我臥室的外間房裏，靠着一道板壁。以後的三箇月中，果然太平無事。我自然很快活，並暗暗感激阿興。不料上月十六日收的租金放在箱裏，過了一夜都不見了一塊錢也。未剩。昨天正是初八晚間，將租金仍放在裏面。今早開箱一看，又都不翼而飛。我想保險箱既不能保險，以後那裏是我藏錢的妥當地方呢？心裏焦急萬分，纔想着請你出來查究。好杜絕無窮的後患。」說完，深深的嘆了兩口氣，悟奇問道：「你第

一次被竊，是在幾時？帳箱被打破嗎？鎖被弄壞嗎？芝洲連忙道：「我真急昏了，說了這一大篇失竊的情形，還未提隻字。待我依次說給你聽。第一次失竊是在去年的……想了一想，道是在去年的五月二十六早上發覺的。二十五的晚間，我明明將五百六十元放在那帳箱裏。二十六早上，我想拿去存入銀行，不料把鎖開了，見箱裏連一元也沒有。但箱子仍舊完好，鎖也未壞。不知賊人怎樣拿去的。第二次是在七月十六日，損失略少些，祇有三百元。箱和鎖也毫未受損……悟奇道：「你第一次失竊後，帳箱上用的鎖，可曾掉換？芝洲搖了搖頭道：「當時我以為事出非常，不能



怪鎖的不是所以照舊使用。等到第二次失竊後。纔不敢再信託他。就去買這隻保險箱了。悟奇道。你會耽擱了一個月。纔把保險箱買來。在這一個月中。收的租金。放在何處呢。芝洲道。是放在一堆衣箱的最下面一隻裏。悟奇道。你第三次失竊。大約正是上月十六了。損失了多少。保險箱上。看不出一些形迹麼。芝洲道。損失四百二十元。保險箱上。形迹毫無。今天是第四次失竊了。這一次實是我的不是。保險箱裏的錢。既然又被竊。昨晚便不該將七百元再放在裏面。怪我一時糊塗。便又受了這損失。悟奇先生。保險箱上的鑰匙。我聽說是不能仿造的。但若無這種仿造的鑰匙。怎能開我的保險箱。偷去

我的錢呢。悟奇道。這真希奇了。頓了一頓。又問道。你雇用阿興。已有幾年。他平日爲人怎樣。芝洲神氣很堅決。脫口就答道。他十六歲那年。便受雇在我家。到如今。已是十年了。他。人很老實。對我更有忠心。我很相信他的。你。徒然問這句話。必因保險箱是他去定買。其中或有弊病。但是我敢保證。他決不是偷錢的人。你不要多疑。悟奇道。我不過順便問一聲。並非疑心他甚麼。芝洲悶悶的道。我被竊四次。共損失將近二千元。後日方長。隱患無窮。務必請你設法查明這竊賊。將他警戒一番纔好。悟奇答應着。又問道。你每次被竊後。可曾留心房門和窗戶。可有甚麼破綻。芝

洲道。一些沒有。我因上了年紀。夜裏怕風。每晚臨睡時。房門和窗戶都一齊關上。並且上栓。每天早起。又都是我親手去開。倘夜裏有人搖動。過一定能瞧出來的。悟奇道。你家共雇用幾個僕人。芝洲道。除掉阿興。還有兩個娘姨。悟奇道。伊們睡在那裏。芝洲道。伊們和我的兒媳都住在樓上。我因怕上樓。便住在樓下。阿興是服侍我的。也住在樓下後面的小屋裏。和我臥室的外房。祇有一板之隔。悟奇道。你有幾位公郎。都已娶了媳婦麼。芝洲道。祇有一個兒子。名叫少芝。悟奇道。他可做些甚麼生意。芝洲聽他問到這話。忽然恨恨的道。不肖之子。終日遊蕩。最喜賭錢。每年總得輸去許多。因此我不敢將財產權。交給他收租金。也是自己。去否則。落到他的手裏。他越發要鬪賭了。悟奇點了點頭。又問道。你來託我偵查這事。家中人可曉得麼。芝洲道。他們都曉得的。悟奇道。大概情形。你已說明白。待我考慮一番。再定着手的辦法。俟查明白後。定當到府奉告。說着。拿起芝洲的名片。見背面印着地址。並有電話號碼。就隨手將名片揣入衣袋。芝洲連連道。再好沒有。我回家後。便將酬金預備好。但願兩三日內。即便送來。又閒談了幾句。芝洲便起身告辭。悟奇也不多留。送他去後。就向德之笑道。虧他還是有名的富翁。損失了二千元。竟急到這樣。倘再多些。真要急死了。又道。聽他這

番話。門窗未開。帳箱未破。鎖未壞。保險箱上也毫無形跡。而且前後有一年多的工夫。這錢必非外來的竊賊所偷。顯而易見。我想必是家賊。這案是不難破獲的。德之道對呀。我也是這意思。我並以爲這所謂家賊不外乎兩個人。就是阿興和他兒子少芝。因爲他媳婦是女流之輩。未必有這機謀。兩個娘姨更是不必說了。雖有保險箱上的鑰匙。或者還不會開呢。不過他曾說阿興忠實誠懇。他敢做保證人。料來阿興也無關係。這家賊怕正是少芝。本來他好賭。他父親又未必有多錢給他。所以他出此下策。悟奇道。這原說不定。但我敢說阿興也未見得忠實誠懇。試看他拿一百五十元買一隻本地做

的保險箱。從中必然賺錢不少。又笑道。你未得着少芝做賊的證據。便斷定他是賊。偷被他聽見。定將向你索賠名譽損失。德之也笑道。那末待我去搜羅他做賊的證據便了。第二天早上。悟奇起身後。不見德之。心想他已出去了麼。昨天他未曾在家吃晚飯。回來必已很遲。怎麼一早便出去了。問問僕人。僕人說。昨天他吃過中飯。便獨自出去。至今未見回來。悟奇聽了這話。又想他難得在外面過夜。昨夜不知忙些甚麼……哦。是了。他必是忙着搜羅紀少芝做賊的證據。好顯顯他的手段。悟奇想到這層。便將他丟開。不再放在心上。吃過早飯。坐在書室中沙發椅上。默

想紀芝洲屢次失竊的情由。不多一會。見德之喜孜孜的大踏步進來。見了悟奇。就高聲道。如何我昨天一猜便中。你還說少芝將向我索賠名譽損失呢。悟奇很鎮靜的道。你已搜着他做賊的證據不成。德之點頭道。是。又道。昨天我出去後。便去尋找一個朋友。他向來好賭。本地的各俱樂部。和秘密賭場。無有一處不曉得。凡好賭的人。他沒有一個不認識。我到了他家。一問。剛巧他前夜賭了一夜。早上回家睡眠。那時方纔起來。我見着他。問他和紀少芝是不是相熟。他說在賭場上常會面。並說少芝賭運真壞。十場就有九場輸。輸得虧空纍纍。又說少芝曾和他約定。昨夜同往某處大賭。預備撈本。我聽了他這番話。心想。這正是偵察少芝舉動的好機會。當下我便向這朋友說定和他同去。我就在街上閒逛了一會。又在茶館裏喝了一會茶。約摸六點鐘時。再到這朋友家去。和他同車。一直到了那賭場裏。他本要替我向少芝介紹。我竭力阻攔。他並叫他當着少芝的面。裝做不認識我。我見少芝已有四十左右歲模樣。似很老實。衣服也不華燦。但賭錢時十分闊綽。每次下注都在一百元以上。用的都是拿現錢換來的籌碼。我也換了一百元。夾在內。中胡鬧。免得旁人起疑。約摸過了兩個小時。我記得少芝已輸去四百多元。面前還賸約有二百多元的籌碼。這不正合上

麼。後來又賭了一會。他的籌碼都已輸。站起身。坐到賭台旁邊去。那時我糊裏糊。却贏了幾十元。也就歇手。將籌碼仍舊換成現錢。本想就回家來。因見時候已是一點多鐘。曉得你們必已睡了。何必鬧醒你們。便等那朋友賭興已闌。仍一同到他家過宿。夜裏睡得安。早上便起得遲。我起身後。抹了一把臉。便趕回來了。從這番情形上考察起來。不必說少芝昨夜輸的錢。剛巧是七百元。他那來的這七百元。偏又在他父親失竊七百元。的後一夜。這當中。已是大有意味。因此我相信。昨天所料的不差。了。悟奇聽他說完。低頭不響。一會纔道。七百元數目相同。實是可疑之點。但他既虧空纍纍。或

者。曾向人借到一筆巨款。除還虧空外。剛巧剩。下這七百元。也說不定。左右他家有財產。旁人定然相信。他肯借給他的。因此祇是這七百元。相同。似乎不能當做他偷錢的充分證據。你再仔細想想。以爲何如。德之很爲失望。道。我也曾想到這一層。悟奇接着又道。至多這祇能當作一樁參考。至於他偷錢的充分證據。必須在他身邊尋到那保險箱上的鑰匙。或是替他仿造這鑰匙的銅匠。那纔行呢。德之呆了一會。憤憤的道。我還未吃早飯。肚裏正餓得慌。待我吃飽了。再繼續去搜尋罷。說完。返身出來。悟奇望着他的背影。微微的笑了一笑。

悟奇心想。紀芝洲第一次第二次被竊。必是賊人將帳箱上的鎖撬開。或者竟做造了一柄鑰匙。那鎖雖是廣東鎖式樣。奇巧。但若有心做造。並非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不過保險箱上的鎖。既不易撬開。鑰匙也難以做造。賊人用甚方法。能穀不留痕跡。偷去箱中的錢呢……我想叫芝洲買保險箱。是阿興出的主意。又是他獨自去定造的。難保他不是早有存心。從中搗鬼。芝洲雖說他爲人老實。或是迷信他過分。而且老實人也許能做出奸猾的事。本不能一概而論。今我着手第一步。可先問明這保險箱是在舖子裏買的。再用哄嚇詐騙的手段。向那裏追查。當能水落石出。想罷。便取出紀

芝洲的名片。看清他家的電話號碼。打個電話給他。恰巧他正在家。悟奇就叫他問聲阿興。這保險箱是向那裏買來的。停了好多一會。那邊纔有回話。說是向西涼路一家專造保險箱的店裏買的。悟奇又問店名叫甚麼。又停了一會工夫。回說已記不清了。悟奇掛上聽筒。搖了回鈴。心想西涼路上都是些洋行號家。似乎並無專造保險箱的店。當下就走上大街。坐車到西涼路。來回走了一遍。果然不見。又向人打聽。說這裏從來沒有這種店。心想這明明是阿興說謊。更顯見內中定有蹊蹺。便並不回家。一直來到紀芝洲家。兩下見了面。悟奇說要將這保險箱察看一番。

芝洲道好。便領到他臥室的外間房。悟奇見這保險箱。安放在壁角裏。一面是板壁。一面是磚牆。指着板壁問道。板壁那面。大概就是阿興的房罷。芝洲點頭。應是悟奇。將這保險箱大略看過。見造的很是粗劣。又走到屋後。見是一座後園。阿興住房的窗戶。正朝着這裏。後園的那邊。有一道士砌的短牆。約有八尺光景。高再問芝洲道。這短牆外面。是甚麼所在。芝洲道。是一片空地。大約不久。便將動工造屋了。他們返身回進屋中時。走過阿興的房門口。悟奇朝裏張了一張。見靠着板壁。鋪了一張床。張着藍地白花的布帳。度量這地位。這床後的板壁。那面正是放保險箱的所在。便有意無意的問道。這床向

來。是這樣鋪麼。阿興本跟在後面。連忙應道。正是。芝洲却向他說道。我記得。先前是向着房門。去年夏天。纔搬成這樣。你不是曾說。朝着窗戶。夜裏風涼些麼。阿興不響。悟奇也不則聲。到屋中坐下來。阿興便站在他主人椅背後。悟奇定睛細瞧着他的面貌。雖像是個老實人。但一對黑白。不很分明的眸子。不住的滴溜溜亂轉。分明是工於心計。不禁暗暗點頭。阿興見悟奇儘着向他瞧。神情立刻不安起來。假作鎮靜。望了望壁上的鐘。向他主人道。已經四點鐘了。待我去買些點心給客人吃。說完。等不及他主人回答。撥轉身就出去了。芝洲又嘮嘮叨叨。請悟奇務必設法查

明賊人酬金決不吝惜。悟奇但呆呆坐着。祇管吸煙。一言不發。似乎腦中正斟酌甚麼。一會阿興已將點心買來。放在桌上。仍站在他主人身後。芝洲請悟奇隨意吃些。悟奇並不動手。却正色說道。紀老先生。我實在抱歉。得很。承你不棄。親自去托我偵查這案。我以為是尋常的竊案。便一口答應下來。如今細細一想。覺得這案。茫無頭緒。無從着手。實在沒有本領。能查明。請你另請高明罷。芝洲猛然聽了這話。大吃一驚。楞了一會。纔急急的道。你怎麼說出這話來。你大名鼎鼎。本領高強。誰能再勝過你。你不必客氣。勉為其難。我重重的酬謝好了。悟奇道。酬金雖然豐厚。怎奈我不能查明賊人。也是無法假作。

咳嗽一聲。又道。這賊人心思太巧。設計太奇。使人查不出一些破綻。雖將歐洲大偵探福爾摩斯請到。必然也無法想慢。說是我更慢。說其餘的尋常偵探們了。說着偷眼去看阿興。見他面有得色。芝洲又很悲切的懇求。悟奇始終拒絕。芝洲自言自語道。那末祇得聽憑這賊人猖狂無忌了。說話的聲音。抖得很厲害。臉色也非常沮喪。悟奇也自言自語道。我因這事雖是白忙了一會。毫無結果。兩腿却已奔得痠痛。接着向阿興道。請你替我去喊一部黃包車。不必講價錢。我自會招呼車夫。阿興聽說很起勁的去了。悟奇四顧無人。趕忙走到芝洲身旁。湊近他的耳朵。低低說。



道方纔那番話。因有作用。有意。這般說法。但。你。務必當做是真的。在人面前……阿興面前。最。要緊。裝出很懊惱憤恨的樣子。雖罵我幾聲。無。用。也不妨事。今天已遲了。明天儘黃昏。前。你。到。外面。拿幾百元回來。假說是人家還給你的。你。將錢仍舊放在保險箱裏。並不可有特別的警。備。和。往。常。一。樣。後。天。一。早。我。定。趕。來。將。賊。人。交。給。你。看。但。你。若。洩。露。出。一。些。風。聲。就。沒。有。效。驗。要緊。要緊。芝洲聽他這般說。似乎已曉得賊人。是誰。定要他說出來。悟奇叫他莫性急。後天早。上。自。能。明。白。芝洲又道。你既已將賊人查明。儘。可。將。他。促。住。何。苦。再。叫。我。犧。牲。幾。百。元。呢。悟奇。笑。道。這。幾。百。元。有。如。是。釣。魚。的。香。餌。纔。能。將。賊。

人引來。人賊並獲。使他無狡賴的餘地。而且。這幾百元絲毫不會損失。你儘管放心。芝洲。點。頭。會。意。這。時。阿。興。已。將。黃。包。車。喊。來。悟。奇。祇。向。芝。洲。說。聲。再。會。沒。精。打。采。的。朝。外。走。芝。洲。也。懶。洋。洋。的。並。未。送。他。出。去。

一。警。眼。的。工。夫。兩。天。已。過。去。了。這。天。晚。間。十。二。點。鐘。時。悟。奇。笑。向。德。之。道。你。不。必。費。心。勞。力。再。去。搜。查。紀。少。芝。偷。錢。的。證。據。了。還。是。隨。我。去。做。一。回。賊。罷。德。之。道。你。莫。說。笑。話。我。們。做。賊。去。偷。甚。麼。悟。奇。道。我。們。去。偷。看。別。人。做。賊。這。不。是。很。有。趣。麼。當。下。悟。奇。帶。了。一。根。長。而。粗。的。麻。繩。和。一。把。大。鐵。鎖。挽。着。德。之。的。臂。膀。步。行。到。紀。芝。洲。家。的。屋。後。見。果。有。一。片。空。

地。又走到那道短牆前。取出麻繩。用力往牆上一拋。又往下一拉。繩頭上本扣着一隻很尖銳的鐵鉤。這牆又是土砌的。鐵鉤便牢牢的鉤在裏牆上。悟奇先攀着麻繩。爬上牆頭。德之接着也上來。隨即又將鐵鉤拉下。鉤到外牆上。麻繩却垂到裏面。再先後循着下去。便到了芝洲的後園裏。悟奇見阿興房裏。燈光明亮。就悄悄的走到他窗前。湊着窗紙的破洞。朝裏看時。只見阿興正跪在床上。偏着身子。大概是怕遮住燈光。因爲一盞油燈。是放在窗前的桌上。將裏床的布帳高高揭起。用手在板壁上一摸。便拉開一塊木板。好像壁廚的門。一般門裏露出保險箱後方的全部。不知他又怎樣一弄箱的。

後方又被他拉開來。他連忙伸手到箱裏。拿出五包銀幣。一束鈔票。都反手放在床上。這纔推上箱的後方。和一塊木板。再放下布帳。回轉身。跳下床來。笑嘻嘻的將銀幣和鈔票。藏在一隻竹箱裏。又吸了幾口捲煙。就將燈吹熄了。悟奇看得分明。低低的向德之道。你瞧見了嗎。你還要疑心少芝嗎。德之也低聲道。芝洲說阿興很忠實。不料竟有這等奸計。如今我們既已瞧破。衝進去捉住他罷。悟奇笑道。慢着。讓他再做這一夜快活夢。明早再來打發他不遲。說着。掏出那把大鐵鎖。走到阿興門房前。將鎖梗插入兩扇房門上的兩個門環裏。輕輕一響。已經鎖上。悟奇和德之

仍越牆出去。回家去了。

次晨天纔大亮。悟奇已起身。喊醒德之。來不及吃點心。二人便來到芝洲家。芝洲還睡着。聽說他們來了。一骨碌跳起來。出來相見。悟奇不說甚麼。領他到阿興房門前。掏出鑰匙。開了鐵鎖。推門進去。阿興聽見聲響。正問是誰。德之已將他拖下床來。悟奇上前。揭起他的床帳。見板壁上有一塊木板。是活絡的。拉了下來。在保險箱的後方。細看了一看。使用手在箱底的邊上。一摸摸。摸着一個小揷鈕。用力一揷。箱的後方便慢慢開了。原來這邊裝着彈簧的。芝洲在旁看見。臉都氣白了。悟奇又在那隻竹箱裏。取出銀幣和鈔票。放在桌上。向芝洲道。昨晚你放在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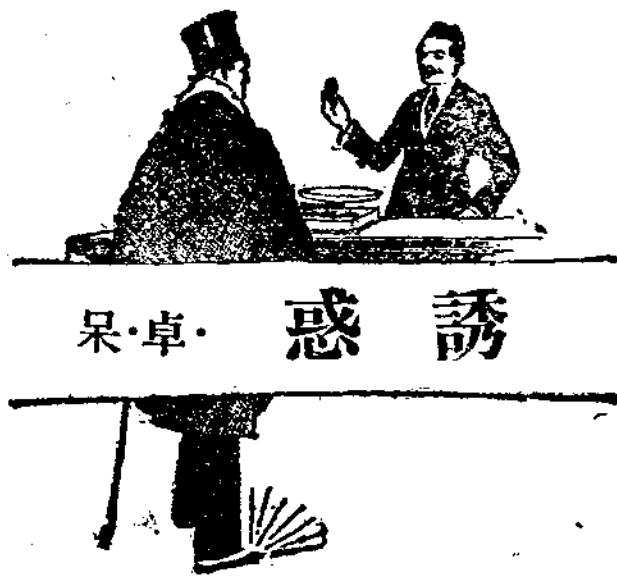
裏的錢。都在這裏。包管不缺分文。又將昨夜的事說了。芝洲拍桌頓足。大罵阿興不止。又道。怪不得當這保險箱買來時。你定叫我放在這壁角裏呢。阿興見事已敗露。也直說道。這方法本是我想出的。但曾送給這保險箱店裏三百多塊錢。他們纔肯費了許多時。照樣做成。至於在這板壁上開門。是在保險箱安放之後。那天主人家都已出去。娘姨們在樓上睡眠。我趁這時候。忙了好多一會。纔弄成功。我本預先托詞。將床搬到這裏。有帳子遮着。自然無人能看見了。這時悟奇又在阿興的衣箱裏。搜出一柄鑰匙。遞給芝洲看道。這把鑰匙和你帳箱上用的廣東鎖。不是正

配合麼。芝洲看了道。正是悟奇問阿興道。你私下做造了這把鑰匙。却在甚麼時候偷開帳箱。竊去裏面的錢呢。阿興道。每天早上。我主人起身後。在房裏洗過臉。便到東邊那間房裏吃早飯。我就在這時候來洒掃房間。這是向來的老例。我兩次私開帳箱偷錢。都正在這個時候。因爲主人很相信我。所以一些不疑心。我悟奇道。你利用主人相信你的心。便幹出這等事來。真是太無良心了。又向芝洲道。你四次被竊。都是這個家賊。俗話說家賊難防。無怪你弄得莫明其妙了。

▲最好沒有題目

芝

我以爲偵探小說頂好沒有題。這句話雖然有些突兀。一時似乎不能夠做到。然而我終希望有此一天。因爲一有題目。讀者先存着幾分主見。興味便減少了。



女打字員秦馥貞。正把那張印刷着德豐證券公司的信箋插進打字機時。聽得裏邊桌上呼鈴一響。伊就停着手立起來。向經理室內去了。一回兒就走出來。對那正在記帳的陶賡之說道。龔先生請你進去。這位只管寫帳的陶賡之。經理叫他進去。實在是很難得的。若是神經過敏的人。或者要疑到飯碗問題上。有什麼危險了。但是他因着向來的經驗。心中沒有什麼不安。就推進經理室的門去了。經理龔和卿。肥大的身體。靠在椅子上。手裏還持着電話聽筒。對陶賡之道。你坐一坐。我就完的說罷。又聽了一下。說了幾句。就把聽筒放在桌上。然後說道。昨天總理先生不在。我忙得把事情忘了。有一萬塊錢現款。必須存入銀行。煩你去走一趟罷。你把數目點點。趕緊到商業銀行去。已經沒有多少時刻了。經理說罷。打開一只黑色方皮包。取出好幾紮鈔票來。陶賡之把他數了一遍。經理說不是一萬零一百零五元麼。說着

仍將鈔票裝入原皮包內。道比平常却是多些。本來應當早些存去。咧事情一多。就此沒有想起。我還是剛纔念及今天又是星期六。明天休息。鎖在這舊鐵箱內。到底不放心。陶慶之便問道。萬一時刻來不及。怎麼辦。經理望着壁上時鐘說道。還有十七分鐘。儘管來得及。你趕緊就去。五分鐘也很夠了。陶慶之便出去戴了帽子。披着大衣。再進來時。經理把鎖好的皮包與鑰匙授給他。他就出門。右手提了皮包。留心着不叫路人注意。穿過很熱鬧的三兩條馬路。往銀行方面走去。心裏只是把那些強盜白晝在路上劫人錢財等事亂想着。他一到銀行門口。走上石階時。那堅牢的門已經閉鎖。推推也不動。暗想。我雖走得不快。決不致會已過十二點鐘了。啊。他胸中不免騷亂起來。忙抬頭看看大鐘。上十二點已過五分。但是多數銀行員總還沒回去。我非存進去不可。僅僅遲數分鐘。諒也不能拒絕罷。他心中自問自答了一回。用拳頭叩叩門。也沒有聲息。他突然的把手縮住了一想。我手裏拿着這貴重的皮包。不可不避人眼目。啊。他想了半晌。便只得急急再趕回公司中去。然而他一回到公司時。辦事人都在那裏退出來。咧就急忙進去見經理室。已鎖着他。又在辦事室內想了好久。覺得從此星期六與星期日非經過一日半。與兩夜。便無可如何。他就怨到經理先生。因着自己的不注意。沒有早一日去。

存。今。天。責。任。要。負。到。我。身。上。來。了。處。置。實。在。太。失。當。罷。他。又。忽。然。想。到。起。初。交。金。錢。給。我。時。經。理。從。那。舊。式。的。鐵。箱。中。取。出。來。並。且。說。起。那。鐵。箱。不。能。保。管。這。種。巨。款。那。麼。我。收。藏。了。這。銀。錢。萬。一。失。去。了。當。然。要。負。責。任。的。啊。陶。慶。之。獨。自。想。了。一。回。以。爲。只。有。把。皮。包。送。到。經。理。龔。和。卿。先。生。住。宅。中。去。了。他。家。裏。定。有。保。存。貴。重。品。的。設。備。的。於。是。決。定。下。午。到。經。理。家。中。去。此。刻。自。己。飯。還。沒。有。吃。先。在。電。話。簿。上。一。查。經。理。住。宅。的。門。牌。且。回。家。去。一。趟。

## 二

陶慶之踏到家中。夫人在廚下叫道。今天回來得比平日遲啊。他答道。今天是本來打算不同來了。他不使夫人覺察。急忙上樓。將皮包鎖在箱子裏。然後下來。夫人就說。今天朝晨那縫衣機器公司裏來收本月分的錢了。慶之道。你付了麼。夫人搖頭道。沒有付。我前天說過了。星期三。我要買一雙皮鞋。咧慶之訝道。你又來了。夫人說什麼。又來了。買了一雙穿到半年以上。咧你打算叫老婆一雙皮鞋穿一年麼。我今天沒有付縫衣機器的錢。關照他過一天再來。咧慶之急道。過一天再來麼。你把錢用去了。叫他再來。你打算怎樣。他怎麼說呢。夫人道。他說。若是不付。下星期六要來取機器。咧實在是期限已經過了。慶之點點頭道。不錯。那麼聽他取去罷。

夫人嘆道：「不行，不是已經付過了五十多元了麼？你真願意放棄麼？廢之道沒法啊。錢沒有，每月拔不出，我是實在困難極了。夫人不快道：我們到底還不致窮到這步地位。你看雜貨店裏老班娘娘伊尙且家裏有一只九十幾元的機器，咧麼之便道好了好了。我來付罷。在我另用錢內付給他，你既愛着，便留在家裏用，不過你此後用錢總要當心些。你怎麼不明白？我薪水是有限的，每月的進款既經不多，大家心裏要買的東西只好各自忍耐着啊。你看我客堂內的木器，不是也爲着一時無錢，起初租着用，後來就每月把代價拔還他，纔算是自己的東西了麼？夫人道：「這些錢也都拔完了，我們最不可少的衣櫥，你何以還不肯買給我呢？當真有了你這麼一點兒本領，一定還可以多得些薪水啊。若是變了我，那是什麼都會做的了。其時談談說說，飯已吃完，慶之立起來道：「沒有力量買了。我辦得到的事，總一一依你的。此刻我要出去一趟，公司中有事，須往經理家裏去咧。晚飯必定回來吃的。夫人收拾碗盞進去時，他上樓取出黑皮包，裝入一只旅行皮包內，還防他移動，四面又襯了幾件舊衣服。這麼一來，人家從外部也看不出裏頭像是一二萬的銀錢了。他一預備好，便出門到經理家中去。不過離此很遠，乘人力車去，也須一點多鐘。他上了車，故意做得忘去大責任的樣子，在車上看着報



紙。其實是到了目的地。他纔心裏寬舒呢。他付了車錢。走進這從未到過的總理家中。上了石階。一按電鈴。出來一個僕人。他就說要見主人。那僕人說主人出門去了。賡之一想。定是他怕見客。所以推托。便取出自己的名片給他。說道。你拿進去說。是有重要事情要見。僕人答道。主人出去旅行了。要星期一早晨纔回來。賡之聽了。只得退出來。一想。很遠的白趕了一趟。這人家不很注目的皮包。運到家中去。却一點不用擔心。但是這一日二夜。叫我怎麼過呢。忽然神經過敏起來了。所謂疑心生暗鬼。他覺得從銀行回到公司。到家裏。家裏到這裏。此刻。又從這裏回去。彷彿後面有什麼人暗暗跟隨着。啊。好容易回到家中。他將皮包塞入一只箱子中。時差不多。纔像蘇醒過來。一般。夜飯時。夫人的話頭。又到衣櫥問題上去。賡之推測着。伊的心理。說道。我答應了你付縫衣機的錢。你又想買別的東西了。夫人笑道。我並沒有這意思。賡之道。你雖沒有直說出來。我却早已明白了。我收入不多。再加現在百物昂貴。東西實在添不得。夫人就說。那麼。你何不想些多賺錢的方法呢。公司裏真當我們可以生活了。麼。賡之聽了不答。因為談到金錢問題。伊往往這麼說的。這一夜。很不安的過了。明天星期日的朝晨。賡之先看看皮包。無恙也就放心。咧。這一天午後。他胸中突然起一個驚人的念頭。他想金錢。

是我各種問題的難關。我現在這麼一點薪水，豈但沒有希望，而且難免生活的苦痛。我若不限制老婆的要求，生活難的苦痛必定更甚。此刻有一萬元在此，拿了，他或是出遠門，或是營商業，或是買房屋田地，很夠，很夠了，就可以把目下的生活苦況突然一變。這金錢確是握在我的手中，誰也不曉得。賡之想了這念頭，自己也不免吃驚起來。一向公司中有人借空了薪水，他尚且以爲他們這些人，竟是特殊部類的人，與我是很不同的。因此他今天自己忽然有這念頭，實在太奇特。他事實上並無竊盜之意，志所以不能稱爲真的誘惑，只好算是一時之妄想。但是他心裏想不定，又想我若是有了這一萬元，什麼都能夠了。賡之因着老婆沒有曉得，自己藏放金錢，倒也暗暗歡喜。這並非不信用，伊怕伊的想像力太敏銳罷了。實在伊的想像力，竟會與誘惑握手，使夫婦二人陷入危險，也未可知的。

## 三

星期一朝晨，吃過東西，他就從箱內提出旅行皮包來，在其中拿了黑皮包，抱在脇下，就此出門路上，想了白白拿來拿去，豈不懊惱。然而此刻看守的職務已完，倒也很喜。他一到公司中，見大家一個人也還沒到，他掛了大衣帽子，將皮包放在桌上，先看看鎖有無變動。一時好

奇心大發。便打開來。想看看內容了。裏頭是一紮一紮的鈔票。他拿起一紮鈔票來看時。他臉色如土。身體無力的。坐在椅子上了。這不是鈔票。乃是切成鈔票大小的報紙啊。他渾身如冷水澆着。兩手亂顫。把皮包中的東西一齊倒在桌上。那裏是鈔票。竟全體是報紙。一萬元已全部失掉。他暫時如失神一般。到聽得足聲。方始醒來。迅速將假鈔票捧入皮包中。投入抽屜內。鎖好。一回兒秦馥貞來了。伊驚道。陶先生。你怎麼顏色很不好啊。他身體遮在抽屜處。答道。沒有什麼。或者是胃病也。論不定。此外。身上很舒服。他說完。急忙打開帳簿來。要避去談話。徐徐把自己的態度想着。爲什麼。我要把失去金錢一事。遮隱着呢。這不是單單一時的遁辭罷了。麼。慶之起初却想把失去巨款一事去報警察。並且向經理說明的。後來爲什麼要隱瞞了呢。一定是責任觀念使他如此的。他自己一壁暗暗辨護着道。我保管着公司中的金錢。自然有責任的。不過事實叛離了我的信用了。他再把失去的原由想着。竟一些也猜不到。他確實斷定決不是提着皮包東奔西走時失去的。赴銀行時。赴經理住宅時。都不會被盜。此外皮包就鎖在自己家裏的箱內。他沒有離家寸步。夜裏也沒有熟睡過。斷不致失去。倘使盜賊踏了進來。總要留些什麼痕跡的。毫無痕跡會失去巨款。他就明確曉得自己以外有什麼人拿了。這

銀錢了他一想便大爲恐怖。渾身覺得一陣惡寒。無論如何自己總難免嫌疑了。要辨解時無非反使疑惑更深而已。其時經理已走將進來。很粗暴的說一聲早啊。賡之也不抬起頭來。他竟決不定應當怎麼辦好。不過一味無理由的想要把失銀一事遮隱着。然而斷不是永遠可以遮隱的。即使經理人爲款子早已存去不來問我到偶然要用的時候向銀行去提款子時不夠起來就此顯露。至少也有四五天他此刻又擔心着不要經理來叫我去。只是戰戰兢兢。事務也無從入手。然而倒不來叫他經理好像早把存款一事忘掉。可憐這陶賡之腦中只有那「誰盜去這錢」的一個疑念。往來着他却沒有想到難道自己患了離魂病去盜的麼。不過自己以外曉得我有這款子的除經理外沒有第三個人經理要來盜。全然沒有這機會。金錢自己保管着。老婆以外有什麼人能走近他。却深喜老婆沒曉得這款子。還想伊曉得了或者會成誘惑也。論不定難道伊從我舉動上看出來的麼。或者從我囁語中知道的麼。伊一見銀錢便受了誘惑。做出不知進退的事來了。麼賡之一壁顛一壁要竭力打消這念頭。那麼誰盜的呢。一萬元以上的鈔票在皮包中。他的確看見的確數過的什麼人竊取去了呢。大約我們雖視爲不可能。此人竟在星期六下午至今晨之間盜了去了一定如此。不過這種情形犯

人實在不容易發見。因此我就不能不儘管負着責任，不能不受這不白之冤。他又想還是向誰說明了情由，使得自己心裏的懊惱輕一點。然而現在決不願向經理去說了。不如向老婆說罷。這是另外還有重要的理由。咧！他想向伊說明一切，便可以確證伊全然不知此事。萬一伊……賡之想到這裏，立刻把這可怕的想像打消了。正午時分他去對經理說，頭裏很痛，要請假。經理一口應承，毫無疑惑的樣子。

#### 四

他出了公司回家中去。途中以為向老婆說明了分去些苦痛，肩頭可以覺得輕些。他剛走近門前時，只見門口有一輛裝木器的貨車，停着階上。立一個人，便是一家熟識的木器店店夥。賡之就不到家裏，有意從門前走過。對自己門內瞧瞧，見老婆平日念念不忘要買的衣服，正在昇進去。他一想，怎麼我對於家計上這樣訓戒着伊，還不留意呢？同時賡之又被一種疑惑所侵襲，以為伊怎麼能夠付這很貴的代價呢？伊怎麼會有錢呢？或者那巨款……他脚步很急的走着，一面想道：一萬元的失去，難道是伊所為麼？賡之對着伊的恐怖想像，打銷了好幾次。但是總覺得伊若一有這意思，便只消在我睡夢中從我袋內摸出鑰匙來，非常容易的

他又想起伊前天說你總要多得些進款纔好啊。若是變了我什麼都做了偷使當真伊被金錢眩了眼睛暗中盜去了。那是罪在我自己誘惑伊的一定是我。若是我起初向伊說明了事由必然就可以免去這誘惑。十分的能夠自制了。只因我一味要遮隱弄到伊突然發見巨款便致精神惑亂全然失了思慮。咧否則伊決不會做出使丈夫負污名的行動的。恐怕就是丈夫受了嫌疑伊也反能夠毫無實在的辨駁無疑。然而此刻已經來不及憑伊怎麼巧妙要避去嫌疑。那購買東西的事實還可以消滅麼。廢之心裏很亂兩足已遠離自己家裏門前走到了火車站了。他就走進去買了一張票做了車中之人。咧既是不能不蒙竊盜的污名。那麼廢之的行爲也不能說他是沒有打算逃走。雖明明是把罪惡向人宣布早晚必致被捕的。但是他一逃走就可以庇護老婆了。伊的行爲無非一時神經錯亂。他很能寬恕伊自己願把身體來犧牲以爲這是對愛妻最後的義務。廢之從此二日間嘗着逃亡者的生活滋味了。他一見街心的警察必定心頭亂跳人多的地方也盡力避開背後聽得腳聲就像有人要來捉他。報紙也不看自己又怕見人心裏的純潔全然失去。他也沒有逃往一百里以外的旅費。不過單單避這麼四五天的網羅罷了。那麼爲什麼要逃走呢。若是懷中真有一萬元那倒不要說他。

懷中實在空無一物。從前瞧見牢獄的慘狀，已很清楚的映入腦中來。並且他心裏的不安，不獨怕人來捕捉他。一回兒對於逃走的可否，又疑惑起來了。因為若是老婆受了嫌疑，那時叫誰去庇護伊呢？除了我不是一個人，也沒有麼？我留在家裏，或者倒能最有效的庇護伊啊！伊痛感我的擁護，時不是能成。我可以避這責任的結果麼？我爲什麼會從誤謬的論理上去想，出逃走是妥當的辦法來呢？自己曾經在某書上見過有某種難以抵抗的吸力，會把犯人再弄到犯罪地方去的。當時却並不留意，此刻覺得自己也被某種強力吸着。在第三天午後繞了遠路，又回到市上來了。他先往那木器店的地方走去。由此不是可以到他家裏可以見那愛妻麼？人家的回到家，中自然幸福。他的回去便不然。他途中暗想我的庇護伊，倘使不能有效，這便如何？我此刻回去，若是已經遲了，這又怎樣？倘使伊不是真犯人，又應當怎樣？現在看來，却是十分之八九是伊了。但是萬一與我的想像相反，伊全然不知銀錢一事，這便怎樣？伊心裏一定難過的啊！我自己一失蹤，一面起訴，一面偵探活動起來。伊一些不知此事，連丈夫的犯罪與否也難以判斷。然而必定連累到伊，要受嫌疑了。即使伊很潔白，世人終究要疑惑伊。賡之這麼想着，強把遲遲不前的足搬運不多一刻，已經望得見自己門口了。正在轉灣處。

突然有人呼喊他了。有人呼喊他。實在是他逃走以來第一次。咧只聽得叫一聲陶先生。此人乃米店裏的老板。又道對不起。府上把帳一齊付清了。還要勞夫人在星期一自己特地來付。咧我從前屢次催促。請你可勿見怪。實在是我們本錢少的緣故。以後我們三節算好了。賡之點點頭。他從米店主的說話中可以推測兩件事情。一件是事情還沒發覺。一件更重大。是老婆手裏確是有錢。伊在星期一付的米帳。米店裏一共欠到有三四十元。伊在星期六還沒有錢。定是星期六以後到手的一切。都明瞭了。

## 五

背後一輛摩托車向前馳去。停在他家的門口。車中人確是進他的門的。就曉得此人是去找他老婆的了。他急急繞到後面。由後門進去。就聽得客堂中有說話聲。他的預感便成現實。他就竊聽時。覺得室中有兩樣聲音。乃老婆和那男子談着。男子聲音雖模糊。似乎很親切。像是公司中的總理。裘良甫先生。他就板壁孔中湊上去聽。只聽得說夫人你不曉得自己丈夫的所在。倒也奇了。切莫瞞我事情。非常重大。又不能永遠遲延着不去報告警署的。其時這逃犯陶賡之便闖入室內。叫道裘良甫先生。室內的二人都大驚失色。賡之也不明白二人之意。



但是他看出老婆臉上有安心之色。他預料老婆是很恐怖的。可見伊還沒明白丈夫之心。賡之忙道：裘先生，我是犯人，銀錢是我盜的。伊什麼也不知道。我特地回來自白了。其時夫人忽然大爲恐怖。不料總理先生道：賡之什麼人說是你盜的？這不幸的陶賡之對裘良甫臉上看着很怪訝的說道：說是沒有什麼人說。良甫更不明白。又道：龔先生不見得說罷。賡之道：龔先生並沒說什麼。你怎麼以爲如此？良甫說：我全然不信是你盜的。在未聽你詳細講述之前，決不敢亂想。賡之卽道：那麼銀錢失去的事情，你一齊明白了。麼？良甫應道：一齊明白了。皮包在你抽屜內發見。咧！我一見皮包就曉得你失蹤了。不過我總不信是你盜的。賡之把他的話一句句很驚愕的聽着。纔說道：是啊！我到底不會做這種可怕的事。那麼究竟是誰盜的呢？良甫微笑着坐下來道：自然另有其人。我特地打算來救你。你自己看來以爲誰是犯人？賡之道：難道是龔先生麼？良甫點頭道：不錯。他把皮包掉換的。我向來不贊成他那種過分奢華的生活。活造着巨大的住宅。晚上又天天賭着。我早料到總有一天要不了。怎麼開銷得夠呢？我近來暗暗留心時，曉得他正做着投機買賣。你也是公司中人聽得了這種消息。心裏一定也不快的啊。在發生這重大事件之際，我先說一句：我是向來深知你底細的。我到底很可以鑑別人。

的善惡賡之驚着插嘴道龔先生竟做這可怕的事麼萬一我其時趕得上銀行的時刻不是立刻要顯露了麼其時他不能不與我同樣的受嫌疑啊賡之很難深信良甫說不錯但是你竟沒有趕上銀行的時刻這就有一個推斷此事真相的理由了賡之說也沒有什麼理由不過他叫我不用急急罷了良甫道你且聽了我在星期六的一天纔回來事情總算比預算早辦完了所以想另外再到一處地方去不過需用的帳目等都在抽屜內所以留心着火車時刻急急趕回來一趟我一入公司中自己室內那總理室與經理室不是僅用板壁隔着麼我急急拿了東西要出去一想也沒有去見經理的時間了向他那邊一看……賡之即道看見什麼你那邊也瞧不出他室內的啊所見不過天花板罷了良甫道他那近天花板的一面牆上極高之處不是下面一口櫥上面有一只時辰鐘麼我其時瞧見龔先生用手在鐘上將針撥退十五分鐘本來十一點五十分變成三十五分了賡之急道那麼他故意使我趕不上銀行時刻的麼良甫點頭道其時我也不明白他做什麼乃是後來想到的他把這星期六星期日兩天工夫使銀錢放在你手中這一來到後來曉得失去自己就受不到直接的嫌疑了我若沒有親自見他撥鐘那也決計想像不到的我此刻特地爲援助你而來我與他二人合

資經營事業雖已很久。不過我看他的舉動總很不快。若是要分開。了各做各的事。他也未必肯走。我忍耐着許久。實在忍不住了。此刻要送他到警察署去呢。一來弄得大家曉得。二來他也很可憐。還是去勸他把錢還了多少。就此雙方脫離關係罷。你也現在與我同去說破他那戲法的內幕。如何他萬萬賴不掉的。把他驅逐之後。非再換一個經理不可。賡之這就是你要加薪的意味。你現在的職務。另外再雇一個司帳員罷。賡之一聽喜得幾乎疑是夢景。回頭看夫人時。伊更現着滿足之色。他便對夫人道。恕我想我。我因為看了你買着傢具付了米錢。……夫人叫道。你不是情願替我負罪麼。爲着我的事進監牢也願意麼。我真好歡喜啊。我便想無論如何。必須報答你好意的幾分之一。我一向的浪費。實在不應該。現在明白了。星期六星期日。你很擔心着。我只是以爲大約爲着家用的事。見我用錢太闊綽。累你非常愁悶。所以星期一。你一出門。我就到縫衣機公司裏。叫他把機器搬去。算還已付之錢。因此我可以添辦傢具。付清米錢了。啊。賡之就把手攔在伊肩上。湊上去看伊臉上。二人何等歡喜。賡之又說。此刻我與裘先生出去了。你快到縫衣機公司去。關照仍舊把那機器送來罷。從此以後。你愛什麼。總可以買給你了。夫人眼中溢出快活之色。來答道。我愛的東西。什麼都齊備着啊。

## 偵探小說瑣語

范煙橋

聊齋記于中丞事。路間見健夫。昇少婦。遂疑有他。因之破巨竊案。則誠從人情推測而得也。其記詩讞。則以南郭所見題壁詩。與箒頭之作。口角相類而疑之。所謂偶然幸中。殊不可爲訓。其術較之對勘筆迹。更覺影響而不易捉摸矣。記臙脂曲折可喜。頗有偵探小說之結構。惟借神以行其狡獪。則惟當時能之。若在今日。決無有行之者。卽行之。律師得而辯之矣。至猜度心理。靈心妙思。輒爲擊節。其事有演爲新劇者。卽成電影。亦必有可觀。

# 狗兒

慶霖

粵。市。中。嘗。見。一。姣。好。女。子。  
携。餐。盒。姍。姍。來。首。裹。黑。巾。鳳。  
髻。半。顰。娥。媚。間。有。英。武。氣。跌。  
雙。足。圓。趺。六。寸。光。豔。可。鑑。粵。  
俗。女。子。多。天。足。兼。多。赤。露。茲。  
之。携。盒。將。餉。其。夫。也。夫。爲。番。  
攤。賭。館。門。者。粵。中。故。多。盜。凡。  
金。錢。富。有。區。盜。恆。往。劫。之。攤。  
館。博。者。多。富。豪。故。館。主。不。吝。  
重。價。聘。勇。者。爲。衛。婦。夫。其。一。  
也。夫。名。何。傑。以。勇。名。力。能。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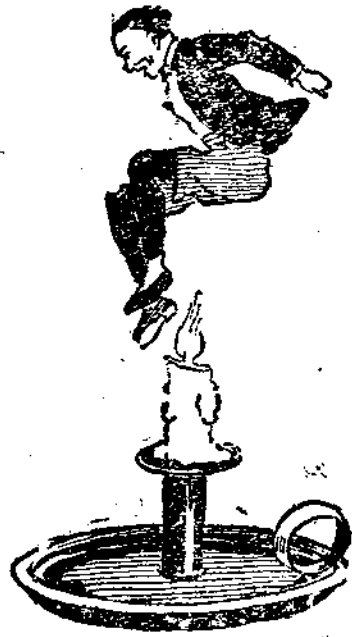
二。巨。壺。高。作。旋。風。舞。尤。精。內。  
工。人。與。鬪。無。不。披。靡。館。中。所。  
集。皆。富。賈。盜。輒。覬。覦。其。隙。傑。  
知。之。防。範。殊。嚴。某。日。之。夕。婦。  
携。盒。來。先。是。傑。內。急。欲。更。衣。  
館。內。博。正。豪。夜。已。闌。門。未。闔。  
傑。不。敢。行。見。婦。至。喜。有。代。者。  
因。如。廁。盜。謀。小。旋。風。日。佈。館。  
左。右。見。傑。去。以。爲。可。逞。小。旋。  
風。心。豔。婦。色。乃。直。前。撫。婦。腹。  
曰。若。夫。何。之。娘。子。此。處。何。便。  
便。能。視。乃。公。否。婦。初。不。疑。其。  
盜。以。爲。市。中。輕。薄。兒。也。怒。推。

其。肩。小。旋。風。顛。躓。幾。仆。知。婦。  
爲。勁。敵。乃。直。前。拳。其。腹。婦。覺。  
有。異。姑。以。腹。就。迎。之。盜。拳。中。  
陷。堅。不。可。拔。若。置。手。熾。炭。中。  
痛。極。而。呼。於。是。黨。徒。蜂。湧。而。  
至。者。凡。十。數。輩。均。桀。悍。凶。暴。  
婦。悟。爲。盜。大。驚。匆。遽。間。急。舉。  
足。蹴。小。旋。風。腰。小。旋。風。捉。而。  
曳。之。婦。仆。小。旋。風。亦。仆。覆。婦。  
上。遽。吻。其。頰。婦。大。恚。力。扭。小。  
旋。風。之。臂。臂。折。遂。暈。絕。婦。急。  
起。盜。衆。已。相。將。入。人。夥。莫。之。  
禦。陡。憶。囊。中。尙。儲。有。銅。蚨。十。

數。枚。乃。一。一。出。而。擲。之。中。者。輒。仆。衆。怒。拔。刀。相。向。婦。徒。手。知。不。敵。正。危。急。問。會。傑。馳。至。與。盜。奮。鬪。婦。從。旁。助。傑。盜。不。敵。死。者。十。四。人。惟。盜。魁。滿。天。飛。與。小。旋。風。得。脫。明。年。婦。生。一。子。啼。聲。頗。宏。知。爲。偉。器。名。之。曰。狗。兒。夫。婦。私。議。念。所。入。雖。豐。而。結。仇。太。過。非。久。計。不。如。棄。而。之。他。因。辭。館。主。摒。擋。一。切。隱。居。鄉。間。結。茅。爲。廬。前。扉。臨。水。小。柳。成。陰。廬。後。闢。田。數。畝。自。耕。自。織。晏。如。也。狗。兒。

五。齡。頗。聰。穎。令。讀。村。塾。輒。逃。學。與。牧。猪。奴。戲。膂。力。天。生。喜。毆。人。人。莫。能。敵。傑。知。其。然。遂。令。狗。兒。輟。讀。而。修。武。悉。心。教。授。不。二。年。藝。猛。進。一。日。狗。兒。嬉。於。村。中。河。濱。時。值。嚴。冬。河。結。薄。冰。狗。兒。往。來。冰。上。飄。忽。若。燕。適。有。二。客。過。見。而。訝。曰。是。兒。技。在。吾。輩。上。不。圖。小。小。村。落。出。此。人。傑。狗。兒。見。人。窺。已。一。躍。馳。去。二。客。躡。之。抵。何。傑。家。徘徊。門。外。會。何。婦。啓。門。出。問。客。何。來。客。視。婦。者。再。忽。

直。前。詢。曰。別。七。年。矣。娘子。尙。識。我。輩。耶。婦。諦。視。客。一。爲。滿。天。飛。一。則。小。旋。風。也。知。二。人。爲。尋。仇。來。急。轉。身。入。盜。亦。隨。入。遂。共。格。鬪。何。傑。聞。聲。出。拔。刀。助。婦。二。盜。藝。非。昔。比。傑。夫。婦。漸。不。敵。正。危。殆。間。狗。兒。斗。自。屋。後。出。奮。躍。而。前。竄。入。滿。天。飛。袴。下。以。肩。承。其。檔。擊。其。下。腹。滿。天。飛。立。仆。臥。地。不。能。起。狗。兒。更。趨。小。旋。風。一。躍。過。其。顛。伸。指。挾。小。旋。風。兩。目。嗚。呼。小。旋。風。盲。矣。



## 連環黨下

恥痕

他二人到了警署。警長劉子明接見。問明情由。隨即帶了一個偵探。名叫汪仁。四名法警。先到寶玉家中察看。只見一所空空洞洞的房子。並看不出一些形跡來。鄰右所講的話。也和先前善培說的相仿。警長看了一回。又折到雁秋家裏。雁秋遂將田洪寫的那張字條拿給警長看。警長問雁秋失了什麼東西。雁秋道。我今早實在氣昏了。還沒有查看呢。說罷便回身進房。各處翻檢了一回。出來道。別樣都沒少。祇不見了……說到這裏。便縮住了。把劉子明扯到一邊。低低的對他說道。你不是曉得我有一柄手鎗的嗎。這東西。往常是帶在身上睡覺的。昨天因為要換貼身衫袴。所以解下來。之後就順手放在桌上。記得上床時還看見的。

不知怎樣失去了。警長道：你上床之後，田洪進過你的房，沒有雁秋。想了一想，道：進去過的我，因爲口渴，叫他倒了一碗茶給我。警長點點頭，又道：田洪跟你幾年？雁秋道：連今年五年了。平時很忠誠的。警長道：他自己的東西多帶去沒有？雁秋道：一件多沒帶去。連他兩年來存在我跟前的薪工錢也沒有付。這時汪仁插口道：你往常到寶玉那裏去，頑田洪都跟你去嗎？雁秋道：那是常常跟去的。我無論頑到什麼時候，他總坐在樓底下等着我。一同回來。汪仁道：你這裏可有他近來的照片？雁秋道：有的。隨進去取出一張半身照片來。汪仁接過一看，又將雁秋仔細打量了一番。頓時臉上現著很愉快的樣子，好像得到什麼綫索似的。順手將照片遞給警長道：你看，這就難怪了。警長接過來一瞧，並瞧不出什麼。不過那照中人神采奕奕，比較雁秋粗獷的相貌實在相差甚遠。因問雁秋：寶玉的照片你這裏有嗎？雁秋道：那倒沒有。我屢次向他索，他總不肯。說要我娶了他才肯給我呢。這時善培忽起身向劉子明道：警長看這兩起案子，究竟可有聯帶的關係？子明聽了這話，並不回答。回頭望了汪仁。汪仁道：這個問題無論什麼人都能解決。倘若沒有關係，爲何同在一夜發生呢？現在距離發案時間還不遠，我們應當趕緊回去派人四出緝，勿使漏網。遲延下去，就有些費事了。警長點頭稱是。當下便起



身和雁秋作別。約他三日後到署聽信。臨行並問明了寶玉的年齡相貌。方乘車而去。回到警署。警長問汪仁道。你怎麼能斷定這兩起案子是一起的呢。汪仁笑道。這點感覺都沒有。還能當偵探嗎。你但看那張照片。田洪生得何等漂亮。他又常常到寶玉院中去走動。常言道。鴛兒愛鈔姐兒。愛俏現在的妓女。那一個不是在客人面前裝着正經骨子。裏却去姘車夫。軋西崽。大約寶玉也看上了田洪。私下和他有了首尾。遂定計騙取雁秋銀子。約期潛逃。他們有了兩三萬塊錢。到處可以安身享福。所以田洪連薪工行李都不要了。祇盜了雁秋的手鎗。以爲防身之具。他們的去向。雖不能斷定是那一方。但是總離不了滬甯路綫。現在可再派一人和我分做兩路。一個往上海。一個往南京。再打幾個電報給沿路各車站。凡有下車人等。一律嚴密偵查。他們就插着翅膀也是飛不了的。呀。警長聽他說完。不住的點頭道。極是極是。你的腦筋。究竟比我靈敏。我看卜宗庸還幹練。西北一路就委他去罷。

到第三天。雁秋正想親往警署。忽見警長差人送來一封信。略謂「頃據汪卜二探歸報。尊案逃犯花寶玉。田洪等。業由金陵北上。贓物尙未俵散。弟爲欲迅速破案起見。隨飭汪卜二探。即日北走津。京務求弋獲而後已。望先惠助旅費洋三百元。案破後再索酬謝云云。」雁秋看了

這信不敢怠慢。隨即拿了三百塊錢。親自送到警署。警長對雁秋道。老兄的事。兄弟不敢不竭力辦理。此時確已有八分把握。不過還沒到可以宣布的時機。請老兄暫時耐心守着。不出禮拜。保可人贓並獲。那時老兄再來賀我的成功。就是了。雁秋聽他說得這樣把穩。心中甚是歡喜。興忽忽的告辭回家。因為兩天沒看見善培。便繞道走到他家裏去。只見樓底下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上樓去。一瞧。更令他大吃一驚。非但不看見善培。連房裏的陳設。床上的被褥。一概都不見了。心下好生疑怪。回身下來。才見那女傭從外面走進來。連忙問他道。你主人那裏去了。女傭道。主人麼。昨天夜裏往上海去了。他說這一次要耽擱多天。才回來。所以連鋪蓋都帶去了。還有一封信。他教我等先生來時。交給先生的。說時。便走到書桌抽屜裏。拿了出來。雁秋接過來。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道。

雁兄賜鑒。君知我爲何如人乎。我乃連環黨黨員也。

雁秋看了這兩句。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暗想連環黨乃是上海著名的騙黨。他怎麼竟會做了黨員。哦。前次我在他這裏看見的那些空信封。不是背面都有三個連環圈嗎。這大約就是他們黨中的暗號了。我這人真懵懂。和他相處這些時。竟一些沒有覺察。再接下去看道。

君知花寶玉爲何如人乎伊亦連環黨黨員也君由北來滬時吾黨中已有人尾隨君後知君腰囊頗富亟報黨魁黨魁知吾與君有舊故委吾承辦蘇寓乃吾黨機關部樓上深局之一室爲祕密會議處寶玉家席上諸客均吾黨健者別墅友朋云云悉係托辭知君愛好女色故用脂粉計既以二萬金賺君入彀本不難使寶玉歸君乘君不備爲一網打盡之計無奈君家田洪眼光銳利吾等祕密已大半爲其窺破若再遷延必致債事寶玉既去吾本想再與君周旋數日然後託詞他去一以弭君之疑一以保全友誼詎事機不密乃有田洪失蹤之變田洪此去必爲追蹤寶玉無疑然吾黨護寶玉而去者三人田洪焉能敵今明必當遄歸慫君赴滬報警勦滅吾黨君如明達勿爲所惑蓋吾黨消息靈敏祕窟極多豈警卒所能加害徒爲君樹敵耳君餘資尙豐儘足安享一世區區之失庸何傷須知吾黨所行雖不正當亦嘗耗糜數月之光陰數人之精力始能得此相當之代價君達人詎不能諒解耶屬在舊好敢以直告聽否惟君別矣再見

培再拜

雁秋看完了這信把前前後後的情形又拿來融會了一下真是如夢初醒心想我失了兩三萬塊錢原不值什麼但是田洪此去吉凶未卜倘若竟發生意外我怎樣對得起他呢可笑那

糊塗的警長還說逃犯已經到了北京哩。不是在那裏做夢嗎？他一壁想一壁將信箋摺疊好了。揣在身邊，沒精打彩的走回家來。將要到門口，遠遠地看見門外停着一輛黃包車，車邊立着一個人正在那裏付車錢。雁秋仔細一看，正是田洪。他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便直着嗓子嚷道：「田洪，你回來了嗎？」田洪抬頭見是雁秋，連忙迎上前去，打了一恭，道：「小的回來了，望大人恕罪。」雁秋道：「快別說這些罷。我且問你，你吃虧了沒有？」田洪道：「大人怎說？我要吃虧，難道我去的目的大人已經知道了嗎？」雁秋道：「怎麼不知道？因把剛纔看了善培信上的話，一一告訴田洪。」田洪道：「這廝真狡猾，他若不去，我不肯饒他呢。」雁秋又問他這兩日的經過情形。田洪道：「說來話長。我們且到屋裏坐下再談罷。」於是二人走進室中。田洪脫去外衣，從腰間拔出手鎗，交還雁秋道：「幸虧帶了這東西去，總算還不空跑一趟。不然，倒有點危險哩。」雁秋道：「你究竟怎樣看出寶玉要逃走呢？」善培說他們的祕密已被你窺破，大半你怎的不早些告訴我。眼睜睜看着我入他們的陷阱，這是什麼意思？」田洪笑道：「這就是做偵探的作用呀。不如此，那裏顯得出我的手段來？」善培的言語舉止，我一入眼，就看透了幾分。皆因大人和他自幼同學，當然曉得他的家世，所以不敢決定。後來大人結識了寶玉，我常常跟在那邊，看見寶玉來的時候，

無論那一次馬車中總有一個男人陪着那人前後不一把寶玉送到門口他並不下車依舊隨車而去大人坐在樓上當然不覺得我用冷眼瞧着那幾個人的面貌都認得爛熟原來就是善培在寶玉家裏請來陪你的那班朋友有時竟是善培自己好像輪班護衛一般我起先看了這種狎褻形狀心中很替大人不忿因爲寶玉在大人面前往往故意矜持背地却和家人親熱又恐將來要鬧出醋海風波所以勸大人少要去不料我這一著却猜錯了他們的輪班陪侍乃是一種作用蓋恐寶玉立志不堅或竟爲嫖客所誘背黨潛逃因此監督着他然而我當時却没有見到這裏祇立意要探一探他的居處有一晚我和大人從寶玉院中回來時候大人睡了重復走回去立在暗處見寶玉剛從裏面出來日間送來的馬車和車上的變相護從都在那裏候着寶玉既上了車我也急急跳上一輛黃包車遠遠的跟在後面走不多少路車便停了我仔細一看乃是興隆街寶玉下車進了一家石庫門門便撲通關上那車又開往別處去了我立在門口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抬頭看見門口電燈泡上有米粒大小的連環紅圈三個這明明是一種暗號我既發見了這個暗號纔決定他們是連環黨當時便想回來告訴大人報官捕捉轉念一想他們此時正抱着絕大的慾望一旦鬧翻了他們的計劃立

時。失。敗。然。而。必。不。肯。甘。心。或。且。放。出。激。烈。手。段。來。於。大。人。反。有。不。便。最。好。隱。隱。約。約。的。點。穿。他。使。他。知。所。戒。懼。不。敢。暢。所。欲。爲。才。是。兩。全。之。道。適。巧。第。二。天。大。人。把。一。封。信。一。瓶。茶。葉。教。我。送。給。善。培。我。便。暗。暗。的。在。茶。葉。瓶。和。信。封。上。都。圈。了。三。個。連。環。圈。善。培。接。着。一。看。頓。時。呆。了。一。呆。又。對。我。瞧。了。幾。眼。我。以。爲。他。已。相。喻。於。無。形。或。者。可。以。奸。謀。中。止。不。料。三。日。之。後。大。人。娶。寶。玉。的。事。就。發。生。了。他。們。恐。怕。我。要。勸。止。大。人。所。以。先。在。各。家。報。紙。上。宣。布。倘。若。翻。悔。就。要。要。求。你。賠。償。他。的。名。譽。損。失。我。曉。得。他。們。已。經。有。了。感。覺。所。以。改。變。方。針。利。在。速。售。交。款。的。那。晚。一。定。要。逃。走。了。我。因。爲。要。試。試。我。的。預。料。果。否。中。鵠。便。瞞。着。大。人。帶。了。手。鎗。走。到。興。隆。街。只。見。寶。玉。先。前。進。去。的。那。所。房。子。大。門。虛。掩。輕。輕。的。推。開。一。看。一。個。人。也。沒。有。知。己。脫。身。連。忙。趕。到。車。站。那。時。南。京。來。的。特。別。快。車。將。要。開。了。我。急。急。買。票。登。車。立。在。車。門。口。一。望。却。看。不。見。寶。玉。的。蹤。影。又。走。到。前。一。節。車。上。去。瞧。也。沒。有。心。想。他。或。者。乘。的。是。頭。等。橫。豎。下。車。時。候。總。要。看。見。的。不。一。會。到。了。上。海。我。先。跳。下。月。台。留。心。看。下。車。的。人。果。見。寶。玉。從。頭。等。車。室。裏。跑。了。出。來。後。面。還。跟。着。三。個。人。我。認。得。都。是。他。的。黨。羽。這。時。我。本。就。可。以。報。告。崗。警。拿。住。他。們。一。想。不。對。我。先。要。探。出。他。的。巢。穴。來。才。可。以。一。網。打。盡。咧。因。卽。擠。在。人。叢。中。遠。遠。的。尾。隨。着。那。知。一。出。車。站。門。早。

有一輛汽車停在那裏。那三個黨羽一躍登車。鳴的一聲風馳電掣的去了。當時我自己沒有汽車。再也追不上。心中非常懊惱。幸喜寶玉還沒有去。我惟有釘住他。看他往那裏跑。正這樣想着。瞥見寶玉已跳上黃包車。我也急急喚車。坐着叫車夫跟在他後面。走常常離開一丈多路。約摸走了三四里。光景漸漸到了冷僻地方。兩旁並沒有路燈。星光中隱隱看見路邊的房屋矮小。得和雞棚相似。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我想他們真是乖巧。窩藏在這種地方。官廳自然不會注目。又行了一會。眼前陡然發現一所高大的洋房。門口懸着一盞鮮明的電燈。寶玉就在電燈底下。下了車。付過車錢。揮手叫車夫去了。我也照樣的跳下車。悄悄的立在暗處看他。並不進去。也不走動。呆呆的站在那裏。好像等候什麼似的。我恐怕被他看見我的身影。便把身子移後一些。那知才一舉足。猛不防肩膀上被人痛擊了一下。情知不妙。連忙掣出手鎗。迴頭看時。見有一個穿短衣的人立在我後面。昏暗中。看不出面貌。那人見我迴頭。雙手一舉。便有一條很粗的繩。直向我頸項中。捧來。我把頭一偏。順手搶過那繩。用力一拉。那人直向我懷中撲過來。這時我又恐寶玉兔脫。慌忙三脚兩步。走到洋房門前。寶玉見我握着手鎗。登時嚇得面孔失色。伸手便想敲門。我低聲喝道。止。舉手。他果然把兩手高高舉起。我又說。

隨我來……他也很馴服的跟着我跑約摸走了二里多路那裏更是荒僻了。我才停了脚步問他身上可有手鎗。他顫聲答道沒有。我大略在他衣袋裏搜了一搜然後叫他把手放下說道你們所幹的我統明白了。你休得害怕。我現在要問你幾句話。你須從實回答。我若有半個謊字那時休怪我無情。他只管低着頭答應了一聲。是我道剛才擊我的是什麼人。他道伊是我們黨中的健將。名叫李東河。我道他爲何曉得我尾在你後面呢。他道你在蘇州上車我們已看見了。曉得你是追蹤而來。下車時候單教我把你引到這裏。他們三個人當中兩個人送銀子回轉黨部。一個人跟到這裏來。想在暗處把你捆起毒打一頓。使你吃着苦。知難而退不敢和本黨作對。那知你身手靈活。又帶了手鎗。所以大約他已經嚇走了。我道他們三人明明同乘汽車去的。你怎說兩個人回黨部呢。他道那是他們掉的鎗花。其實汽車開去不多遠。李東河就跳下來了。我道兩萬銀子都給他們拿了嗎。他說是的。我身上一點也沒有。我說首飾想都是你帶着。快除下來給我聽。我問到首飾嚇喘了半晌。我厲聲斥道。這時候還要支吾嗎。須知這東西不講交情的。說時便把手鎗對准了他的胸脯。他嚇得抖起來了。連忙從頭上。手上一件一件卸下。交給我。我用手帕包好。揣在懷裏。一想時候就攔已多。倘若李東河回黨



報。告。帶。了。大。隊。人。來。那。時。寡。不。敵。衆。恐。怕。要。吃。眼。前。虧。咧。因。對。他。道。你。也。是。好。好。一。個。人。那。裏。尋。不。到。飯。吃。爲。什。麼。要。跟。着。他。們。幹。這。種。事。情。你。的。心。地。很。明。白。還。是。趁。早。脫。離。免。貽。後。悔。我。看。你。怪。可。憐。的。也。不。來。傷。害。你。去。罷。他。這。才。戰。戰。兢兢。的。去。了。此。時。已。有。四。更。多。天。我。趁。着。微。微。的。星。光。向。前。走。去。好。久。才。走。到。一。條。稍。爲。整。齊。的。街。道。尋。着。一。家。小。客。棧。胡。亂。住。了。一。宵。昨。天。本。就。可。以。回。來。因。念。寶。玉。給。我。的。首。飾。不。要。是。假。的。隨。取。出。來。送。到。珠。寶。店。裏。去。看。過。了。方。才。放。心。說。時。又。從。懷。中。掏。出。一。個。手。巾。包。遞。給。雁。秋。道。你。瞧。可。還。是。原。物。嗎。雁。秋。接。過。去。打。開。來。一。看。道。一。點。也。不。錯。你。的。本。領。真。強。啊。田。洪。道。我。那。時。腦。筋。已。鬧。昏。了。却。忘。記。一。件。事。沒。有。問。他。的。黨。部。在。那。裏。依。舊。不。能。搗。巢。滅。穴。轉。念。一。想。那。所。高。大。洋。房。或。者。也。是。他。們。的。窟。宅。因。卽。依。着。昨。晚。走。來。的。影。慢。慢。摸。到。那。裏。只。見。門。上。掛。着。一。塊。「。某。某。公。司。貨。棧。」。的。銅。牌。再。看。看。電。燈。泡。上。並。沒。有。黨。標。心。想。這。就。奇。了。既。不。是。他。們。的。巢。穴。爲。何。昨。晚。寶。玉。看。見。我。走。到。他。身。邊。就。想。舉。手。敲。門。呢。田。洪。說。到。這。裏。略。爲。停。了。一。停。雁。秋。問。他。道。你。可。曾。看。看。門。牌。上。的。號。數。嗎。田。洪。道。怎。麼。沒。有。看。好。像。是。利。物。浦。路。三。百。二。十。八。號。吧。雁。秋。聽。了。這。話。不。覺。失。聲。道。啊。呀。這。正。是。他。們。的。黨。部。啊。因。把。從。前。看。見。空。信。封。的。話。對。田。洪。說。了。一。遍。田。洪。頓。足。道。你。怎。地。

不。早。些。告。訴。我。這。回。真。是。便。宜。了。他。們。了。雁。秋。道。你。和。寶。玉。開。談。判。的。時。候。說。不。定。他。們。還。在。黨。部。近。地。尋。你。哩。沒。吃。着。虧。還。是。僥。倖。田。洪。道。那。時。我。有。手。鎗。在。手。裏。倒。不。怕。他。昨。天。也。曾。留。心。探。訪。了。一。天。到。底。沒。探。出。蹤。跡。後。來。又。想。善。培。還。在。蘇。州。大。人。不。要。再。給。他。騙。了。因。此。今。天。急。急。趕。回。來。那。知。這。廝。已。經。遠。颺。可。見。他。對。於。我。也。是。很。注。意。的。了。但。他。信。中。說。是。祕。窺。極。多。警。卒。不。能。加。害。這。話。倒。是。實。情。在。大。人。看。還。是。就。這。樣。罷。手。呢。還。是。求。個。水。落。石。出。呢。雁。秋。道。算。了。罷。古。人。說。得。好。窮。寇。莫。追。就。這。樣。他。們。也。曉。得。你。的。手。段。了。不。過。劉。子。明。拿。了。我。三。百。塊。錢。去。看。他。一。禮。拜。後。怎。樣。來。回。復。我。

(完)





## 雪裏紅

何樸齋

上海勞敦路警察分署署長史興在辦公室裏對大偵探衛靈道照這樣的案子已經第二次了。不過這回夏敖欽既然被殺他的兄弟夏海欽又同時失蹤更加覺得棘手些。哩衛靈道出事的地點在那兒史興道兩次都在邁爾路鬼谷別墅的門前因爲那裏很荒僻沒有站崗警察並且鬼谷別墅的主人金宗鑑已避暑去了這屋子裏沒有人所以凶手可以任所欲爲了。衛靈道那末發現夏敖欽屍體的是誰史興道是一個鄉人叫王青山的他今天一清早挑了菜要到小菜場去經過邁爾路就看見那個屍體他當時嚇昏了把菜擔也拋在那裏。一徑趕到這裏來報告我立刻同驗屍官吉亨去檢驗據吉亨推測夏敖欽是在昨晚十二點鐘以前死的屍旁並沒有什麼凶器最可怕的死者的頭已破開腦子也沒有了衛靈聽到這裏似乎很注意想了一回纔說道上回出事那鬼谷別墅的主

人已經出門嗎。史興道：「大約已出門一禮拜了。」衛靈道：「現在你把上回出事的情形大略告訴我罷。」史興在袋裏摸出一本日記冊子來，翻了一回，就念道：

六月二十五日早上，有退職巡警馬隆生來署報告，邁爾路鬼谷別墅門前有人被殺，頭頂裂開，腦子失去。我同吉亨去勘驗，果然同報告的一樣。後來有屍親包洛生來認領，纔知道死的叫包咸倫，就是洛生的兒子。這案子到現在還沒有……

史興讀到這裏，衛靈道：「我已明白，不必再讀下去了。照你記的算起來，上回出事是六月二十五。昨天夏敖欽被殺是七月二日，第一次同第二次恰巧相隔一禮拜了。」史興道：「不差。」衛靈道：「現在夏敖欽的屍體想已在陳屍所裏，請你領我去檢驗一下。」

「康克！你對於這案的意見怎樣！」這句話是衛靈對他的助手康克說的。康克笑道：「衛靈先生！你又來考試我了。」衛靈道：「不是這樣說。在我們沒有下手之前，不妨研究一下。」康克道：「我的意思這並不是謀殺案。」衛靈詫異道：「不是謀殺是什麼？」康克道：「或者有什麼野獸把他咬死，吃了他的腦子。」衛靈笑道：「斐洲却有食人獸。講到上海地方，雖然邁爾路極荒僻，斷沒有奇異動物發現的。」康克道：「雖沒有食人獸，那獐狐狼兔也許有的。要是被人謀殺，爲甚沒有致」

命的地方。并且腦子失去。又什麼解釋呢。衛靈道。我剛纔仔細驗過。頭頂裂開的地方。很光滑。似乎用刀割開的。絕不像被獸類所咬。還有一層也得研究爲什麼。兩案都在鬼谷別墅的門前。康克道。那末你疑心鬼谷別墅的主人嗎。衛靈道。我並不疑心金宗鑑。或者是別墅裏的傭人等輩。也未可知。金宗鑑在莫干山避暑。我已經打電報給他了。說時有人推門進來。衛靈一看。原來是傭人臧桂。遞進一個電報來。衛靈道。這定是金宗鑑的回電了。你把他譯出來罷。康克照電報新編譯了出來。大家看道。

衛靈先生！我全家在此。別墅中空無一人。謹復。

金宗鑑

康克道。照復電看起來。這案並不是別墅裏人做的。你的推測錯誤了。衛靈作不悅狀道。我的思想不見得錯誤。無論怎樣。這案和別墅多少有關係的。康克曉得他性子剛愎。自己總不會認錯的。然而他思想靈敏。談言微中。康克又很佩服他。所以不敢同他分辯。歇了一回。衛靈拿了帽子。匆匆出門去了。

康克正在辦事室中。料理一件案子。忽然衛靈滿面笑容的進來。放了帽子。坐下來叫道。康克！我今天出去探聽。那謀殺案又進一步了。康克道。你不必吞吞吐吐。怪悶人的一古腦兒說。

給我聽罷。衛靈點上一枝捲煙，纔慢慢說道：我剛纔去找死者的父親夏子山，纔曉得當時他們兄弟倆是到母舅家去吃壽酒的。並且那天夏敖欽還帶一隻很珍貴的寶石戒指，叫做雪裏紅。康克笑道：爲什麼要叫雪裏紅呢？衛靈道：那塊寶石四圍白色如雪，中間却有猩紅一點。所以有這個好名字。但是子山說那天驗屍的時候，已不在手指上了。他想同案子沒有關係，所以不曾對史興說過。我們現在既然曉得了，只要一心去找那「雪裏紅」寶石戒指，就可循迹進行。康克道：但是這隻戒指到那裏去找呢？衛靈道：就爲這個，所以要同你商議一個辦法……說到這裏，沉吟了一回，笑道：我料凶手得了寶石以後，有兩種主意。康克道：怎樣兩種呢？衛靈道：第一種是他恐怕洩漏風聲，不肯出賣。第二種他却立刻售脫，以便携款遠颺。康克道：兇手既然要這隻寶石戒指，一定是個窮漢，萬萬等不到一年半載的。或者近於第二種罷。衛靈道：我也是這般想。現在別的法子，委實沒有，只得慢慢的到珍寶肆中去探聽了。當時大家議定，分頭出去探聽「雪裏紅」寶石的下落。

康克先到聚珍珠寶肆中去打聽，不但沒有還受了他們一場奚落。他們說偌大的上海城，珠寶肆不下幾百家，倘然你這種打聽，差不多是海底撈針，總沒有成功的希望。康克也不理會。

又到嗜古軒、藝齋去調查。也沒有一點朕兆。這時已上燈時候了。康克無奈就悶悶回寓。不一回衛靈也回來了。他並不和康克說話。康克看衛靈面色很沈着。就知他也一樣的失敗了。但是衛靈有一種脾氣。任你怎樣失敗。從不肯輕易放手。他回來後仍舊坐在籐椅上。一壁吸煙。一壁呆呆地用他的腦力。

有話卽長。無話便短。他們每天出去探聽。總沒有消息。到了第六天的下午。康克回來時。看見衛靈已先在他的面色。却和往日大不相同。面上神采煥發。就知他已得手了。康克正要問他。衛靈先開口道。康克！到底不出我所料。竟被我查着了。康克問道。在那一爿鋪子裏。衛靈道。我今天到西京路的今古軒裏。仔細瞧了一回。就發見那隻「雪裏紅」戒指。我就搭訕着向店裏的人。要賣價多少。當時店主出來道。至少要一萬二千塊錢。我說不貴。但是這粒寶石。你們幾時收進的。店主說。還是昨天呢。最奇怪的那賣主似乎不是上等人。康克道。他穿着什麼衣服。你問過他麼。衛靈道。據店主說。他穿着一身拷香雲紗短衫褲。也沒有穿長衫。後來議定價值後。因爲給他的統是現洋。他一起拿不了。還剩五百塊錢。在那裏。康克道。那末等他來拿錢的時候。我們去拘捕他便了。衛靈道。且慢。我還沒有說完。當時我就問他約定幾時來拿。店主

道約定今天二點鐘來。正說到這裏。那店主用手一指道。咦！他不是來了嗎。我疾忙回頭一看。果然看見那人穿着一身元拷香雲紗短衫褲。帶一頂拍拉草帽。着一雙白皮鞋。我就迎上去說道。老兄！你做的事情發覺了。隨我到警署裏去罷。那人怔了一怔。猛然伸出拳頭劈面打來。幸虧我眼快。忙把頭一低。纔避開了。那人趁這個機會。飛身跑去了。康克跌足道。當面錯過。可惜。可惜。衛靈笑道。不！我當時也不敢怠慢。立刻跳出店門。緊緊追趕。一面拿出警笛。狂命的吹起來。這時前面剛巧有一個站崗巡警。看見了。纔上前把他拘住。送到警署裏去。康克拍手道。照你說來。這案子將近結束了。那末。今古軒裏的那隻「雪裏紅」戒指怎樣呢。衛靈道。那戒指我已拿到了。署長史興那裏。不過今古軒裏違法收贓。所以他們所付的錢。只好損失了。我明天同你到警署裏去。聽聽那人的口供怎樣。

衛靈和康克到了勞敦路分署。史興便道。剛纔拘獲的毛必發。已解送總署去了。兩人別了史興。又到天鐘路總署裏來。投了名刺。那警長海奇士立刻出來接見。衛靈先問道。毛必發的口供怎樣。海奇士搖頭道。這案益發不可思議了。衛靈驚問道。難道兇手不是他嗎。奇士道。他承認偷寶石戒指。却不承認殺人。現在已拘禁第一監獄。請先生直接去問他罷。衛靈點點頭。就



同康克退出。一直向第一監獄走來。途中康克問道：衛靈先生！我想毛必發的供辭未免是狡詐呢。他既說戒指是他偷的。那末戒指就在死者的指上。豈有不是他殺死的道理。衛靈只是蹙着雙眉。並不回答。這時已到了監獄門前。衛靈拿偵探據給守門警察看了。那警察登時立正致敬。康克問了毛必發監房的號數。他就跟着衛靈一同進去。到第十三號監房。開門一看。毛必發正坐在櫈子上打盹。衛靈大聲道：朋友！我來問你一句話。他被這大聲驚醒。揉了揉眼睛。看見就是拘他的人。恨恨的道：你還要問我什麼。我到這裏來。乃是受你的賜。我一輩子也忘不掉你呢。衛靈微笑道：你現在只要老實告訴我。一些兒也不隱諱。我自有權。開脫你的。毛必發聽了這句話。忽然定神的瞧着衛靈。似乎還不大信任。半晌纔說道：我可自誓。我實在沒有殺他。衛靈道：那末你把那天所做的事情告訴我罷。一壁在身邊拿出一本日記冊子來。一手拿了鉛筆。似乎專等毛必發開口。康克也屏心靜氣的聽着。

毛必發慢慢說道：在上一個星期日。衛靈道：不錯。就是七月二日。必發接着說：我在晚上約摸十二點鐘的時候。從賭場裏回來。將要到邁爾路。驀地聽得有呼救的聲音。我緊上幾步。將到鬼谷別墅的門前。遠遠地看見一個人向東飛跑。我心裏大疑也很快快的追上去。不料我沒有

防備。脚下被東西一絆跌了。一交衛靈道。你被夏敷欽的屍體絆倒了。毛必發道。不差。當時我嚇了一大跳。仔細瞧那屍身時。但見滿面血糊也看不出眉目了。我那時雖然害怕。却動了貪心。在他袋裏一摸。沒有東西。再看他的手指上亮光一閃。原來是一隻寶石戒指。我就順手拿。了。衛靈道。那末你爲什麼隔了四天纔出賣呢。毛必發道。我起初不敢出賣。後來我看報紙上只說夏敷欽死後失了腦子。却並沒提及寶石。我纔敢拿寶石。到今古軒裏去。衛靈記完了。袋了日記冊子。就對毛必發道。朋友！你放心罷！你不過犯了竊案的罪名。拘留幾天罷了。等我捉到兇手。還要請你作證呢。說罷就退了出來。向他助手說道。康克！現在案子將要結束了……康克不等衛靈說完。截住他道。你前回當毛必發是兇手。所以說這案子將要結束。現在真兇還不曉得是什麼人。怎麼說案子又可以結束呢。衛靈道。我起初還不大透澈。現在聽了毛必發的一席話。案裏的疑點可以迎刃而解。現在我還要去。做一件事情。大約至遲八點鐘可以回來。回來後就要同你出發的。你把應用的東西預備好了。康克聽了。雖然疑惑。也不便辯問。就彼此分別。

做偵探的在夜間出去拘捕強徒。所應用的東西。到底是那幾件呢。其實也很簡單。就是手鎗。

電筒百合鑰止血藥等幾件東西罷了。當時康克將東西預備好了。恰巧衛靈回來。這時已經八點鐘。臧桂搬上晚飯。二人胡亂吃了。康克忍不住問道。今天到什麼地方去捉兇手呢。衛靈淡淡的答道。自然到兇手住的地方去捉了。康克又問道。兇手住的地方在那裏。衛靈道。停一回你就可以曉得的。接着又問康克道。那隻小電機帶了沒有。康克說。沒有。衛靈道。那末那東西就在抽屜裏。不能不帶他去。防防萬一的危險。康克去取了小電機。兩個人就一同走出門來。

康克跟了衛靈。走過南津路。四道街。哈夫花園。圓小菜場。折而向西。經過蟬廬。坟路。地方漸漸覺得荒僻了。電燈也稀少了。最後走到一條路。康克在電燈光底下一看。不禁毛髮直豎。原來這就是連死兩人的邁爾路了。再走了幾步。遠遠的矗著一所高大洋房。康克估量定是鬼谷別墅。這裏電燈很少。并且別墅門前的電燈也正熄着。在這冷僻幽暗的地方。康克不由的想起包咸倫和夏敖欽慘死的情形。似乎立刻有個滿面血糊的獍鬼在他面前。他幾乎要喊出來。這時有人在康克肩上拍了一下。康克定睛一看。原來是衛靈。纔放了心。衛靈向康克附耳說了幾句。康克點了點頭。當時衛靈就伏在一顆樹的後面。康克依了衛靈的話。就慢慢的從

西邊走到東邊約摸走了一百多步再從東面回到西面走了兩次不見動靜康克便悶悶的自忖道不曉得衛靈搗什麼鬼看來又要失敗的了於是就輕輕走到衛靈身邊低聲問道現在什麼時候了衛靈拿夜光手表一看也低聲答道十一點鐘了現在你可以伏在這裏我們更番罷康克借此休息一回就伏在樹後這時衛靈便靴聲橐橐的走到東邊去不多時又走回來將要到別墅的門口忽地呀的一聲門裏陡然跳出一個惡鬼來手裏還拿着一件東西向衛靈直撲過來康克吃驚不小疾忙跳出去拿出手鎗對準他砰然一聲那人却很便捷把身一蹲掉轉身體向東就跑那時衛靈也開了兩鎗一壁就緊緊追趕康克奮命跟着這時那人在前衛靈在中康克在後彼此距離約摸有五十多碼衛靈連連開鎗那人左右躲避總沒有打着康克拚命狂奔恐怕誤傷衛靈也不敢開鎗看看將要到一所高大房屋的前面迎面來了一輛汽車那汽車橫衝直撞開足速率衛靈但注意前面的那個人沒有防備汽車只聽得啊呀一聲康克趕到一看不好了！衛靈被汽車撞倒了康克要想喊住汽車但那時司機人似乎曉得肇禍更加開得快像風馳電掣般的駛去再看前面冷悄悄地那逃人早已不知去向康克思想或者那惡徒就在汽車上逃去的但那裏離開電燈很遠看不明白他就拿出

電筒俯身下去一照但見衛靈面色慘白呼吸僅續再看他的左手却被汽車輪輾過已受了大創因思這時兇手逃去衛靈受創前途希望正是越發黑暗了

衛靈先生！衛靈先生！康克喊了兩聲只見衛靈微微張開眼來應道康克！不妨事的我不過左臂脫了斷現在你可扶我到前面那所醫院裏去康克心裏想這裏有什麼醫院難道他神經錯亂嗎但一壁想一壁已扶衛靈起來衛靈的右手搭在康克肩上一步一跌的到了那醫院門前看見門前有一盞半明不滅的電燈康克留心看那匾額却寫着挺大的四個字就是一濟民醫院門上還掛着一塊「戈濟民醫生」的牌子方纔恍然明白原來著名治貧血症的戈濟民醫生就住在這裏倒替衛靈慶幸這時康克按一下門鈴不一回有個僕人出來開門衛靈對康克道你拿我的卡片給他康克就伸手到他的衣袋裏摸了一張卡片那僕人接了卡片一面便領他們到會客室裏歇了一回僕人出來道請你們略等一等濟民先生立刻出來了這時康克扶衛靈坐了不多時果然那名振一時的戈濟民醫生出來了戈濟民年紀不過三十開外身體很壯健兩眼閃閃有光鷹爪鼻長方臉嘴上微微有幾根鬚鬚看見了二人便微笑說道想必受創的是衛靈先生了康克代答道不錯是被汽車輾傷了左臂醫生

又問康克姓名康克也對他說了醫生又說道時已深夜兩位還僕僕道途諒必是爲了什麼案子唉！這種偵探事業也委實辛苦呢說著走近衛靈身旁在他左臂上摸了一摸道脫了。就回頭喊那個傭人道簡紅！你扶衛靈先生到療病室裏去又向康克道康克先生請坐。一回好在我的手術還敏捷只要五分鐘就可以畢事了說時簡鴻扶了衛靈戈醫生跟在後面一同走出會客室去。

衛靈躺在療病室裏的睡椅上醫生問道你覺得疼痛嗎衛靈蹙著眉道疼痛得很醫生道我看你神氣委頓不如喝杯白蘭地振一振精神罷說著就開了櫥門拿出個酒瓶來在玻璃杯裏倒了一杯遞給衛靈衛靈把右手接了慢慢的一口一口喝完了醫生接了杯子呆呆的瞧著衛靈停了一回衛靈大聲道不好！怎麼頭昏起來了說話還沒有完兩眼一閉頓時倒在椅上濟民醫生微微一笑了一笑低聲說道你雖然是個有名的偵探可是我對敵也太不量力了這時簡鴻也聳著肩走過來醫生道你背他到第二號室裏去不多時簡鴻已重新回到療病室醫生又道還有會客室裏的那個蠢漢也得了却他就附耳對簡鴻說了幾句兩個人一同走出來。

大偵探衛靈因爲要拘捕謀殺案的凶手却被戈濟民醫生囚在第二號室裏看官們只當他左臂脫臼又被醫生灌了迷藥差不多著著失敗已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了然而做偵探小說的却有一種慣例倘然失敗到極點就是成功的開始現在衛靈的失敗史已經過去以下要敘他的成功史了那時衛靈到了室裏看見簡鴻鍵上了門出去後他就冷笑了一聲道惡徒！你的手段也太辣了一面立起身來拿右手幫著左臂稍作運動說也奇怪頓時回復了原狀他就拿出電筒四面一照曉得門在北面西面有一個小窗口但是有鐵直楞的再用手指輕輕彈牆壁知是木板却很堅固他想除了門裏出去斷難破壁飛去的疾忙拿百合鑰出來試了一試不料鎖孔中早有鑰匙在裏面不能再投第二個鑰匙了衛靈正在失望的當兒猛聽得間壁室內有開門的聲音接連又有腳步聲後來似乎有人笑道這叫做偵探遭劫衛靈暗暗著急自語道康克真的上他當了倒不可不急籌出去的法子一壁就拿出那隻小電機來開了湊近窗口那電力果然利害不多時第一根鐵直楞早已斷了又湊近第二根隔了三分鐘又燒斷了這時窗口還小不能容人衛靈正要燒第三根猛聽得間壁房裏聲音嘈雜似乎有人哀求的聲音一回兒又聽得戈濟民醫生的聲音道你既然到了這裏也是天數……接連又

有。哎。嗜。聲。……倒。地。聲。……衛。靈。蹀。脚。道。康。克。性。命。難。保。我。害。了。他。了。這。時。衛。靈。很。快。的。從。事。他。的。工。作。隔。了。十。分。鐘。第。四。根。也。斷。了。纔。放。好。了。電。機。從。窗。口。裏。爬。了。出。來。他。來。不。及。到。間。壁。房。間。裏。去。看。見。療。病。室。後。面。的。一。間。屋。子。電。燈。還。沒。有。熄。知。道。一。定。是。那。個。萬。惡。醫。生。的。試。驗。室。了。衛。靈。躡。手。躡。脚。的。向。試。驗。室。走。來。

衛。靈。向。窗。裏。一。望。不。覺。打。了。個。寒。噤。原。來。那。醫。生。手。裏。正。拿。著。一。顆。血。筋。鮮。明。的。人。腦。呢。衛。靈。知。道。康。克。又。做。了。他。的。試。驗。品。了。又。是。悲。傷。又。是。氣。憤。就。抄。到。門。前。輕。輕。挨。身。進。去。袖。出。手。槍。大。喝。道。惡。徒！還。不。受。縛。嗎。醫。生。沒。有。防。備。回。身。看。見。是。衛。靈。嚇。了。一。大。跳。知。道。已。不。能。抵。抗。只。得。兩。手。高。高。舉。起。衛。靈。正。要。上。前。縛。他。忽。地。覺。得。腦。後。有。一。陣。冷。風。衛。靈。何。等。乖。覺。疾。忙。一。跳。纔。避。開。了。原。來。簡。鴻。拿。了。一。柄。利。刃。正。要。向。衛。靈。猛。刺。衛。靈。避。開。了。刀。要。想。開。槍。不。料。醫。生。已。一。躍。上。前。緊。緊。握。住。衛。靈。的。手。衛。靈。便。不。能。發。槍。於。是。簡。鴻。捏。定。了。刀。用。力。向。衛。靈。當。心。刺。來。刀。還。沒。有。到。身。上。只。聽。得。砰。然。一。聲。簡。鴻。的。自。身。反。而。跌。倒。了。

衛。靈。大。喜。道。康。克！你。來。了！好！好！這。時。康。克。已。把。簡。鴻。打。倒。回。身。同。衛。靈。要。縛。醫。生。醫。生。笑。道。且。慢。我。有。一。件。事。懇。求。你。們。你。們。總。得。答。應。我。衛。靈。道。你。說。便。了。醫。生。道。別。的。事。我。都。



已料理了。不過還要寫一封信給我的至友。可能容我一刻鐘的工夫嗎？衛靈道：你寫罷。當時醫生就拿出一支自來水筆在紙上。應應的寫兩面。却有衛靈和康克執槍守著。衛靈看準了手錢寫了一回。衛靈大聲道：還有二分鐘……說到這裏只見醫生在自來水筆上用力一捏。那筆管裏就有一股黃烟直冒出來。衛靈要想阻止。却已不及。便大聲道：康克！快回避。一壁拉了康克很快的離開了他。忙把窗子也開了。這時就看見醫生倒在座上死了。康克很覺詫異。衛靈道：這是毒氣。他不願受法律裁判。所以自盡了。衛靈再走到桌旁。拿醫生寫的最後一封。信同自來水筆統袋了起來。幸喜簡鴻不過臂上受了槍傷。還沒有死。也可以問出口供。就把他銬了。康克道：我們先到第一號室裏去看看。不知死的是誰。衛靈道：我先在間壁聽得很清楚。只當你犧牲了。急得什麼似的。又問康克剛纔的情形。康克一壁走一壁說道：當時你去了。約摸十分鐘。簡鴻進來道：衛靈先生在療病室裏。請你去說話呢。我就走出門來。纔踏出門口。被繩子絆倒了。他們兩個人把我牢牢縛住。送到第一室裏去。看見裏面已先有一個人縛在那裏。他們去後。我原想問那人的姓名。因為我嘴裏塞了手帕子。開不出口。不多時。他們主僕倆又來了。把那個人一刀殺死。破開了頭。把腦子取去了。看得我毛髮悚然。又驚又憤。幸喜

繩子已被我掙脫了。用百合鑰開了出來。一直到試驗室裏纔救了你。康克說到這裏已經到了第一室門口踏進去。見那個屍首仍舊躺著再也認不出他的面貌。衛靈在他的衣袋裏檢出一張卞片。瞧著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康克接過來一看是「夏海欽」三個字。因也說道：怪不得失蹤後沒有下落。原來也被惡徒拘留在這裏。他們兄弟倆竟都遭毒手。真是很可憐的。兩人嘆息了一回。這時天快要亮了。衛靈回到會客室裏打了個電話到總署裏說邁爾路謀殺案的凶手戈濟民醫生已經自殺。還有幫凶簡鴻也已拘獲在這裏。請警長立刻就來。一面叫康克到外面喚了兩名站崗警察。一個看守簡鴻。一個看守門口。衛靈又道：我們的事完了。暫且回寓歇息一回罷。就又打電話叫了一輛汽車。等到上車後對車夫說了聲明遠路第五十七號那汽車就向前疾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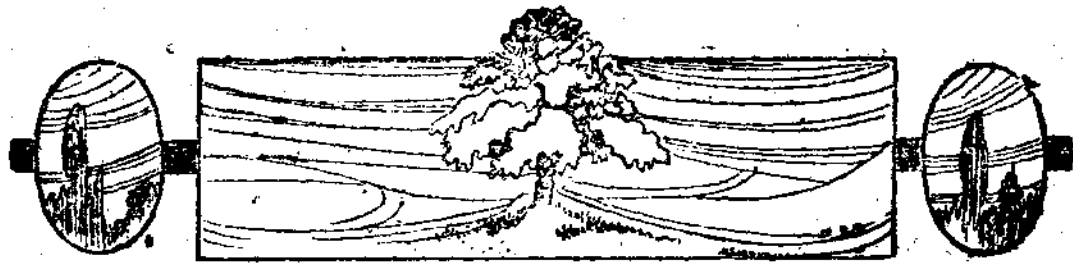
衛靈在車子裏對康克說道：這案我起初就料到和醫生有關係的。因爲人腦據說可以合藥有許多醫生都相信這個說話。我因到邁爾路去調查。在鬼谷別墅東面半里多路有一所濟民醫院。那個醫生就是治貧血症的專家。我就疑心到他。衛靈說到這裏點上了一支捲烟。接著說道：後來據毛必發所說。凶手只要人腦別的東西却不注意。就可以證明我的所料不錯。

昨天我從監獄裏出來又到醫學會裏去調查戈濟民的履歷衛靈又彈去了烟灰繼續說道原來他沒有父母也沒有妻子然一身他性子又很怪僻不苟言笑他治貧血症的祕方誰也不曉得的我想貧血症是一種特殊的病那末他的祕方裏面也許有一分人腦你可還記得第一次包威倫被殺是什麼日子康克道六月二十五日衛靈道第二次呢康克道七月二日衛靈道那末相隔一禮拜了我料他再隔一禮拜或者又要演第三次慘劇所以今晚同你去守著他果然早已伏在鬼谷別墅裏……康克道別墅裏既然鎖著他又怎樣進去的衛靈笑道我早已去驗過原來那鎖是壞的可以說關而不鎖康克搖頭道那末你爲甚不一直進去捕他呢衛靈吸了一口煙答道那時就是捕了他只能當他竊賊沒有謀殺的證據我認爲時機未至後來他出去時手裏拿了一瓶迷藥他前二回也是這樣做法先迷倒了人然後動手所以夏海欽也很容易的被他捉去了但當時你放了一槍他嚇得就跑我追他到醫院門前看他從後門進去我那時喜極知道我的理想漸漸要實現了康克道但是你樂極生悲險些兒被汽車喪了性命衛靈道並不我當時要想入院拘他後來一想仍舊沒有得到充分的證據最好進院去調查一下這時恰巧有一輛汽車疾馳而來我就故意跌了一交假做受傷

康克道。你左臂脫臼。難道也可以假的嗎。衛靈擲去殘餘的捲烟。笑道。我前年從黃得標學了一年柔術。那脫臼的工夫。也是一種呢。我進了醫院。他出來時。雖然脫去面具。神氣很安閒。但是他的身段。却不能逃過我銳利的目光。後來他拿迷藥給我喝。哈哈。都被我的手帕子喝去了。委實好笑呢。康克道。好。你和我一同探案。却一些兒不告訴我。倘然我真個送了性命。豈不冤枉。衛靈笑道。我想告訴了你。恐怕你露出破綻來。曉得。你還機警。總能夠對付的。說到這裏。汽車已到了門口。兩個人一同下車。付了車錢。門鈴一響。臧桂就出來。他們走進了辦事室裏。衛靈又道。我們一夜沒有合眼。很該睡一回。但是這案中還有一件事。沒有明白。康克道。一定是戈濟民臨死寫的那封信了。衛靈點點頭。從袋裏拿出來。攤在檯上。兩個人一同念道。

衛靈先生轉雷震歐醫生鑒。我前談貧血症祕方。除人參鹿茸肉桂菴蓉十一味外。尚有一味。當時吝不遽告。現余不願再祕。特以奉聞。蓋所用者。即人腦是也。此事雖覺可慘。惟犧牲一人。而救多數人之性命。揆之人道主義。亦尙無背。近又研究得一新法。可以猿腦代之。余已累次試驗。頗有奇效。先生以後治貧血症。盍一試之。如確可靠。則醫藥界上。先生亦可謂發明家矣。此書達覽之時。余已早離人世。幸先生弗以余爲念。

戈濟民白



## 白巾黑字

王天帳

這天是三月初旬的午前天氣晴朗。一陣陣的清風吹得人十分舒暢。我正和康卜森在野外閒步回來。雖是在野外步行了許久回到寓內並不覺得疲乏。康卜森也很愉快。神采奕奕。一些沒有委頓的神氣。我坐在一張圈手椅上仰首瞧着窗外的天空。中很是安閑。康卜森却已去翻閱案上的報紙。悄悄地在裏面默誦。這時這座書室裏非常岑寂。幾乎連我們的呼吸之聲也都歷歷可聽。我默坐了十分鐘光景。不禁想到康卜森這人真是乖僻得異常。瞧他的性情舉動似乎是一個沉靜寡默的學者。誰也料不到却是一位私家大偵探……我正這麼想着。忽然衛錦拿進一封信來。交給康卜森。我以為是康卜森的友人通信。所以不去問他。仍

繼續我的思緒。因而又聯想到康卜森。他的交際範圍窄狹極了。和他常常會晤的固然不多。便是通信的朋友也很少。平均算起來。一個月中至多五六封信罷了。而且康卜森的筆頭極懶。尋常不着痛癢的問候。信均擱置不覆。只有來鴻沒有去雁。這種人似乎太不近情。然而這樣疏遠下去。實可免許多無謂的通信。攪擾他靈敏的腦筋。也未始不爲無益。今天的這封信。又不知是誰寄給他的。我不禁回轉頭。瞧去只見康卜森把信紙執在手上。正在那裏看得出神。忽然一躍而起。道：「紀克，你快來瞧我。很詫異。心想人家寄給他的信。怎麼又給我看了呢。」於是便起身走到康卜森面前。先將信封取

過一看。見上面祇寫着「康卜森先生收」。六字字跡非常潦草。既無我們的寓址。又無發信人名字。究不知是誰人所寄。再瞧反面。也沒有郵花。這才明白是本埠人專人送來的。康卜森遂將信紙給我看道：

康卜森先生鑒。今日本埠平江路七十二號屋中。發現一兇案。死者係女主人。弟得報告後。即偕署長林君。同往勘驗。案情甚奇。絕無頭緒。特請先生惠臨賜教。不勝盼切。如貴友紀克先生能同來。則大妙矣。餘待面罄不一。謝成手啓。

我道：「原來平江路發現了兇案。不知你的意思怎樣。」康卜森道：「他們既殷殷求助。我當然

要盡些棉薄。我道好極了。我也很願追隨。康卜森道如此。我們不必遲延。就一起兒去罷。免得林署長和謝成的盼望。

我們到了平江路。尋到七十二號。只見門前立着兩名警察。見了我們。很恭敬的行了一禮。謝成已經等候多時。見我們走進去。不禁歡然說道。承二位不棄。惠然下賁。實在感激得很。於是就將案情略略告訴我們。道死者是此宅主人。趙子興的妻子。徐氏。趙子興在南京協成煤炭公司辦事。他於上月中旬由南京回來。昨天剛到南京。去徐氏就被人殺死。他家裏並無多人。只有一個年輕的女僕。叫做周媽。徐氏有一個胞妹。今天來看他姊妹。見各重門戶都虛掩着。

推門進去。不見一人。女僕也不知去向。於是。一直走到徐氏的臥室裏。才發現徐氏已經被害。一壁請人報警。一壁向鄰家查詢。女僕據鄰家說。女僕昨天是請假回家的。晚上沒有回來。並不知曉徐氏的妹妹。又命人到女僕家去詢問。果然女僕還在家裏。此刻尙未到。來康卜森道。可曾失去什麼東西。麼謝成道。失去了許多首飾和幾件綢緞衣服。康卜森點點頭道。我們且到裏面檢驗一下。林署長可在着麼。謝成道。林署長因署中忽又發生了一件要事。已先回署去了。囑我致意先生。務請不吝賜教。說罷。便導着我們到了徐氏的臥室中。就是發現兇案的所在。

這所宅子是舊式建築。前後兩進。室中的陳設。很是整齊。就可知是個素豐之家。徐氏的臥室。是在後進的東首房裏。房門外坐着一個少婦。在那裏發呆。恐怖之氣籠滿了面部。謝成說。這就是徐氏的妹妹。我們並未和他說話。一直進了房門。我頓時打了個寒噤。原來我才跨進了門。就看見地下臥着一具女屍。臉上血污狼籍。還塗着許多泥土。上也流滿了血。煞是可慘。胸前和頸部創痕最顯。大概致命之傷就在這兩處。康卜森觀察了一會。問道。屍體已經移動過麼。謝成道。正是我來檢驗時。屍體是伏着的。卽刻才將他翻轉過來。康卜森道。那麼行兇之器。可曾發現麼。謝成道。沒有發現。康卜森道。他家中既沒有人。怎麼曉得失去首飾和衣服呢。謝成道。是死者的妹妹查出來的。康卜森道。可是在你未來之先。已經檢查過了麼。謝成道。不是。我來後才分付他檢查的。康卜森道。那麼你來檢驗時。箱子可像這樣亂堆着。謝成道。不像這樣攪亂。只有開過的痕跡。康卜森道。周媽住在那裏。你可知道麼。謝成道。周媽住在馬霍路四百二十號。他家中只有一个母親和人家做針綫。度日。康卜森道。周媽的丈夫難道已死了麼。謝成道。這却不知道了。他們在那裏問答的當兒。我走進床前。看見一張男女合攝的照片。那男子大約就是趙子興。女的大約就是死者徐氏。徐氏很



有幾分姿首。趙子興也是個翩翩美少年。床上的被褥還是很整齊的。摺疊着就曉得徐氏被殺的時候在未睡之先了。

這時候康卜森忽然很詫異的呼道。咦。這是誰的白巾。我連忙向康卜森手上看去。只見康卜森正執着一條白竹布的手巾。我道這是由那裏尋出來的。康卜森道在桌子底下拾到的。我道這條白巾有甚麼關係。康卜森道這條白巾本沒什麼可異之處。但是這巾角上有幾個模糊的黑字。就覺得不是尋常可比了。謝成聽了這話也走近來看這白巾上有字跡麼。我以為不過子興家尋常的用物罷了。康卜森道照子興的家庭和上海的繁華看來。子興和徐氏似

乎不得用這麼小方的白竹布手巾。而且這上面的字跡很是可疑。可惜寫時墨不甚濃。筆畫滲成兩個黑團。只略具形式。驟然瞧來一時難以辨識。我接過一看。這白巾已很敝。舊一個角上果然有兩個黑字。大概是此巾主人的名字。但並不是子興。謝成很不置意。似乎以為無研究的價值。我也覺得無甚關係。就還給了他。康卜森隨手置在衣袋裏。向謝成道。你對於這件案子。可有什麼見解麼。謝成道。我委實沒一些頭緒。這案神祕已極。越思越令人迷惘。然而照情形看來。總不外盜劫。決不是仇殺。不知卜森兄以為何如。康卜森道。我也如處五里霧中。如今在周媽未

來之先。我要問徐氏的妹妹幾句話。我們可到外面去問他罷。當下我們三人都向外跑。徐氏的妹妹此時立在房門口，倚着門框，謝成仍命他坐在外面椅上。康卜森問道：你是死者的妹妹。大約總曉得他的性情舉止，請你詳細告訴我。徐氏的妹妹道：我姊姊和姊夫的性情都非常和霽，伉儷之情也甚篤。姊夫在南京協成煤炭公司辦事，一年只回來兩三次，所以家裏只僱了一個女僕。那女僕的丈夫姓周，已死了兩年。我們都喚他周媽。這回姊夫回來，是在上月中旬。昨晨才到南京去的。今天我到這裏來時，已是八點鐘光景。我見各重門戶都虛掩着，裏面不見一人，很是詫異。心想周媽既不在家，我

姊姊決不見得也。出去我喊了幾聲，不聽見。答應心下格外奇怪，便走入我姊姊的臥室。方始發現這件兇案。我這一駭，真是非同小可。趕緊出來查問周媽。據右鄰李老太說：周媽昨天就請假回去，不知夜間可曾回來。沒有我一面報告警署，一面差人到馬霍路去看周媽。可在家回來的人說：周媽還在家裏。他得了這個凶信，知道家裏沒有人，只有我在這裏，所以不會就來。趕緊去送信給一般親屬了。康卜森道：我有一句話動問你姊姊。可常常出外麼？徐氏的妹妹道：他很習靜，不常出外。康卜森道：那麼他既不常出外，戲館和游藝場裏自然沒有他的足跡了。你姊夫

在家時不多。周媽可常常請假回去麼？徐氏的妹妹道：有時也請假回去的。但周媽夜間不來時，總要請我做伴。不知怎樣，昨夜竟沒有喚我。康卜森道：此刻距你送信給周媽之時，已有好久了。怎麼周媽還沒有來呢？徐氏的妹妹道：是的，已有了一個多鐘點了。康卜森道：你丈夫名叫什麼？住在什麼地方？徐氏的妹妹道：我丈夫姓陳，名叫志雲，住在畫錦里五十六號。康卜森點了點頭，忽然外面一陣脚步聲走進來。三個婦人和一個男子，徐氏的妹妹指着前面一個少婦道：這就是周媽。便喚道：周媽，你去請舅母和表叔的麼？周媽道：正是。我用目瞧去，只見周媽是個二十四五歲的婦人，丰韻很佳，露出些

妖嬈的氣象。那男子和我們略一招呼，彼此并不曾問姓名，就走到房中去了。兩個婦人是一老一少，才進了房門，便大哭起來。一聲聲喧，使人腦漲。康卜森遂將周媽喚到前進室裏，我和謝成也跟着到了前進。康卜森問道：你昨天可是請假回去一夜沒有來麼？周媽道：正是。我和主母說明了的。康卜森道：據你主母的妹妹說，你如夜裏不回來時，都要請他陪伴。怎麼昨天沒有去喚他來伴夜呢？周媽道：這個我不曉得。我實是和主母說明了的主母准了，我方始回去。我們右鄰的李老太也曉得，因為我臨走時曾到他家去說了一聲，請他照應門戶。先生不妨把李老太

喚來問問康卜。森道罷咧。我並不是疑惑你撒。謊。於是向謝成道。我檢驗已畢。且先回寓說罷。分付周媽將徐氏的妹妹請來。一會兒徐氏的妹妹到來。康卜森問他什麼時候回去。徐氏的妹妹道。這件事我丈夫陳志雲還未曉得。現在他的舅母和表叔等都在這裏。我停會兒就要回去了。康卜森又低低的吩咐了謝成幾句話。方始回寓。我沒有聽得不知吩咐些什麼。我們回了寓所坐下來。我經了這一次勘驗。腦筋裏頓時昏聩了。因爲這案子委實神祕。不測。我很有幾個疑點。在趙家並沒有發表。我的幾個疑點。不但是疑點。簡直是案中的大關鍵。那趙子興。怎麼恰恰在昨天到南京去。周媽怎

麼。又恰恰在昨天請假回去。而死者。的妹妹。又恰恰在今晨。就到他家來。這許多疑點。我推測了好一會。總不得明白。只得請教康卜。森。康卜森點頭道。是啊。你這三層疑點。很有研究的價值。我現在在這裏推究的。也不外乎此。我道。那麼案中的關鍵。一定就在此。三項中。可有什麼解決的法子嗎。康卜森道。你的第一個疑點。我已分付謝成着手偵察。不難立時解決。第二個疑點。正在我偵查中。第三個疑點。並不能成立。因爲他們姊妹倆。既居得相近。姊夫離了家。早晨到來探望。也是尋常的事。其實這三個疑點。以外還有許多。查究不出的。如死者的貞操問題。是否有外

遇。性。情。如。何。僅。就。死。者。的。妹。妹。口。中。說。來。難。保。無。隱。瞞。之。處。我。道。照。此。說。來。這。案。子。很。難。水。落。石。出。了。康。卜。森。道。很。難。索。解。照。迹。象。而。論。謝。成。說。盜。劫。的。那。句。話。恐。怕。與。事。實。甚。背。說。罷。取。出。一。支。雪。茄。吸。着。我。見。他。的。面。色。很。是。沉。着。就。曉。得。他。的。腦。室。中。正。在。紛。亂。如。麻。的。時。候。也。就。默。然。不。語。一。會。兒。他。忽。立。起。來。道。紀。克。你。且。坐。一。刻。我。出。去。會。一。個。人。我。道。可。是。就。爲。着。趙。家。的。案。子。麼。康。卜。森。道。正。是。當。下。出。門。而。去。

我。一。個。人。坐。着。很。是。無。聊。那。趙。家。的。兇。案。又。不。肯。離。開。我。的。腦。室。似。乎。那。血。肉。模。糊。的。屍。體。就。臥。在。我。面。前。一。般。我。不。禁。失。聲。太。息。到。了。傍。晚。外。面。有。一。個。人。進。來。我。以。爲。是。康。卜。森。誰。知。却。

是。謝。成。我。忙。着。邀。他。坐。下。謝。成。道。康。先。生。可。在。寓。麼。我。道。康。卜。森。在。午。前。就。一。人。出。去。了。謝。成。似。乎。失。望。我。又。道。你。可。是。要。和。他。商。議。什。麼。停。一。會。兒。他。也。該。回。來。了。謝。成。道。我。是。來。報。告。一。件。事。的。却。不。料。他。已。經。外。出。我。道。你。有。什。麼。事。報。告。他。不。妨。先。告。訴。我。待。他。回。來。我。替。你。轉。達。罷。謝。成。便。從。身。上。取。出。一。個。電。報。紙。授。給。我。道。這。是。卜。森。兄。分。付。我。打。電。報。到。南。京。去。問。的。現。在。回。電。已。到。特。地。來。給。他。看。的。我。取。過。來。一。看。道。

來。電。已。悉。當。即。派。人。往。協。成。煤。炭。公。司。詢。問。趙。子。興。確。於。昨。晚。到。此。現。趙。家。亦。已。來。電。子。興。正。預。備。回。滬。特。此。奉。覆。周。瑟。

我道。如此。我們可不用疑惑趙子興了。可惜康卜森還未回來。必不知趙子興已經到了南京。恐怕尚在那裏懷疑咧。謝成道。是的。所以我接到這覆電。就趕緊送來。我道。周瑟是什麼人。謝成道。是那邊警署中的偵探。和我很有交情。我道。那麼。你此時對於這件案子。可曾有些進步麼。謝成道。正在偵探中。我現在已將那邊的左右鄰人都帶到署裏。問他們夜間可曾覺得什麼。我道。他們怎樣說。謝成道。他們都矢口說不會聽得什麼聲響。不是很奇怪麼。但我終不能相信啊。我道。你始終以爲是盜劫麼。謝成道。大概不外乎盜劫。昨夜僅徐氏一人在家。盜者觀他資財豐富。因而乘機行劫……說到這裏。忽然。電話機響了起來。我不知是誰來的電話。忙着去接時。却是警署中打來。問謝成可在這裏。我說正在這裏。於是請謝成去聽。兩下說了一會。謝成陡的向著我驚呼道。這案已破獲了。奇事奇事。我聽說這案已破也。十分駭愕。謝成道。據我署中人說。此案兇手已獲。在康海路五百六十三號中。康先生在那裏等我前去拘捕。我道。這話確麼。謝成道。我也不知確不確。且到那裏再說。說罷。匆匆別了。我返身走了。

我聽了這出人意外的消息。頓使我刺促不甯。心想。這案的兇手是誰。怎麼又說在康海路五百六十三號中。這種奇祕的案件。真是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可是康卜森竟遲遲的。不回來。我真個不耐極了。好不容易等到九點多鐘。康卜森方始回寓。他那疲乏的神氣。現了滿面。方才坐下來。我就禁不住問道。這案已破獲了麼。康卜森道。正是。兇手已獲。贓物已追回。完全查明白了。我道。兇手是誰呢。怎麼查得這樣快。沒到一天就破獲了。康卜森道。我來告訴你罷。這案的兇手是趙家附近一家雜貨店裏的店夥。陳海清和周媽。我道。啊。有周媽在內麼。那陳海清。怎麼是這案的兇手。康卜森道。紀克。你別性急。我細細的剖白給你聽。我在勘驗時。見那種刺殺外象。就曉得不是外來的賊人。因為房中的箱子。並未攪亂。就失了許多首飾和衣服。

分明是兇手曉得這些貴重的東西。藏在何處。不消怎樣尋覓。便可滿載而去。但是他家中。又無多人。只有一個女僕。一個丈夫。恰恰兩人。又都不在家。却是誰呢。後來細加推測。覺得這兩人。却都很可疑。我當下就從子興身上。推想。或者子興在外面弄虧空了。向妻子索取衣飾。徐氏不肯。方想出這個毒計劃。假意說回南京去。即暗暗的留在上海。買通了周媽。令他請假回去。然後晚上悄悄的回來。殺死徐氏人家。就疑惑不到是他們兩人。了。所以我分付謝成。打電報到南京去。問子興。昨晚可曾到公司。這是我們分頭做事。以便快速破案的意思。我道。不錯。回電已經到。

了。謝成特地送來的。康卜森笑道。謝成已經在兇手家告訴我了。我那時舍開子興從周媽身上着想。也是因請假得太突兀。怎麼主人才走後。就請假回去。而徐氏的妹妹又說周媽夜間不來時。必請他伴夜。這夜却不曾喚他。我不免起了疑心。現在方始明白。周媽請假並未說夜間不來。又故意使鄰居李老太曉得他回去。然後悄悄的在晚間偕陳海清回來。行兇我既存了這種懷疑。因而又想到周媽竟如此安閒得了。凶信還不立刻到來送信。一般親屬。這是何等的從容。不迫。後來周媽到來。我見他那種妖嬈的氣象。疑心更熾。這種妖嬈的婦人。死了丈夫。總不得怎樣清潔。或者有了姘夫。被徐氏覺

察受了。申斥以致羞愧成怒。結下仇怨。並覬覦他多資。也未可知。如果有這些事。徐氏的妹妹總該有些曉得。但是在趙家不便問到這裏。只得問了問徐氏妹妹的住址。回寓後再去問他。果然不出我所料。周媽有個姘夫。是附近一家雜貨店裏的店夥。名喚陳海清。徐氏久已曉得了。我聽到海清兩字。不禁大爲駭詫。猛然憬悟。說到這裏。在身上取出一條在趙家發現的白竹布手巾。給我看道。你瞧這巾角上的黑字。可像海清兩字麼。我細細的辨識。雖因墨汁不濃。滲成兩個黑團。但此時他既說出海清兩字。果然覺得形式很像。我道。啊。這白巾。果然是案中的關鍵。我和



謝成都忽略了。康卜森道：我既知道這巾是陳海清所有，便到他店中去會他。據說陳海清昨天也請假回去了。我想已與案事合符，就決定兇手是海清和周媽無疑。當下將白巾給店中人看，他們都說是陳海清的。於是問了問海清住在那裏，店中人告訴我住在康海路五百六十三號。我又到康海路去尋到五百六十三號，却是一個小雜貨肆。我問陳海清可在家中。人說：今晨才回來，這是還睡着未醒。我便說：海清是我的朋友，有一句緊要的話向他說。家中人一些不疑，引我到了海清臥的房裏。我才跨

進房門，就看見海清的鞋子上有些血跡。那是更無可疑了。這才打電話給謝成，請他前來拘捕周媽。也已拘獲一切贓物，都在周媽家裏。據周媽供稱：刺殺的時候，並不在夜半。徐氏還沒有睡，周媽將海清伏在暗處，然後周媽猛然扼住了徐氏的喉管。海清突出用刀亂刺，所以不及呼救。我想這案雖已大白，可是子興回來時不見了夫人，不知要悲傷得怎樣。咧！我聽了不禁太息道：唉！人家用了年輕的女僕，總沒有好結果啊。

## 指紋略說

(續)

曾·經·滄·海·室·主

凡留在瓷盆玻璃或白紙上面的指印。印紋既然清晰。只須借重一隻攝影器。便可以把印攝取下來。但有時留印的東西。黑暗不明。那就須另用一種「灰粉」灑在上面。更用駱駝毛帚將餘粉拂去。指印就明晰易辨。然後再把攝影器攝取。

上節所說白紙上的指印容易攝取。乃是指油污的手指說的。若尋常潔淨乾燥的手指。印在紙上。我們的肉眼却是瞧不出的。但那時若使施用「灰粉」。如法灑刷。也能將指印顯出。

「指印墨水」和「灰粉」有同樣的功用。也能使指印顯露。不過墨水專限於噴灑蠟燭和別種油膩東西上的指印。應用的範圍。比較狹小些罷了。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怨海波

程小青著

第七章 阿榮

這。時。候。的。來。客。就。是。我。們。盼。望。中。的。姚。國。英。不。消。說。是。我。們。很。願。意。見。他。的。既。坐。定。姚。國。英。還。沒。有。開。口。霍。桑。忽。搶。著。發。言。道。「你。此。刻。可。是。從。三。馬。路。錢。家。來。的。麼。據。我。想。來。張。有。剛。昨。天。晚。上。並。沒。有。往。錢。家。去。吃。喜。酒。可。不。是。麼。」姚。國。英。忽。作。驚。異。狀。道。「先。生。有。甚。麼。根。據。竟。這。麼。樣。想。我。問。過。那。新。郎。錢。伯。熊。張。有。剛。昨。晚。去。過。的。」霍。桑。似。出。意。外。道。「去。過。的。麼。但。我。料。他。一。定。沒。有。在。錢。家。吃。喜。酒。這。可。實。在。麼。」姚。國。英。這。時。不。由。的。顯。出。詫。怪。的。狀。態。來。答。道。「這。却。不。錯。他。果。真。沒。有。吃。酒。但。霍。先。生。怎。麼。知。道。的。莫。非。你。已。經……」霍。桑。連。忙。道。「不。是。不。是。張。有。剛。不。曾。在。錢。家。吃。酒。的。理。解。我。在。數。分。鐘。前。剛。纔。擬。成。並。不。足。奇。怪。的。」姚。國。英。道。「先。生。既。知。道。他。不。曾。飲。酒。大。概。也。和。我。有。一。

個同樣的見解。就是有剛既沒有飲酒。昨天晚上的舉動顯見不是酒瘋。並且金壽所說覺得他主人講話時酒氣直衝的話似乎也並不實在。這樣就很有研究的價值。先生可同意麼？」霍桑微笑道：「姚兄見恕這一層我却不能同意。因我知道有剛雖沒有在錢家飲酒。但在別的地方却曾飲過酒的。姚兄難道還沒有探明麼？」姚國英漲紅了臉。期期然道：「唉。我只知有剛在六點鐘時到過錢家。後來忽接得一個電話就辭了主人。出去他從錢家出去後曾否飲酒。我還沒有明白。先生怎麼竟知道了呢？」霍桑道：「有剛飲酒不飲酒的問題。我們剛纔嗅了痰盂中的氣味。早已知道。但他飲酒的地方不在錢家。却在別處。我直到接得了許濟羣的報告。方纔確定。因據許警官的查驗。有剛曾飲過多量的汾酒。但思上海風俗。婚慶喜筵。總是用紹酒。他所飲的却是白酒。可見他不是。在錢家喝醉的了。」我聽了他的解釋。纔知他方纔突兀的問句。也不是憑空而發的。霍桑又向姚國英道：「這樣說來。有剛昨天先到錢家。後來又從錢家裏被那電話叫出去的可不是麼？」姚國英道：「正是。但那打電話叫有剛的人是誰。我也問過錢伯熊的。據說有剛當時並沒有說明。只說有緊要的約會。不得不去。所以有剛出了錢家以後。和甚麼人約會。並且約會的地方在那裏。和所談論的是甚麼事。我都還

沒有探明呢。」霍桑道：「那麼那電話的約會是在有剛預料之中或是偶然發生的，你可曾問過錢伯熊麼？」姚國英道：「那約會乃是偶然發生的，因為有剛臨別時向主人道歉，他說他本意要在錢家吃喜酒的，却不料有這意外的約會，實在是抱歉得很，我們瞧這樣的說話，可見那約會也不是他預料所及了。」霍桑閉著眼睛想了一想，說道：「論情這約會的人，和這一件兇案，當然是有關係，現在我們雖不知道那人是誰，但要尋究那人的蹤跡，也不能算十二分難事。」姚國英大喜道：「這就很好，先生可是有甚麼方法麼？」霍桑道：「我知道那人不但和有剛相識，並且也是錢伯熊的朋友，但瞧他知錢家的電話號數，又知道昨天是伯熊的婚期，預料張有剛一定去吃喜酒，所以打電話到錢家去找他，這都是很明顯的，我又料想他們約會的地方一定在酒舖子裏，他們所飲的都是汾酒，汾酒是善於飲酒的人飲的，顯見那人又是一個老酒客，探聽時自然也可以容易些，至於所談的事情，不消說一定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事了。」姚國英點頭道：「既然如此，我但往酒舖子裏去探聽好了。」霍桑道：「不錯，現在的大酒舖裏，大概都裝著電話，你不妨先往那裏去問問，也許可以得到些端倪，但你除此以外，可曾得到甚麼別的消息？」姚國英道：「我又曾到新新公司裏去過，證明了。」

那。匿。名。信。是。有。剛。的。手。筆。又。知。道。有。剛。名。義。上。雖。然。在。公。司。裏。服。務。其。實。他。並。沒。有。規。定。的。時。間。在。公。司。裏。辦。事。因。那。公。司。經。理。沈。某。原。是。有。剛。父。親。的。老。友。所。以。有。剛。得。能。自。由。在。外。面。揮。霍。胡。鬧。」霍。桑。道。「那。麼。他。的。交。友。一。定。很。廣。的。你。可。曾。問。朋。友。之。中。有。沒。有。和。他。懷。怨。作。對。的。人。」姚。國。英。忙。應。道。「我。問。過。的。據。他。的。同。事。說。有。一。個。姓。姜。名。叫。志。廉。的。好。似。和。有。剛。有。甚。麼。怨。嫌。」霍。桑。道。「啊。你。可。知。道。他。們。倆。有。甚。麼。樣。的。怨。嫌。」姚。國。英。道。「我。也。打。聽。過。可。是。問。不。出。仔。細。只。知。道。他。們。起。先。是。很。交。好。的。朋。友。並。且。姜。志。廉。時。常。在。有。剛。家。裏。出。入。往。來。很。密。後。來。不。知。爲。著。甚。麼。有。剛。對。於。姜。志。廉。不。時。有。怨。恨。毀。謗。的。說。話。不。但。如。此。有。剛。還。流。露。一。種。畏。懼。志。廉。的。態。度。彷彿。怕。他。尋。仇。似。的。但。內。幕。中。的。真。相。怎。樣。却。沒。有。一。個。人。知。道。」霍。桑。道。「那。麼。這。個。姜。志。廉。現。在。在。那。裏。你。應。得。知。道。的。」姚。國。英。瞠。目。答。道。「這。却。不。知。原。來。那。姜。志。廉。已。在。一。個。月。前。忽。然。失。蹤。了。」霍。桑。聽。了。這。句。不。由。的。悚。然。動。神。我。也。空。歡。喜。了。一。場。真。像。在。黑。夜。迷。途。的。時。候。忽。然。見。電。光。閃。了。一。閃。正。待。走。上。正。途。一。剎。那。間。却。又。重。新。黑。暗。了。我。這。時。忽。然。記。起。金。壽。所。說。的。那。個。問。訊。的。人。因。問。道。「那。姜。志。廉。的。狀。貌。如。何。你。可。也。曾。問。明。白。麼。」姚。國。英。道。「問。過。的。據。說。是。一。個。常。穿。西。裝。的。少。年。約。摸。有。二。十。六。七。歲。」我。道。

「可是戴凸晶眼鏡的近視眼麼？」姚國英搖頭道：「他却戴眼鏡的。」霍桑忽仰起頭來向我道：「包朗你怎麼這樣健忘？金壽所說的那個戴凸晶眼鏡的男子據他說從前沒有見過。但據姚兄所知那姜志廉却時常在張家出入的。這就分明是兩個人不是一人了。」我已經霍桑的指摘自己也覺得粗心。因即答道：「不錯我誤會了。但照這樣看有剛分明有兩個仇人。昨天晚上進去的人大概就是這兩個人中的一人了。」說到這裏霍桑便也把在張顏氏家探得的情形和汪巡官許醫士等的報告仔細向姚國英說了一遍。姚國英聽了也覺得警士們發見的那一個人果然很關緊。要但除了失蹤的姜志廉和問訊的生客以外那僕人阿榮和已經辭歇的包車夫魁林也都似在可疑之列。霍桑很以爲然。因議定先從打聽阿榮的舉動著手。那包車夫較少把握。等到不得已時再設法找尋姚國英也答應再去探訪。那昨晚和張有剛飲酒的人商議既妥。姚國英就作別出去。我們也動身往南市王家碼頭去訪問。阿榮據金壽說昨天阿榮回去在傍晚時分那時候有剛已經在銀行裏提了銀洋回家。因爲霍桑曾經打電話向滬江銀行問過。知道有剛提銀的時刻恰在午後四點鐘前。因此阿榮忽然告假回去。事實上未免有些嫌疑。我和霍桑到了王家碼頭依著金壽所說的住址找尋果

然在一條小巷裏面尋得了阿榮的住宅。阿榮是崇明人。他有一個母親和哥哥嫂嫂等。同住著那房屋是很卑陋的那時那一扇黑暗的小門也靜悄悄關著。霍桑在門口打量一回。不即進去。他瞧見斜對門有一個老婆子正在門前洗衣。霍桑便上前去搭訕道：「老太太你忙啊。你家對面的不就是阿榮家麼？」老婦抬頭一瞧見我們的打扮不俗。就也含笑答道：「先生不是問阿喜家麼？唉不錯。阿喜還有一個弟弟阿榮呢。」霍桑忙道：「正是他的母親可在家裏麼？」老婦道：「伊前幾天病得很重。今天却好些了。昨天晚上伊的小兒子也回來過的。他就是先生所問的阿榮了。」霍桑道：「不錯。你昨晚可曾見過阿榮麼？」老婦道：「怎麼不見。我還瞧他回去呢。那時很晚了。」霍桑微微一震。却竭力忍住。不使他驚異的神色。在面孔上流露出來。我也暗想這一問果然問出破綻來了。昨天晚上阿榮沒有住在他自己家裏麼？但他也沒有回到主人家裏去。他又往那裏去的呢？這時霍桑繼續問道：「唉。阿榮回去是你瞧見的麼？那時約甚麼時候？你可還記得？」老婦道：「昨晚我知道阿喜的母親病得很厲害。他家裏人又不多。所以我過去陪了半夜。先生須知我們窮人家有了緩急。只有靠鄰居幫助啊。」霍桑道：「你真是一個熱心腸人。但你可知道阿榮怎麼會回來的呢？」老婦道：「據阿



喜說昨天他托一個朋友順便帶信給他的弟弟阿榮到了晚飯時候阿榮果然來了但阿榮說他主人家裏缺少了僕人不能不連夜回去所以到了二更過後他重新回去那時我還沒有走呢「霍桑聽了這一席話就不再問下去謝了一聲回身來叩阿榮家的門一回裏邊有一個蓬頭敝服的中年婦人出來招呼霍桑便緩聲道「我們從虹口來帶一個口信給你們」說了這句便呆瞪瞪向那婦人瞧著似乎要察伊的顏色有沒有變異那婦人一聽急忙陪著笑臉應道「先生們可是替我家叔叔帶信來麼可要裏面來坐坐」霍桑仍眼注著伊的臉上答道「我們不進來了他教我們問一聲你婆婆今天好一些麼」婦人道「多謝先生替我回一個口信婆婆今天好多了教叔叔放心罷」霍桑點點頭乘勢向裏面一望一間黑漆漆的小室用蘆蓆隔著有幾隻破椅桌和家用的桶盆縱橫羅列著這種景狀一瞥之間便可知他家的境况實在是很窮困的我們回身走出小巷的時候霍桑忽附著我的耳朵說道「包朗我們這一趟算不得虛行須知我們的案子又進一步了」

## 兩個小小竊

香

本年一月十九日傍晚。東吳大學學生青年會所辦的惠寒小學校裏。有一位姓王的教員。課罷之後。不知遺忘了什麼東西。所以重復回到校裏。不料在課堂中發見了兩個小小竊。當時就被他人賊並獲。所偷的是一把大銅茶壺。一隻自鳴鐘。他們還偷了一面中華民國五色國旗。拿來做包袱。把一切贓物。打成一個大包裹。後來經這位教員同著茶房。把他們倆解到警署裏去。又被警察在他們身邊搜出一把螺旋錐。和一把剪刀。那剪刀的兩個尖頭都已斷去。錐子也用鈍了。這可見他們幹這勾當。已不是第一遭了。但我爲甚麼把他們喚做小小竊呢。這也有做緣故。你道他們倆有多少年紀。一個年長的只十五歲。小的一個才十三歲。據說他們還在丁香巷某學校裏念書哩。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怨海波**

程小青著

第八章 兇刀

南市的電車在中飯時分乘客最是擁擠不堪的我上了電車本想和霍桑談論阿榮的問題可是人多耳雜談起來究竟不便我想阿榮昨晚的不歸在霍桑看來彷彿已確定他和兇案有關我的意思却略略有些不同因為阿榮回家確實是因著他母親的患病那就可知我們當初所料想的他也許見財起意纔託故回家已不成問題但他又明明當夜回主家的何以至今不見他的蹤跡莫非遇到甚麼意外事麼或是他果真有過行刺主人的舉動因而避匿不敢露面麼有剛的性情據各方面看來本是剛愎而苛刻的並且好和人家結怨阿榮和他主人難道也有甚麼不解的怨仇竟至行刺麼如果如此他這時既已藏匿無蹤勢必也不容易找尋那麼霍桑所說案子上的進步也不過

怨

海波 第八章 兇刀

二

理論上的進步罷了。我們回到寓中，忽見施桂慌忙走出來迎接我們，說道：「先生剛纔姚先生有電話來，據說他已訪得那個喝酒的人，姓賈，天天晚上在章東明飲酒的。姚先生今天晚上要去訪他呢。」霍桑點了點頭，就吩咐預備吃飯。我們忙了半天，此刻纔得坐定，但因着案子還沒有頭緒，心思不寧，反覺得吃不下去。霍桑却還算得鎮定如常，可是也只管吃喝，並沒有半句說話提及案事。等到飯罷，我忍耐不住，就趁著吸煙休息的當兒，問霍桑說道：「你方纔說這案子又進一步，可是指阿榮的蹤跡不明說的麼？」霍桑點頭道：「正是，我認爲阿榮的一夜不歸，乃是全案中唯一的綫索。」我答道：「因何見得？」霍桑道：「他昨天一聽得母病的消息，便趕緊告假回去，可見他倒是一個孝順的兒子，因此可以推想他平素的操行。他到了家中，又因著主人家的職務，竟至連夜趕回，不敢留頓，又見得他是一個安分守職的人。瞧這兩點，我們就可知他昨夜不歸，當然不會有甚麼宿娼胡鬧的舉動，一定是和兇案有關係的了。」我道：「這樣說，他倒是一個好人，又怎麼會幹這樣行兇的勾當呢？」霍桑道：「這也難定，須知他家裏很窮，母親又病在牀上，金錢當然是需要的，他也許因此之故，見利忘害，可也說不定。」我道：「雖然他即使需要金錢，但行兇殺人，竟把他的性命作代價，似乎也不

至出此愚策。你應得仔細想想。纔是。」霍桑笑道：「包朗你怎麼還口口聲聲說定他行兇。我早說過有剛的致命在毒不在刀。難道你還不相信麼。況且我只說阿榮是全案中的綫索。並不曾說定他一定行刺你。莫非沒有聽清楚麼。」我笑道：「好好我說你不過。但你現在打算怎麼樣進行。」霍桑道：「現在我們打算休息一會。靜待時機的轉化。」我道：「甚麼這樣的疑義。你不打算急急著手。却反而縮手坐待麼。」霍桑噴了一口煙。緩緩答道：「包朗你別性急。我於這案子。希望他急速了結。比較你心中的期望。正沒有兩樣。可是你也應當知道。我們偵探的事務。有緩急的分別。宜於急的。固然一秒鐘都不能遲緩。宜於緩的。却也不必急急了。倒反而要壞事的。這一件案子。我已胸有成竹。照此刻的情形。就是宜緩而不宜急了。」他這一番議論。好似含著教訓的意思。我心中未免有些不耐。但聽他最後一句。他已有了成竹。就不禁又引起我的問句。因說道：「唉。你以為這一件案子。宜緩不宜急麼。但有甚麼理由。可能說給我聽聽麼。」霍桑想了一想。便道：「也好。我敢說這一件案子的主兇。都是和死者相識的人。不比得道途劫殺。稍一遲緩。兇手便不免要遠颺漏網。並且發覺既遲。案情又這樣幻。祕兇手更可以安逸放心。沒有急急逃遁的必要。這樣我們也可以按步進行。用不著手忙脚。

亂了。還有一層理由。此刻我們既然探得了兩個疑點。那疑點沒有解釋之前。當然不能夠越級進行的。」我應道：「兩個疑點。麼又是那兩個呢？」霍桑道：「第一姚國英。既然訪得了那個和張有剛飲酒的賈某。這個人必有關係。必須先問個明白。第二那阿榮也須設法把他尋來。然後可以明白案中的真相。但這兩件事都只能靜待。不能急進。你也應當明白了。」我道：「探問姓賈的人。果然不能不等到晚上。但若要找尋阿榮。你又爲甚麼不急速進行呢？」霍桑道：「阿榮的蹤跡。我雖然急要知道。但急也沒用。只能等他自己露面。若使防他逃走。那麼昨天晚上他儘多機會。此刻要追尋也來不及了。」我道：「你只等他自己露面麼？」霍桑道：「正是。但我也已埋伏了一著。棋子就是剛纔我們上電車的時候。我遇見南市警探楊寶興。已和他說過一句。教他對於阿榮的家裏多一隻眼睛。但我還須打一個電話給汪熙年巡官。以便他也可以……唉。外面可是汪巡官麼。那真巧極了。」說着我果然聽得門響。回頭一望。已見汪巡官忽忽進來。霍桑忙招呼道：「汪巡官。我正要和你談話。你倒來了。再好……」那「沒有」兩個字還沒出口。霍桑的面色忽然變異。呆瞪瞪瞧着汪巡官道：「汪先生。你可是有甚麼新的發見麼？」汪巡官一面伸手在衣袋裏摸出一個長形的小紙裹來。一面喘吁吁的

點頭說道：「是啊。先生，你瞧這東西，不是一個重要的發見麼？」霍桑急忙將紙包接過，打開來一瞧，乃是一把雪亮的小刀。那刀連柄約有四五寸長，鋒利而尖銳，兩面又磨得很亮，絲毫沒有銹迹。霍桑瞧了一瞧，急急取出顯微鏡來，仔細察驗，又放在鼻孔上嗅嗅，說道：「唉，這果然是一把兇刀。你從那裏發見的？」汪巡官道：「那屍室的東面，不是有一扇靠小街的窗麼？離窗不到二尺，有一隻積垃圾的木桶，這一把刀就在小街中的垃圾桶旁拾起來的。」霍桑道：「甚麼時候拾得的？」汪巡官道：「約在一個鐘頭以前拾來的那時，我因着檢察官將要到場檢驗，預先帶了幾個警士去照料，順便在小街中察看一回，就發見了這一把刀。」霍桑尋思道：「你在垃圾桶旁發見的麼？」汪巡官道：「正是。」霍桑道：「但貴區境界內的垃圾桶，可是天天早晨有人收拾的麼？如果如此，今天掃垃圾的人何以沒有瞧見這把刀？莫非在掃垃圾後，這刀纔有人丟在那裏麼？」汪巡官答道：「掃垃圾的時間，規定在每天早晨九點鐘以前，但這一把刀雖在垃圾桶的近旁，可是相去約有一尺，並且有一張新聞紙，似乎被風吹在上面，掩住了一半，若不仔細，當然也瞧不見的。所以若一定說這刀是今天早晨丟在那裏的，未免有些說不通。」霍桑點頭道：「我原是憑空的理想，既然有這樣的情節，我這理想

自然不能成立。這樣可知那刀大概兇人行刺以後開了東窗從窗口裏丟下去的。」又向我道：「包朗那東窗不是虛掩着沒有下栓麼？你總得瞧見的。」我私忖他的觀察能力真是鉅細不捐，可以算得厲害了。因答道：「是的，我當初也把那扇窗仔細驗過，窗上的鐵條絲毫沒有移動的痕迹，我就斷定他不能做兇手的通道。但那時我的眼光因着鐵條的阻隔，下面的兇刀當然是瞧不見的。」霍桑道：「這果然不能怪你，你也不必辯白。」接着又問汪巡官道：「汪先生，你能夠發見這一把刀，足見你精細過人。對於這案子上多少有些助益的，你現在可急速回去招呼守門的弟兄們，如果有甚麼形跡可疑的人，應當暗暗注意，不要放走。也不要貿貿然去驚動，應得相機行事。至於我所說的可疑人中，那打雜的阿榮是最緊要的一人。應特別注意，纔是。」汪熙年道：「只有阿榮應注意麼？但那個看門的金壽，我覺得也是案中緊要的人，先生以爲如何？」霍桑道：「金壽的地位果然很重要，但我早晨和他問話，覺得他的言語條理不亂，似乎不像他所能夠假造的。」汪巡官道：「雖然剛纔我也問過他幾句，他却吞吞吐吐，不由的不教人生疑。」霍桑笑道：「汪先生，我想你若能換一副面孔對他，他也許不會吞吞吐吐了。」說完，霍桑就送他出去。等霍桑重新回進辦事室中，我便問道：「



霍桑你從這一把刀上可能得到甚麼端倪麼」霍桑道「我瞧那一把刀乃是一把尋常的水菓刀。刀雖新的。却已經磨過幾回。又一些沒有銹斑。可見得那人的磨礪。以須的狀態。這就可以知道那人懷怨已久。」我道「此外可還有甚麼別的見解麼」我剛問了這句電話室中鈴聲忽又玲玲響起來了。



## 巾幗福爾摩斯

鄭逸梅

同學友張開先。素喜沾花惹草。然屢被其夫人偵知。軟禁閨中。不許

越雷池一步。於是予輩遂上其夫人一尊號曰「巾幗福爾摩斯」

全校傳爲笑柄。

## 偵探小說瑣話

范煙橋

袁子才記麻城獄。所謂轆轤變幻。令人眩迷。苟非產生之媪。得金不昧。恐終無白日。與宋時邊郎中事相類。其關鍵皆在尸骨。

南史傅琰爲山陰令。曾斷二獄。至神智。一爲賣鐵賣糖兩老姥爭絲。琰取絲鞭之。密視有鐵屑。遂罪賣糖者。一爲爭雞。琰問以何物食雞。一云粟。一云豆。剖雞腹爲粟。遂罪言豆者。

馮夢龍增廣智囊補載斷獄事甚衆。皆就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知機立斷。讀之殊益思想。古無偵探之名。能吏皆有偵探之才。惟多不出戶庭。推其供詞。揆其情理。故破獄更見其難。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七回 少林僧暗遭泥手掌 鼻子李倖得柳木牌

話說王東林教師的聲名震動全國。便驚動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要到北京來。找王教師見個高下。這了不得的人物是誰呢。就是河南少林寺的主持海空和尚。又是一個英雄。少林寺在前清乾嘉年間裏面的和尚很有許多會武藝的。祇因少林寺的地點在中嶽嵩山之下。居全國之中央。是一個規模極闊。大年代極深遠的大叢林。裏面常川住着三五百和尚。自達摩祖師少寶得道之後。留傳下內家口訣。隋大業年間。又有火工和尚用一條棍子打退幾百亂兵的事。於是中國武藝當中就有少林拳棍的派別。叙少林寺之歷史原原本本。殫見洽聞。其實少林拳棍並不是達摩祖師和那個火工和尚傳授下來的。近世談少林拳藝者往往多所附會。却被作者一語道破。俗語說得好。人上一百。百藝俱全。俗語奇妙。少林寺既是地點適中的大叢林。裏面常有三五百僧人。其中怎麼沒有武藝好的呢。祇要是少林寺的和尚會武藝。那所會的武藝。便要算是少林派了。所謂少林派別者如是如是。這個海空和

尙是在那裏剃度的。未剃度以前。作甚麼生活。從誰人練成的武藝。在下都不曾打聽得出來。

省筆○海空在此一回中並非主角故可省即省以免累贅

祇知道他在少林寺住錫五年。由知客做到主持。每日參禪禮懺之

暇。就練習拳棍。少林寺知曉武藝的。沒人能敵得過他。此其所以爲了不得之人物也就有百十個年輕和

尙。從他學習。他的本領。真能身輕似燕。踏雪無痕。高來高去。能在月光底下。使人不見他的身

影。那時的年紀。雖已有了五十來歲。因內功做的。到家據說。還是童子身體。精神充滿。肌肉潤

澤。望去。却像是三十左右的人。極力寫出海空之利害以見王東林勝之不易此是反襯法這日海空和尙早起。忽將滿寺的僧

人都召集在一個佛堂上。說道。北京禁衛軍教師王東林。名揚海內。我於今要替少林寺爭光

準備就在今日動身。去北京找王教師。見個高下。你們各照常做功課。監寺法明。暫代主持。海空

方外人尙有好名之心。後文之不能安於浮屠宜也法明即出座問道。師傅歸期。大約在甚麼時候呢。海空道。我能替少林寺

爭光。打得過王教師。自然歸來。得很快。若是打他不過。我沒有面目。再進少林寺。便永遠沒有

歸期了。頗有破釜沉舟氣概海空說罷。即刻動身。不幾日。到了北京。找着王東林。說了來意。約定次日。在法

源寺過堂。這消息。打七個躑躅廠裏傳出來。登時傳遍了北京城。第二日。天還沒亮。就去法源

寺。等着看熱鬧的。已是盈千累萬的人。一個禁軍教師。一個少林主持。兩虎相爭。煞是好看。觀熱鬧者宜其多也早飯過後。王教師帶了幾

個得意徒弟來到法源寺用二百個會躡踐的人編籬笆似的圍成一個大圈子不許看熱鬧的人擠進圈內寫得聲勢甚盛王教師端了一把靠椅坐在圈中等候一會兒海空來了用絲絛繫上

兩個僧衣的大袖免得較量時礙手兩脚套上薄底麻鞋科頭赤手獨自分開人衆走進圈來

寫海空裝束甚細讀之似有一向王教師合掌說道貧僧武藝平常望教師手下留情雖是套語而態

王教師忙立起身背後的徒弟即將靠椅拖出圈外細王教師拱手答道願受指教對答有禮說畢

即動起手來二人一來一往越打越緊正是棋逢對手勝負難分盈千累萬看熱鬧的人都看得眼花撩亂分不出僧俗了讀者亦爲之眼花撩亂一口氣走了二百多個回合海空的本領畢竟遜王教

師一籌看看有些抵敵不住了心中猛然計算道拳脚我鬥他不過高來高去的本領他必不

及我不得已而思其次失敗者往往有此心理我此刻既不能望勝戀戰必然上當何不趁着勝負未分的時候上高

跑他娘呢計算已定即賣了一個破步兩脚一點憑空飛上了屋脊疾法源寺正殿的屋脊足

有三丈多高二人交手的地方又在正殿前面的石坪裏從石坪到屋脊怕不有五六丈遠近

極寫屋脊之高距離之遠以見海空高來高去之本領的確不弱○明寫海空暗中仍是極力寫出王東林也海空到得屋脊彷彿背上受了一暗器祇是絲毫

不覺得痛苦伏筆不測○暗器而不痛苦奇極便不回頭穿房越棟的朝西一直跑去約莫跑了三十來里就一

顆大樹底下坐下來想休息休息。以為王教師斷然追趕不上。誰知剛坐下來回頭一看。祇見王教師笑嘻嘻的立在旁邊。奇極妙極並不似自己跑得氣喘氣急的樣子。神閑氣靜。和尋常不會勞動的人一般。工夫相差者在此這才把個海空和尚驚得慌了。那得跳起來。又待跑。王教師已將他拉住。笑道。還跑甚麼呢。我若手下。打你不早。已下手了。嗎。何待此刻。咧。由得他說你不信。且脫下僧衣來看。海空真個不跑了。將僧衣脫下來看背脊。當中心明明白白一個泥巴掌印。奇事王教師指著笑道。你上房的時候。我在梧桐樹底下摸了一掌泥。才追上來印在你背上。你祇願向前跑。所以始終不知道。上文受暗器而不覺痛苦原來為此我實在心愛你的本領。不忍傷你。不然那有你逃到這裏來的分兒。海空聽了。又是感激。又是慚愧。慌忙披上僧衣。跪下來叩頭。說道。雖承師傅容情。留了我的性命。然我也無面目再回少林寺。我情願還俗。求師傅收我做個徒弟。應上文打敗不歸之語王教師雙手扶他起來。說道。這却使不得。你快不要說這話。你今年多少歲了。忽然海空說。今年五十歲。王教師點頭道。比我小兩歲。我兩人結為異姓兄弟罷。問海空年紀其意在此我的本領儘可傳授給你。你於今是少林寺主持拳棍。也在少林寺第一。你打不過我。拜我為師。沒要緊。將來這事傳播開了。誰還瞧得來。少林拳棍呢。你想替少林寺爭光。不曾爭得少林拳棍。

的聲名不反。被你弄糟了嗎？你一個人關係武藝當中一大派別，安可輕易說拜俗人爲師的話。說得鄭重海空聽了這幾句話，更感激得下淚。王教師如此相待，知己之感，海空那得不下淚。當下二人就在那顆樹下撮土爲香結拜爲兄弟。同回到北京來，在法源寺看熱鬧的人，祇有驚歎傳播，究竟沒看出誰勝誰負。在閒人眼中不分勝負，最爲得體。海空在王教師家住了半年，鑽了個門道，割掉下陰，進宮當了太監。清朝宮裏自有海空當太監許多，貝子貝勒都要從海空學拳脚，所以咸同年間，少林拳棍比乾嘉時還要盛行，就因爲一般貴冑好尙的緣故。收過海空王教師自從打敗海空，也沒人敢再來嘗試。這日忽有幾個躡躑廠裏的教師，會拜王教師爲徒的，氣急敗壞的前來說道。斗起今日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子，自稱李富東。一筆兜到李富東行文迴旋如環，作者最擅勝場。從天津來，生得容貌奇醜，鼻孔朝天，七個廠他一連打了六個，我們都被他打敗了。於今又打到第七廠去了，師傅若不快去，那小子真要橫行無忌了。寫得十分聲勢王教師聽罷，吃了一驚，問道：某人某人都動手過不行嗎？王教師所問的某某都是他自己的得意徒弟，來人齊聲說道：不是動手過不行，也不來請師傅了。極力寫出李富東王教師跳起身，就走來到躡躑廠裏，祇見一個少年形像，正是報信人說的鼻孔朝天，正在露出得意揚揚的樣子。確是得意脫身上穿的躡躑制服，躡躑不比拳術會拳術的較量起來，沒

有。一。定。的。制。服。不。論。長。袍。短。褂。那。怕。赤。膊。皆。可。隨。意。躡。躑。就。不。然。都。有。一。定。的。制。服。不。穿。那。種。制。服。廠。裏。的。人。不。肯。交。手。穿。了。制。服。的。有。定。章。打。死。了。不。償。命。制。服。的。形。式。極。笨。棉。布。製。成。的。又。厚。又。硬。任。憑。人。揪。揉。扭。扯。不。至。破。裂。一。件。一。件。的。掛。在。廠。門。口。凡。是。進。廠。要。躡。躑。的。自。行。更。換。制。服。百。忙。中。忽。着。閒。筆。暢。論。躡。躑。之。制。服。惟。水。滸。傳。中。有。此。筆。法。躡。躑。有。兩。種。一。種。大。躡。躑。一。種。小。躡。躑。大。躡。躑。多。講。身。法。小。躡。躑。多。講。手。法。大。小。一。般。的。要。穿。制。服。躡。躑。尚。有。大。小。之。分。在。此。處。補。叙。令。人。不。測。這。李。富。東。的。父。母。都。是。躡。躑。的。好。手。所。以。李。富。東。從。小。就。專。心。練。習。又。天。賦。他。一。身。驚。人。的。神。力。練。到。一。十。六。歲。因。住。在。天。津。每。日。到。天。津。各。躡。躑。廠。去。躡。躑。躡。來。躡。去。躡。得。天。津。沒。他。的。對。手。了。天。津。躡。躑。的。人。氣。他。不。過。知。道。祇。有。北。京。王。教。師。就。能。克。服。得。他。下。便。用。言。語。激。他。道。你。祇。在。天。津。這。一。點。兒。地。方。逞。強。算。得。了。甚。麼。你。真。有。本。領。敢。到。北。京。去。麼。你。若。能。在。北。京。打。一。個。沒。有。對。手。回。來。我。們。方。才。佩。服。你。實。在。有。本。領。李。富。東。少。年。氣。盛。聽。了。這。派。言。語。果。不。伏。氣。說。道。有。何。不。敢。我。就。動。身。到。北。京。去。打。個。落。花。流。水。給。你。們。看。看。補。叙。李。富。東。到。京。之。原。因。李。富。東。即。日。動。身。到。了。北。京。七。個。躡。躑。廠。都。被。打。得。沒。人。敢。上。前。了。他。如。何。能。不。得。意。催。問。了。幾。聲。沒。人。再。來。祇。得。要。脫。了。制。服。回。天。津。說。給。激。他。的。一。般。人。知。道。孩。子。氣。如。畫。制。服。不。會。脫。下。王。教。師。來。了。打。量。了。李。富。東。兩。眼。反。喜。笑。着。問。道。不。怒。而。反。喜。笑。可。知。



王教師已愛上李富東矣。怎麼就想脫衣走嗎？李富東見有人來問這話，隨抬頭看了看，答道：「已打得沒對手了，不走待怎樣？你也是這裏的教師麼？」小兒口吻王教師道：「你不用管我是這裏的教師，不是這裏的教師，且和我玩玩再走。」對付小兒口吻一面說，一面從壁上取衣更換了。李富東那裏把王教師看，在眼裏興高采烈的躡起來。王教師逗小孩玩耍似的，輕輕將李富東提起放倒，又不教他重跌，又不教他得離開。對付小兒方法李富東連吸娘奶水的氣力都使出來了，祇是躡不倒。王教師知道不是敵手，想抽身逃走，也不得脫開，累得滿身滿頭都是臭汗，祇差要哭出來了。孩子氣如畫王教師忽將手一鬆，仍是笑嘻嘻的說道：「好小子，歇歇再來罷。」李富東這時如得了恩赦，如何還敢再來，急急忙忙換了來時的衣服，掉頭就走。他從天津來，住在西河沿一家小客棧裏。這時打躡廠出來，頭也不回的跑到那小客棧裏，進房想捲包袱，陡覺有人在肩上拍了一下。李富東回過頭來，一看原來就是王教師。奇極妙極與上文對付海空和尚一樣有趣李富東生氣說道：「我躡不過你，你追到這裏來幹甚麼呢？這客棧裏是不能躡踐的，你難道不知道嗎？」孩子氣如畫王教師見了李富東，這種天真爛漫的神情和那躡虛了心，生怕再要跟他躡的樣子，心裏實在歡喜，不過故意放下臉說道：「我知道這客棧裏不是躡踐的地方，不過你躡傷了我，好幾個徒弟，你打算怎麼辦？」

呢。我特來問你。王教師趣甚李富東着急道：誰教你那些徒弟跟我躓咧？這躓跤的勾當，總有受傷的。有甚麼辦法？你剛才不也躓傷了我嗎？王教師道：我躓傷了你嗎？快給傷處我看。傷在那裏？

王教師趣甚李富東實在沒被躓傷，他還是小孩子，情性以為是這們說了，可以沒事了。誰知王教師故意要他的傷處看，祇急得李富東紅了臉，道：我受的是內傷，在肚子裏面。小兒口吻王教師忍

不住，哈哈笑道：也罷也罷。我問你，你於今打算上那裏去？李富東道：回天津去。王教師道：回天津幹甚麼？李富東道：我家住在天津。王教師道：你回家幹甚麼呢？李富東道：我爸爸做西貨買

賣，我也學了做西貨買賣。王教師道：不練躓跤了嗎？李富東點頭道：不練了。王教師道：爲甚麼不練了呢？李富東道：練了躓不過人，還練他幹啥？小兒口吻王教師道：我就爲這個特追你到這裏

來的。你要知道，你此刻這們小的年紀，就練到了這一步，就祇躓我，不過若練到我這般年紀，還了得嗎？你若肯練，我願收你做徒弟，將我平生的本領，盡行傳授給你。到此方入正論李富東聽了

絕不躊躇的，雙膝往地下一跪，搗蒜一般的祇拜他。自己沒拜過師，也不會見人拜過師，不知

道拜師，應拜幾拜，叩了七八個頭。孩子氣如畫○寫李富東處處不脫孩子氣天真爛漫態可掬王教師才拉住他起來。從此就在

王教師跟前做徒弟。王教師所有的本領，不到十年，李富東完全學得了。王教師死後，收過王東林

李富東便繼續了師傅職位。聲望也不在王教師之下。李富東的聲名既播遍了全國。也驚動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又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特從廣西到北京來找李富東較量。這人是誰呢？他的身家履歷當時沒人知道。詳細年齡祇得三十上下。生得儀表堂堂。吐屬風雅。背上馱一個黃色包袱。包袱上面細一塊柳木牌子。牌子上寫着天下第一四個字。好大有人問他的姓名籍貫。他指著那塊牌子說道：我的姓名就叫柳木兒。廣西思恩府人在外訪友十年行遍了南七省。不曾逢過敵手。所以把我的姓名用柳木做成這塊牌子寫這天下第一四字。就是我柳木兒。乃天下第一的用意。有誰打得過我的。我便將這塊牌子送給他。算他是天下第一。第一個好手。有人問他身家履歷的話。他祇搖頭不答。奇人這柳木兒訪遍南七省沒有對手。一聞李富東的聲名。即來到北京找到李富東家裏。與海空之找王東林一樣心。理樹大招風名之累人如此。這時李富東雖也不會逢過敵手。但是他十六歲的時候曾被王教師躡得他叫苦連天。知道本領沒有止境。強中更有強中手。從那回以後不論和誰較量。他總是小心在意。不敢輕敵。迴顧前文這回見柳木兒不遠數千里來訪。背上又馱着那天下第一的牌子。江湖上的規矩。不是有本領的人出門訪友不敢馱黃色的包袱。江湖上有句例話。黃包袱上了背。打死了不流淚。奇語江湖上人祇要見這人馱了黃包袱。

有本領的總得上前打招呼。交手不交手聽便。有時馱黃包袱的人短少了。盤川江湖上人少。總得接濟些兒。若動手被黃包袱的打死了自家領屍安埋。馱黃包袱的祇管提腳就走。沒有轆轤打死了馱黃包袱的就得出一副棺木。隨地安葬。也是一些沒有轆轤所謂打死了不流淚。就是這個意思。忽然詳述江湖上馱黃包袱之規矩是挿叙法柳木兒既馱了黃包袱更掛着天下第一的牌子。其本領之高强自不待說。李富東這時的名位既已高大祇能勝不能敗。名之累人如此因此不敢學王教師對付海空和尚的樣。彰明較著的在法源寺過堂。有意避過上文以免相犯這日柳木兒一來即殷勤款待。住在家中陪着談論了兩日。將柳木兒的性情舉動都窺察了一個大概。第三日才從容和柳木兒交手。祇有一個最得意的徒弟。回回教人名摩霸的。出摩霸是後文伏筆在旁邊看。此外沒一個人知道。爲的是恐怕萬一打輸了。傳播出去壞了聲名。還在其次就怕壞了自己的禁衛軍教師地位。二人也走了二百多個回合。柳木兒一個不當心被李富東一腿踢去。將要踢到小腹上來了。疾柳木兒待往後退。因背後二三尺遠近有一個土坑。恐怕抵住了不好轉身。祇得將身體騰空起來。疾却是兩腳點地太重。身體往上一聳跳了一丈五六尺高。把頭頂上的天花板衝破了一個窟窿。落下來。雙腳踏在土坑上。把土坑也踏陷了。寫柳木兒身體之矯捷力量之充足聲勢十分祇是柳木兒

身。體。步。法。還。一。點。不。會。變。動。寫柳木兒李富東見一腿沒有踢着柳木兒的架勢也沒有散亂。不敢怠慢。正要趁他的身體陷在土坑缺洞裏的時候趕上去加緊幾下。柳木兒已拱手說道。住。隨。即。跳。出。來。取。了。那。木。牌。子。雙。手。捧。給。李。富。東。道。自。願。奉。讓。性情仗爽真是英雄本色○回目李富東也不虛謙。歡天喜地的受了。供在神堂之上。李富東常對人說。他平生最得意最痛快的事。無有過於得這塊牌子的。果然得意但是李富東得這塊牌子心中却暗地感激那個土坑。他知道柳木兒的本領與自己並無甚差別。本來不容易分出勝負。走過二百多個回合之後。他自己也有些把握不住了。若不是一脚踢去。柳木兒不顧慮後面有那土坑礙脚。隨脚消退一步。又何至衝破天花板。踏陷土坑。弄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呢。實寫倖得兩字李富東心中一感激。土坑即時將踏破了的地方修復起來。誰知這日最得意最痛快的事是虧了土坑。後來最失意最不痛快的事也是吃虧在土坑。這一點點小事。都像因果循環報應不爽的。也算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了。暗逗下文畢竟李富東如何失意如何不痛快。且待第八回再說。

### 總評

中國之談拳藝者。動輒以少林嫡派自詡。一若少林二字。可以代表全中國之拳藝也者。

其實少林拳棒亦不過技擊中之一派已耳。其他派別之高出少林者。尚不一而足。世俗不察。徒知推崇少林。抑亦陋矣。此回敘述少林寺一節。語極翔實。足資證信。蓋作者於拳藝一道。研究甚深。是以言出有據。不若他人之傳會捏造也。

海空托跡浮屠。猶有好勝之心。少林盛名。幾爲所敗。幸遇王東林。曲予愛護。庶不致露醜人前。然亦險矣。海空可爲驕蹇好勝者戒。若王東林之慈祥寬厚。則又足爲練習拳藝者之模範矣。

李富東之打躑躅廠。在王教師徒弟口中述出。是暗寫法。蓋此一節若從正面着筆。非惟十分累贅。且與本回之海空柳木兒兩節。均有相犯之處。故作者特地換一種寫法。以免雷同。作文須能犯。尤須能避。不能犯不見筆力。不能避則呆板重疊。毫無趣味矣。

作者寫李富東處。描摹其天真爛漫。童性未改之狀。能於神情口吻間。曲曲傳出。真是寫生妙手。

柳木兒一節。明是襯托李富東之英雄。暗中却是爲李富東與霍元甲比武作引子也。觀此回結束數語。其意自明。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八回

論人物激怒老英雄

賭勝負氣死好徒弟

話說李富東接王東林的下手。當禁衛軍教師。轟轟烈烈的當了二十年。自柳木兒送他天下第一的招牌。他於得意痛快之中。想到和柳木兒交手時的情形。不免有些心寒胆戰。傲倖取勝固宜。有自知之明。暗想樹高招風。名高來謗。爬的太高跌的也太重。世事大都如此不獨練武藝者爲然也。我於今祇因坐在这禁衛軍教師的位子上。所以有武藝想得聲名的人。祇想將我打翻便可。一舉成名。我在這位上。已有了二十年。掙下來的家業。也足夠下半世的衣食了。若不及時引退。保全令名。天下好手甚多。何能保得沒有本領。勝過我的人。前來和我過不去。到那時。弄得身敗名裂。下場豈不太沒趣了嗎。見機而作善保令名亦是英雄所應有事。並且我再戀位不去。名是已經無可增加。利也不過照常的薪俸。名利既都無所得。何苦久在這裏。耽驚害怕。看得透關○名利俱無可戀不去何待。李富東當日思量已定。卽稱病奏請解職。得准之後。卽帶了家眷。和隨身得意徒弟摩霸。到天津鄉下住家。二十年教師

所得也有五六萬家私。五年前就在離天津二十多里的鄉下買了一處房屋田產。預爲退老的地步。到這時恰用得着了。李富東這時雖是家居安養。但他思量大名既經傳播出來。仍不免有在江湖上訪友的好手。前來探訪。暗逗下文不能把工夫荒廢了。臨敵生疏。每日早晚還是帶

着摩霸照常練習。這日正是十一月底間。天氣甚是寒冷。迴顧前文一筆扳轉李富東獨自向火飲酒。回

思在北京時常有會武藝的朋友前來談論拳脚。每談到興會淋漓之處。長拳短腿舞弄幾番。

當時並不覺得如何有趣。於今離羣索居。回思往事。方知那種聚會不可多得。友朋團聚初不覺其樂也。一旦離別

始知曩日之叙實屬不可多得此等感慨人人皆有。作者爲能道出耳。從北京搬到此處。住居了這們多年。往日時常聚談的好友一個

也不會來過。相隔雖沒有多遠的道路。祇因各人都有各人的事業。沒工夫閑逛。我這地方又

不便大路。非特地前來看我。沒人順便到這裏來。借李富東之思念舊友引出王五李富東正在這般思想之際。

忽見摩霸喜孜孜的進來。報道五爺特地來瞧師傅。現在廳上等着師傅出去嗎。遙接第六回還是

請五爺到這裏來呢。李富東放下酒杯。怔了一怔。問道。那個五爺前來瞧我。摩霸笑道。師傅忘

了麼。會友鏢局的摩霸話沒說完。李富東已跳起身來。大笑說道。王五爺來了嗎。我如何能不

出去迎接。寫師徒二人一問一答。神情口氣歷歷如繪。旋說旋向外跑。三步作兩步的跑到客廳上。寫李富東仍有少年人心性。爲後文不服霍四地步。



祇見王五正拱立在那裏等候李富東緊走了兩步握着王五的手笑道那一陣風把老弟吹到這裏來了。我剛才正在想念老弟和那北京的一般好友老弟就來了。我聽說是王五爺祇喜得心花怒發不知要怎麼才好。老弟何以在這們寒冷的天氣冒着風雪到寒舍來呢。一段敘  
活現出久別重逢樣子 王五也笑道我此來可算是憂中有喜。實忙裏偷閑。○忽作 一則因久不見老哥心裏惦記得很不能不來瞧瞧。虛 一則我本來到了天津遇了一樁極高興的事不能不來說給老哥聽聽。實○王五幾句言語虛虛實實極文章變化之能事 李富東拉着王五的手同進裏面房間分賓主坐下笑道老弟怎麼謂之憂中有喜遇了甚麼高興的事快說出來讓我也好高興。一會王五遂將六君子殉義的事述了一遍。處處迴顧前文 譚復生確是一個有血性的好漢和我是披肝瀝胆的交情。於今死了捨生就義原沒有甚可傷我。我心中痛恨的就爲北京一般專想陞官發財的奴才們和一般自命識得大體口談忠義的士紳們偏喜拿着譚復生的事作典故似的談講。實在可恥罵得痛快 還要夾雜些不倫不類的批評在內說甚麼想不到身受國恩的人家會出這種必存叛逆的子弟。當時之議論如此 我幾個月來耳裏實在聽得不耐煩了。此種議論王五如何聽得入耳 也顧不了局裏冬季事忙就獨自跑到天津來打算把一肚皮的悶氣在天津扯淡扯淡到了天津就遇着這樁極高興的

事了。

鄭重出之○王五愈說得鄭重則後文李富東愈不服氣也

我且問老哥知道有霍元甲這個名字麼李富東搖頭道我祇

知道姓霍的有個霍恩第霍元甲是甚麼人我不知道是老前輩口氣王五拍掌笑道老哥知道霍恩

第就好說了霍元甲便是霍恩第的第四個兒子本領真個了得不愧他霍家拳稱天下無敵

當今之世論拳脚工夫祇怕沒人能趕得上霍元甲了

李富東以天下第一自居而王五卻輕輕以天下無敵四字加之霍元甲富東之不服服固其宜也

李富東聽了心裏有些不舒服道後生小子不見得有甚麼了不得的本領就是他爸爸霍恩

第的本領我也曾見過又有甚麼了不得呢那不是霍家拳嗎他們霍家拳不傳外人霍家人

也不向外人學拳脚老弟說這霍元甲既是霍恩第的兒子拳脚必也是霍恩第傳授的說小

孩子肯用功夫還做的不錯可以我相信現在的小孩子用起苦工來比從前的小孩子靈

敏至說當今之世論拳脚工夫便沒人能趕得上就祇怕是老弟有心獎掖後進的話罷是全

老輩王五正色說道我的性格從來不胡亂毀謗人也從來不胡亂稱許人

反言之世之喜胡亂稱許人者即喜胡亂毀謗

人涉世者不可不知也霍元甲的拳脚工夫實在是生平眼裏不曾遇見過的我於今祇將他的實力說

給老哥聽老哥當能相信我不是信口開合了王五隨將霍俊清踢石滾和挑牛膝打虎頭莊

趙家人的話說了一遍道我親眼見他走過一趟拳踢過一趟腿實在老竦得駭人李富東聽

了。低頭不做聲。其不服氣接着就用旁的言語把話頭岔開了。王五在李家盤桓了數日。因年關將近了。不得不回北京。才辭了李富東。回北京去了。暫時收過王五李富東送王五走後。心裏總不服。霍元甲的拳脚。沒人能趕得上的話。想親自去找霍元甲。見個高下。又覺得自己這們高大的聲名。這們老大的年紀。萬一真個打霍元甲。不過豈不是自尋苦惱。待不去罷。王五的話詞氣之間。簡直不把我這天下第一的老英雄放在眼內。委實有些忍耐不住。確是兩難李富東爲了這事。獨自在房中悶了幾日。摩霸是一個最忠愛李富東的人。見李富東這幾日。祇是背操着兩手。在房中踱來踱去。像是有甚麼大心事。不得解決似的。有時長吁短歎。有時嘔吐。書空連起居飲食。一切都失了常度。摩霸起初不敢動問。一連幾日如此。摩霸就着急起來了。好徒弟○今日尙有替師徒著急之徒弟耶忍不住走上前去。問師傅爲甚麼這般焦悶。李富東見摩霸抱著一腔關切的誠意。即將王五的話和他自己的心事說了。摩霸逞口而出的答道。這算得了甚麼。師傅是何等年齡。何等身分。自然犯不着親去找一個後生小子較量。祇須我一人前去三拳兩脚。將那姓霍的小子打翻。勒令他具一張認輸的切結。蓋個手印。我帶回來給師傅看了。再送到北京。給王五爺過目。看五爺有甚麼話說。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嗎。說得容易李富東叱道。胡說。我尙且躊

踏不敢冒昧。跑去你想去送死麼？摩霸笑道：我爲師傅就被人打死了，也不算一回事。○真好徒弟，霸卒因此而死，可謂一語成讖。

師傅既不教我去打我，還有一個法子。我即刻動身到霍元甲那裏去，邀他到這裏來。他到了這裏，師傅就用款待柳木兒的法子留他住幾日，再見機而作的。和他交手，難道他姓霍的比柳木兒還凶嗎？○迴顧前文，將敘李富東失意之事，不能不將其得意之事重提一過，作爲對照。

李富東喜笑道：這法子倒可以行得。你就拿我的名片去，祇說我很仰慕他的聲名，想結交。祇因我的年紀老了，體魄衰弱，禁受不起風霜，不能親到天津去看他，特意打發你去請他到這裏來。若他推說沒有工夫，你就說那怕住一夜或連一夜都不住，祇去坐談一會，也使得。○在李富東心理亦祇恐霍元甲不敢來也。

摩霸聽了，答應理會得。當下即揣了李富東的名片，動身到淮慶會館來。○讀者心中必以爲下文將敘霍元甲與李富東數回之後，方接敘此事，文情之不測如此。

這時霍俊清正在會館裏，陪着他小時候拜過把的一個兄弟，姓胡名震澤的，談論做買賣的事。摩霸到了，見了霍俊清，呈上李富東的名片，照李富東教說的話，周詳委

宛的說了。霍俊清笑道：我久聞得李老英雄的名，打算去請安的心思，也不知存着多久了。不過這幾日不湊巧，我偏有忙得不可開交的俗事，羈絆着不能抽身，且請老大哥在這裏盤桓

一會。我但能將應了的俗事，略略的布置清楚，便陪老大哥同去。○霍俊清出言吐語謙恭，和平另有一付樣子。說時，隨望

着劉震聲道。你好生招待摩霸大哥。住過幾日再看。劉震聲見摩霸生得六尺開外的身體。濃眉大目。氣度軒昂。一望就知道是一個富有氣力的漢子。心裏很歡喜。極願交結這們一個朋友。答應了自己師傅的吩咐。即走過來。握了摩霸的手。極力表示親熱的。帶到自己房裏。彼此都說了幾句仰慕聞名的客氣話。劉震聲說道。大哥這回來的時候不對。若在三日以前。我師傅見大哥來了。必然立刻動身。陪大哥同去。於今我師傅有事。能去不能去。還說不定。先從劉震聲口中說

出霍元甲未必能去以引起兩人之賭賽曲曲寫來文情甚細

摩霸道。怎麼三日以前。能立刻同去。於今甚麼事。這般要緊。我師傅

祇要接四爺去一趟。並不留住多久。抽身一兩日工夫。也不行嗎。劉震聲搖道頭。大哥那裏知道。剛才大哥在我師傅房裏。不是看見還有一個客。坐在那裏說話的嗎。摩霸點頭應是。劉震聲道。那人是我師傅小時候的兄弟。姓胡名震澤。他家裏有一張牙帖。三兄弟爭着要拿出來做買賣。他的爸爸就說。誰能在外面借得一萬串錢來。牙帖便給誰拿去做買賣。於是三兄弟都出來借錢。胡震澤就來請我師傅幫忙。要我師傅借給他一萬串錢。我師傅不能不答應。却是自己又拿不出這們多。祇得替他四處張羅。胡震澤在這裏等着要拿去。我師傅已爲他在外面張羅了三日。祇因年關在即。還不曾張羅得伍千串。我師傅和胡震澤都正在着急。大哥

請說。差了一大半的錢。一時如何能照數張羅的了。從劉震聲口中補出霍元甲與胡震澤談論之事我師傅的性格最是

認真。凡是他老人家親口答應了人的話。那怕不顧性命。都得照着答應的。做到。做不到。決不

肯罷手。英雄肝膽 俠義心腸所以我說能去不能去。此時還說不定。再過幾日。我們自己棧裏的來往帳

項。也要結束了。我師傅是個店主。怎的能抽身呢。摩霸聽了劉震聲的話。心想我這回若不能

把姓霍的請到師傅家裏去。我自己白辛苦了一趟。還在其次。祇是我師傅不曾見着姓霍的

面。較量過幾手拳脚。心裏橫梗着王五爺的話。不要焦悶出毛病來嗎。處處以師傅為念 真好徒弟我看姓霍

的。既是這們忙得不能抽身。若不用言語激動他。他這回決不能同我去。我何不且拿話把他

徒弟激怒一陣。摩霸是個腦筋簡單的人。以為自己想的不錯。世間腦筋簡單之人往往自以為為想得不錯即對劉震聲

做出冷笑的面孔來。劉震聲也是個爽直不過的人。見了摩霸冷笑的面孔。便耐不住。問道。大

哥。為何冷笑。難道我的話說錯了嗎。摩霸益發冷笑道。老兄的話。那裏會錯。我笑的是笑我師

傅。老兄不要多心。語亦委婉曲折劉震聲詫異道。大哥甚麼事。笑自家的師傅呢。摩霸道。我師傅打發

我來請霍四爺的時候。我就說道。霍四爺是請不來的。用不着白碰釘子罷。我師傅問我。怎知

道。請不來。我說這何難。知道霍家拳的聲名。誰不知道。本來用不着霍四爺出頭打翻幾個。有

名的人物才能替霍家拳增光於今你老人家若是一個平常沒甚本領的人去請霍四爺他必然肯來誇耀誇耀他霍家拳的好處薄刻你老人家當了二十年的禁衛軍教師又得了天下第一的牌子誰聞了你老人家的名頭不害怕霍四爺肯來上這大當嗎薄刻我師傅聽了我這話反罵我胡說逼着我立刻動身此時果應了我的話因此不由得我不笑語類刻薄劉震聲如何受得劉震聲一聽這話祇氣翻着兩眼半晌說話不出安得不氣也不知道是摩霸有意激怒他的滿心想發作大罵摩霸一頓轉念自己師傅曾吩咐了教好生招待不好登時翻臉把人得罪祇好勉強按住火性也氣得冷笑了一聲道大家冷笑妙我師傅豈是怕人的我師傅有事不能抽身你就說是不肯去上當然則你師傅不親到這裏來不也是害怕不肯來上當嗎麻鼓相當你儘管在這裏等幾日我師傅的事情一了我包管他就同你去摩霸激將之功成矣不過你既是這們說我師傅到了你師傅家免不了是要和你師傅交手的你敢和我賭賽麼如此跌出賭賽二字文情異樣曲折摩霸道有何不敢看你說賭賽甚麼東西劉震聲想了一想說道賭輕了沒用須賭得重一點兒你有沒有產業呢摩霸道我有一所房子在天津某街上看你有沒有劉震聲道我也有一處房子正在這裏不遠我們同去看過房子若你的比我的大我師傅打贏了照時價我找你的錢你的房子給

我我師傅打輸了我的房子給你便了。若我的比你的大，你也照時價找錢給我。賭得公平摩霸說好。劉震聲也不說給霍俊清聽。二人私自去看了房子，並議妥了將來交割的手續。劉震聲的房子比摩霸的大了三間。若摩霸賭贏了，照時價應找劉震聲一百銀子，也不憑中，也不要保。就是一言爲定。賭得爽直摩霸在淮慶藥棧住了三日，霍俊清已將胡震澤的事辦妥了，籌了一萬串錢給胡震澤拿去。當約了第二年歸還三千串，第三年歸還三千串，第四年全數歸還。因是把兄弟的關係幫忙，不要利息。其實霍俊清在外挪借得來的，都得給人家的利息。這項利息全是由霍俊清掏腰包。暗中貼錢不求人知，是大英雄是好朋友那知後來霍俊清的性命竟有五成是斷送在這宗款子上。面古人所謂善人可爲而不可爲，便是這類事情的說法。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善人不是不可爲，真不易爲也。作者於此慨乎言之至於如何斷送了五成性命在這宗款子上，面後文自有交待。此時不過乘機點醒一句。一個悶葫蘆於今日且說霍俊清替胡震澤幫忙的事已了，即對摩霸說道：我多久就存心要去給李老英雄請安，無奈我獨自經營着這藥棧生意，不能抽閑離開這裏。我想不去則已，去了總得在他老人家那裏多盤桓幾日，才能得着他老人家指教的益處。一到就走，那成個敬意呢？我想今年已沒有多少日腳了，我的俗事又多，本打算索性等明年正月去給他老人家拜年。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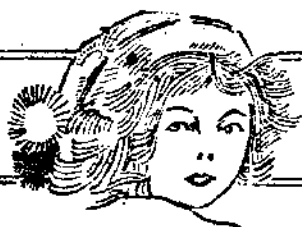
承老大哥辛苦了這一趟。若不同去。又對不起老大哥。祇好且陪老大哥去。不過有一句話得先說明。務請老大哥轉達。我至多祇能住兩夜。不先事說明。他老人家挽留起來。我固執不肯。倒顯得我太不識抬舉。霍俊清之吐屬溫文。委婉全不是武夫樣子。摩霸連聲應是。霍俊清即帶了劉震聲。同摩霸動身。離天津才走了一里多路。讀者以為此一去必將與李富東決勝負。矣。誰知後文却生出岔子來。使人不測。祇見迎面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突如其來。此何人也。行裝打扮背上馱着一個小小的包袱。行走時提步迅捷。生得面白唇紅。眉長入鬢。兩眼神光滿足。顧盼不凡。又是一種丰度。霍俊清遠遠的見了。心裏就很覺得這青年必有驚人的本領。英雄識英雄。但不知姓甚名何。從那裏來的。漸走漸近。那青年一眼看見了劉震聲。即露出了笑容。緊走幾步。到劉震聲跟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口裏呼着舅父。道上那兒去。我聽得說你老人家在天津。霍爺這裏特地前來請安。並想瞧瞧霍爺。畢竟是怎麼一個人物。借少年口中顯出霍元甲大名揚溢四方。有這們大的聲名。劉震聲連忙指着霍俊清說道。快不要亂說。這就是我師傅。霍爺那青年回頭望了霍俊清一眼。拱了拱手。說道。特從哈爾濱來。給霍爺請安。霍爺待去那裏。有甚貴幹嗎。劉震聲忙上前向霍俊清說道。這就是我日前曾向師傅說過的小外甥趙玉堂。又出一位英雄。霍俊清也對趙玉堂拱了拱手。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說着。隨現出躊躇的神氣。望着摩霸。

說道這事將怎麼辦呢。摩霸不做聲。趙玉堂插口說道：霍爺有事去儘管請便。我在客棧裏恭候便了。寫各人有各人心思 各人有各人態度霍俊清生性極是好客。對於有本領人前來拜訪的尤不肯有些微怠慢。此時見趙玉堂特從哈爾濱前來。豈有置之不顧而去之理。遂向摩霸說道：事出無奈。祇好請老大哥回去拜上李老英雄。我明年正月初二日準來給他老人家叩頭。這時寒舍有遠客來了。我沒有不歸家招待的情理。不知摩霸怎生回答。且待第九回再寫。

### 總評

此一回在書中爲過渡。借以收拾上文。開出下文。故筆勢漸趨平直。不若前數回之奇恣矣。然我以爲文章越是平直處。越不易下筆。讀者須看其前後穿插結構貫串呼應之處。煞費苦心。不可輕易閱過也。

霍元甲與李富東之比武。孰勝孰敗。摩霸與劉振聲之賭賽。孰輸孰贏。此皆讀者所急欲知之者也。不意作者忽然敘入趙玉堂傳。將此事從中截斷。不復提及。種因在此。而收果乃在數回之後。遂令讀者將此事橫亘胸中。一個悶葫蘆。無從打破。此是作者極狡猾處。亦是文章極變幻處也。



海上漱石生孫玉聲先生這一期又做了一篇「柳五娘」情節與「紅指模」啣接穿插結構却比「紅指模」更好。斲輪老手做來畢竟不凡。

這一期的那篇「怪室」是科南達利原著。程小青先生所譯。科南達利是英國的偵探小說大家。小青是中國的偵探小說大家。以中國的偵探小說大家譯英國偵探小說大家的佳作。這一篇偵探小說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趙茗狂先生的那一篇「誰是霍桑」內中的情節非但十分離奇而且十分滑稽。這種心思不知他怎樣想得出來的。佩服佩服。聽說他還要做一篇「李飛之情史」和我開開玩笑。想來一定也十分滑稽的。諸君等着瞧罷。

本雜誌第五期有向凱然先生的武俠小說「半副牙牌」可算得是一篇「近代俠義英雄傳」的補遺。情節實在好極了。馬二先生的一篇「誰非假冒的」迷離恫恍看了真教人拍案叫絕。此外還有徐卓杲范煙橋張碧梧王天恨諸先生的佳作都是十分精美。我也做了一篇「夜半鐘聲」自己覺得毫無精采。拿來放在諸大名家的作品裏實在是很慚愧的。

偵

探

小

說

上海  
世界書局  
發行

提倡尚武精神

標榜義俠風氣

自來發生奇案殺人越貨至  
足驚人全賴偵探破獲罪惡  
始彰本局搜集偵探中資料編  
成大偵探小說先後印行  
以餉閱者述奸徒之狠毒窮  
形盡相寫偵探之手段神出  
鬼沒黑幕重重一齊揭穿可  
以寒奸人之膽可以攝狂徒  
之魂英氣奕奕和盤托出可  
以激尚武之精神可以振行  
俠之義氣以懲以勸堪笑堪  
憐真可謂揚武俠之奇蹟萃  
偵探之大觀矣

情

魔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情場偵探案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老

虎

黨

全書二册  
價洋八角

鐵

假

面

全書三册  
一元六角

中國福爾摩斯全集  
全書三册  
價洋二元

中國偵探大觀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中國偵探案全集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百件奇案大觀  
全書二册  
價洋五角

# 投 稿 簡 章

一 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 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一 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一 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 版 所 權 有 ●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嚴獨鶴 陸澹齋  
程小青 施濟羣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開北西虬江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長沙  
廣州  
世界書局

▲定

價▼

郵費

零售	每册	實售三角	每册本國
半年	十二册	實售三元二角	三分日本
全年	廿四册	實售六元	五分外國
			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全書特色錄下

一 校對多正。曾文正公家書久已膾炙人口，惟原書轉刻錯誤，類按本局特請名家校訂，且將全書次序分類排列，俾閱者一目了然。本局分門別類，將全書內容，分爲五種，其目如下：

二 命題。原書每信，至要之雜說，等類，其目如下：

三 命題。原書每信，至要之雜說，等類，其目如下：

四 命題。原書每信，至要之雜說，等類，其目如下：

五 命題。原書每信，至要之雜說，等類，其目如下：

六 命題。原書每信，至要之雜說，等類，其目如下：

分類  
廣註  
曾文正公五種

目價	一	曾文正公家書
	二	曾文正公家訓
五	三	曾文正公日記
	四	曾文正公榮哀錄
五	五	曾文正公大事表
	六	曾文正公大事表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